

匈牙利叛國案

行發公

目 錄

匈牙利國家檢察署對拉伊克等叛國案提出的起訴書全文……………一

匈牙利叛國案公審詳情……………三

一 審訊叛國犯……………三

二 審訊證人……………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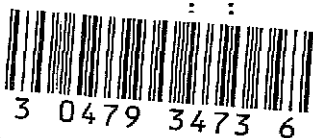
三 叛國犯的服罪……………七

匈牙利國家檢察署長對叛國案審訊的總結演說……………九

匈牙利人民法庭的判決書要旨……………九

不能饒恕間諜叛國分子(『人民日報』時評)……………一〇

擊碎帝國主義間諜的破壞陰謀(『人民日報』時評)……………一〇



3 0479 3473 6

92867

744·25
656

案國報利牙匈

匈牙利國家檢察署對拉伊克等

叛國案提出的起訴書全文

九月十一日匈牙利各報刊載關於前匈牙利外交部長拉茲洛·拉伊克及其同謀犯一案的起訴書，他們是因爲犯了以推翻匈牙利民主國家制度爲目的的罪行以及對國家不利的其他罪行而被控訴的。

布達佩斯國家檢察署的起訴書（一九四九年第八五一六六一——二號案件），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由檢察署署長亞拉庇·齊猶拉博士簽署，送致布達佩斯人民法院。起訴書內容如下：

布達佩斯人民法院公鑒：

拉伊克及其同謀犯，因爲犯了以推翻匈牙利民主國家制度爲目的的罪行以及其他罪行而被控訴，我對這個案子提起公訴的時候，提出下列調查資料：

我控訴——

一、拉茲洛·拉伊克，（甲）根據匈牙利政府八一——一九四五號法令第十三條第四款，並根據已變成一九四五——七號法律了的、匈牙利政府一四四〇——一九四五號法令第十條第五款，犯了戰爭罪和危害人民罪。（乙）根據一九三〇——三號法律第六十條第二款，並根據一九三四——一八號法律第三條第二款，犯了國事犯的叛逆罪。（丙）根據一九四六——七號法律第一條第一款，犯了以推翻民主國家制度爲目的而成立的一種組織的主使人的罪行。

二、喬治·巴爾費，（甲）根據一九四六——七號法律第一條第一款，犯了以推翻民主國家制



度爲目的而成立的一種組織的主使人的罪行。(乙)根據一九三〇——三號法律第六十條第二款，並根據一九三四——一八號法律第三條第二款犯了國事犯的叛逆罪。

三、拉薩爾·布蘭科夫，(甲)根據一九四六——七號法律第一條第一款，犯了以推翻民主國家制度爲目的而成立的一種組織的主使人的罪行。(乙)根據刑法第六九條第一款，並根據刑法第二七八條，犯了參加煽動謀殺罪。

四、提波爾·佐恩尼博士，(甲)根據一九三〇——三號法律第六十條第二款，並根據一九三四——一八號法律第三條第二款，犯了國事犯的叛逆罪。(乙)根據一九四六——七號法律第一條第一款，犯了以推翻民主國家制度爲目的而成立的一種組織的主使人的罪行。

五、安德拉斯·薩萊，(甲)根據已變成一九四五——七號法律了的，匈牙利政府八一——九四五號法令第十條第五款，犯了戰爭罪。(乙)根據一九三〇——三號法律第六十條第三款，並根據一九三四——一八號法律第二條第二款，犯了國事犯的叛逆罪。(丙)根據一九四六——七號法律第一條第一款，犯了以推翻民主國家制度爲目的而成立的一種組織的主使人的罪行。

六、米蘭·奧格涅諾維區，根據一九三〇——三號法律第六十條第三款，並根據一九三四——一八號法律第二條第二款，犯了國事犯的叛逆罪。

七、比拉·科隆第，根據一九四六——七號法律第一條第一款，犯了以推翻民主國家制度爲目的而成立的一種組織的主使人的罪行。

八、保羅·尤斯圖斯，(甲)根據已變成一九四五——七號法律了的，匈牙利政府一四四〇——一九四五號法令第十條第五款，犯了危害人民罪。(乙)根據一九三〇——三號法律第六十條第二款，並根據一九三四——一八號法律第三條第二款，犯了國事犯的叛逆罪。(丙)根據一九四六——七號法律第一條第一款，犯了以推翻民主國家制度爲目的而成立的一種組織的主使人的罪

行，因為他曾與拉伊克及其同謀犯共同成立並主持一個以推翻民主國家制度爲目的的組織，根據一九四六——一號法律應予治罪。

第一

甲 拉茲洛·拉伊克，一九〇九年生於斯留尼亞地方。一九三一年，他因爲在布達佩斯散共產黨的傳單，被警察逮捕。因爲拉伊克簽具了自白書，聲明他願意充當情報員，就由他的表兄、警長鮑科爾幫助獲釋了。從那時以後，拉伊克一面在大學中讀書，一面充當警察局情報員和挑撥分子。一九三二年，他將克拉·舍埃弗林、加羅利·奧爾特及其同志們向警察局告密，一九三三年他將希爾基·耶諾茲爾及其小組向警察局告密。一九三四年，警察局派拉伊克到營造業工人中間去做特務工作。當時，在營造業工人中間存在着一個強大的共產黨組織。一九三五年，營造業工人罷工期間，由於拉伊克出賣，有二百人被捕。

後來，拉伊克曾有相當時期不曾露面：原來警察局派他到捷克去偵查匈牙利共產黨人在外國的關係了。西班牙內戰爆發，拉伊克由秘密警察局派赴西班牙偵查報告有那些匈牙利共產黨人在參加西班牙人民解放戰爭，並且願便在拉科西大隊中竭力發展破壞活動。拉伊克在西班牙所進行的這種挑撥性的活動是很令人注目的。調查開始了：不准他擔任任何職務，後來就被開除黨籍了。西班牙人民解放戰爭失敗以前，拉伊克就逃到法國去，在法國的聖·西普里安、居爾、維爾奈各地的國際集中營里，他與南斯拉夫的外國特務機關的特務分子結交，例如像比布勒、納基·科斯塔、哥蘇雅克、馬斯拉里奇、姆拉左維奇等，他們也像拉伊克一樣，曾在西班牙從事挑撥性的間諜活動，後來也都進了集中營。法國和美國的間諜組織和納粹『蓋世太保』，盤據在這些集中營內。美國在瑞士

的間諜組織「戰略服務處」的領袖之一，費爾德訪問拉伊克，對他說：奉了上級的特別指令，他要幫助拉伊克設法回國。德國代表團也到了維爾奈集中營，代表團團長，「蓋世太保」的少校，召見拉伊克，通知他：他要派他回到匈牙利去「工作」。

拉伊克一回到匈牙利，立刻向前任政治警察頭目彼特·哈因報告，在查拉綏時代，哈因曾當了警察大隊長。關於這件事，拉伊克供辭如下：「我把在西班牙和法國所探聽到的一切事情都告訴他了。哈因告訴我：『蓋世太保』的長官是根據他的請求而幫助我的。」

拉伊克的秘密活動在匈牙利還沒有被人識破，他奉了哈因的指令，派挑撥分子海爾去破壞地下共產黨運動。由於海爾告密，共產黨書記佐爾丹·舍恩赫茲被捕，而且被執行死刑了，羅薩被殺害了。爲了不至於把拉伊克的真面目暴露出來，警察局也把拉伊克一併逮捕了去，僅判處了六個月的徒刑。一九四四年十月間，查拉綏分子的軍事機關，將拉伊克和其他的人一同捕去，一九四五年一月間，他由索普隆科奇達地方的軍事法庭審判。檢查官雅諾英博士關於此事曾經陳述過：「拉伊克，在審訊期間，爲了替自己辯證，說起他曾和警察局保持長時期的聯繫，在若干場合會對警察局有重大貢獻。」

在最後一次開庭時，拉茲洛·拉伊克的哥哥，查拉綏政府中的部長，安德爾·拉伊克，到庭作證替他辯護，拉伊克被保釋了，他的案子移交民事法庭去審理，後來，民事法庭已遷到巴伐利亞，把拉伊克宣告無罪開釋，而把同案的其他四個被告執行死刑了。

所以，拉茲洛·拉伊克，是霍爾第警察局和納粹「蓋世太保」的情報員和挑撥分子，就這樣子犯了戰爭罪和危害人民罪。

乙 在一九四五年年底，拉伊克回到匈牙利。他僥倖隱瞞住他的過去，開始冒充曾經參加西班牙戰爭，而且曾經被迫害的一個共產黨人。他變成了匈牙利共產黨布達佩斯黨組織的書記，議會議

員，內政部長，後來當了外交部長了。他當然繼續從事他先前的活動。關於這種活動，拉伊克供稱：「我會把關於內政部的一切問題，以及後來關於外交部的一切問題，經常地、有系統地報告美國特務人員。」

在匈牙利境內的美國特務機關，特別重視南斯拉夫的外國特務奸細們，鐵托的密探們，很卑劣地利用匈牙利民主人士對南斯拉夫人民懷抱着的真誠的親如兄弟的感情。在一九四五年年初，鐵托的外交代表們和其他官方代表們，就滲入匈牙利，以最無恥的方式佈置他們自己的間諜網。

他們首先就利用拉伊克，他過去所從事的事務的工作和間諜活動，他們都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拉伊克把各種各樣的情報都欣然告訴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團長齊茲米爾上校，南斯拉夫公使娜拉左維奇，南斯拉夫駐匈牙利代辦布蘭科夫，以及，和他往來的許多南斯拉夫奸細。拉伊克將他內政部長資格獲悉的那些關於匈牙利形勢，關於蘇軍，和蘇聯外交官的一切秘密情報，都供給了南斯拉夫的奸細。例如，他曾把費倫克·奈基陰謀案中的機密情報，告訴南斯拉夫奸細，南斯拉夫奸細就立刻轉告美國使館。他責成他的次長，安德列·捷比尼博士，以南斯拉夫奸細所需要的一切秘密情報供給他們。根據南斯拉夫間諜機關的指令，他聘請奸細捷爾斯尼斯擔任匈牙利內政部情報司司長，他知道捷爾斯尼斯曾在英國特務機關中工作過。捷爾斯尼斯，使拉伊克與南斯拉夫使館中活動的奸細之間的勾結感到便利。

拉伊克，身為部長和議會議員。就是說，身為國家公務人員，濫用自己的公務特權，將秘密情報供給外國奸細，就這樣子罪大惡極地侵犯匈牙利國家的利益，從事間諜活動，犯了國事犯的叛逆罪。

南斯拉夫的奸細被擢昇到顯著地位來，是與南斯拉夫中間的美國奸細，挑撥分子，以及托洛茨基分子，和拉伊克類似，已在被解放的南斯拉夫掌握政權一事有關連的。他們中間，約有一百

五十名奸細，在一九四一年，和拉伊克同時，由納粹「蓋世太保」的代表們從法國集中營派到南斯拉夫來從事間諜工作。這些奸細構成了鐵托的親信，他們有系統地把那些對人民忠誠的，南斯拉夫愛國者中間的忠貞人士，從政府中排擠出去。

因為這一次的成功而受到鼓勵，美國帝國主義者遂爲自己規定了任務，至少要藉鐵托黨羽的協助而把各人民民主國家拉到他們這邊來。拉伊克供認這一點說：「南斯拉夫內政部長蘭科維奇直率地對我說，各人民民主國家必須和南斯拉夫聯合起來，而以鐵托做它們的首領。」

爲達到這個目的，南斯拉夫的、美國的以及其他特務機關用盡一切方法來支持拉伊克。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佐恩尼博士當了拉伊克的下屬，佐恩尼奉了美國情報組織，戰略服務處處長艾倫·杜勒斯的命令，利用匈牙利流亡在瑞士的托洛茨基分子組織間諜團體。在一九四四——四五年的冬季，杜勒斯靠着鐵托在瑞士和法國的特務的幫助，把這個間諜團體當爲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用美國飛機經由貝爾格來德運到匈牙利，運到蘇軍的後方。在一九四六年的夏季，南斯拉夫的特務又派霍爾第軍隊中一個法西斯軍官喬治·巴爾費參加拉伊克一夥。據巴爾費自己承認，自從一九四五年夏季以來，他就充當南斯拉夫的間諜，偽裝做一個共產黨員，他接二連三地升爲將軍，邊防軍司令，然後又當了國防部長。

得到這個同謀犯的幫助，拉伊克建立了系統龐大的組織。他使凡是能够充任帝國主義者的特務的人們擔任要職，首先是那些以前的托洛茨基分子，挑撥專家和奸細。從南非派來匈牙利的英國特務機關奸細比拉·薩茲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諜報組織的特務費瑞吉斯少校，就是這樣擔任起警察署和外交部的要職的。「法國第二廳」的奸細拉茲洛·馬沙爾負責警察的政治育教，托洛茨基分子居拉·奧斯科和拉茨洛·馬蒂雅斯當了上校警官。拉伊克把雅諾斯·貝克博士，卡雷萊·拉特，斐倫克，科瓦克，約瑟夫·加勒西克斯以及他的其他老友——奸細們安置在政治警察裏面。以前的憲兵

上尉比拉·科隆第當了上校警官，奉命在內政部中用以前的憲兵和霍爾第的軍官組織特別營隊。

同時，巴爾費就把法西斯分子和霍爾第的軍官充塞到匈牙利軍隊中去，而佐恩尼也力圖把他的特務安置到國家機構、經濟部門和共產黨中去。拉伊克和他的匪黨有計劃地把擁護民主的人，尤其是工人和農民擠出警察、軍隊和政府的機構。同時，他們又把浸透到拘留營中的奸細和挑撥分子從營中釋放出來。

他們在政治領域中也極爲活躍。拉伊克的夫人是匈牙利民主婦女聯合會的總書記。通過拉伊克經由內政部而予以廣泛支持的全國人民大學會議，他們對學生和青年散佈影響。拉伊克以「建築業名譽工人」的身分，力圖通過建築業職工會擴大對各職工會的影響。拉伊克當了匈南協會的主席。隨着拉伊克的組織，南斯拉夫同時建立他們自己的間諜組織。他們濫用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信任；不僅鑽進了政府的機構，而且也鑽進各政黨、經濟機關和公共團體。他們的組織是這樣的龐大，以致早在一九四七年秋季，靠着拉伊克及其匪黨，就採取了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路線。

前南斯拉夫公使館代辦拉薩爾、布蘭科夫就這一點供稱：「我國的間諜組織逐漸包括政府機構、軍隊和警察的各部門。從一九四五年開始，同一個間諜網打入了匈牙利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機構，以及若干公共團體的領導機構，靠着在政府機構和軍隊中的間諜網的幫助，南斯拉夫政府展開廣泛的顛覆匈牙利政府的活動。由於此，南斯拉夫內政部長蘭科維奇才能按照鐵托的計劃，通過間諜網發佈有關推翻匈牙利政府，改變匈牙利國家制度的具體訓令。」

鐵托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訪問匈牙利，目的就在準備執行這個計劃。這次訪問——在許多方面頗像一位征服者侵入布達佩斯——是按照南斯拉夫領袖們週密擬訂的計劃而佈置的。鐵托從布達佩斯返國的時候，藉口打獵，在南斯拉夫邊境附近的凱利比亞消磨了一天。當時的內政部長拉伊克也隨車旅行，拉伊克在搭車之前，業已與鐵托及南斯拉夫政府領袖一再舉行初步會談。在凱利比亞車

站，南斯拉夫內政部長蘭科維奇在鐵托的火車中請拉伊克去見他。通過布爾科夫的翻譯將業已完成的工作詳盡地告訴拉伊克。根據拉伊克的供詞，蘭科維奇說：「這個計劃就是要憑我不能察地催眠各鄰國政府的警覺性，而把各人民民主國家拉入以貝爾格來德爲中心的南斯拉夫的軌道。」

所謂巴爾幹職工會聯合會、巴爾幹體育協會、巴爾幹青年工人聯盟、巴爾幹婦女聯合會等團體都是奉行這個目的，它們的中心同樣是設在貝爾格來德。至於匈牙利的對內政策，蘭科維奇給了拉伊克下列的訓令：「你要依靠軍隊、警察和國家機構中的民族主義、極端愛國主義分子，依靠城市，尤其是鄉村中小資產階級勢力。」

蘭科維奇把鐵托的指示告訴拉伊克，根據這個指示，拉伊克必須採取消滅匈牙利國家與共產黨中真正領袖的方針，然後把匈牙利的領導大權握到他自己的手中來。拉伊克接受了這項任務，並且加強了他的活動。

自從一九四八年三月以來，層出不窮的事實表明了：南斯拉夫和美國的計劃，已開始被人揭穿了。拉伊克身爲共產黨政治局委員，接到報告，說幾國共產黨情報局擬揭發鐵托的叛逆罪行了。拉伊克便有系統地使鐵托的黨羽們不斷獲悉關於這些準備工作的詳細情報。

幾國共產黨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情勢的決議的公佈，把鐵托信徒的計劃揭穿，使這些計劃無法實現，因此，鐵托的黨羽們就通知拉伊克，必須佈置拉伊克與南斯拉夫內政部長蘭科維奇的秘密會晤。因爲局勢已經起了變化，要擬訂策略。這次秘密會晤是一九四八年十月初，在巴克斯城附近，霍爾第的信徒大地主阿那克林的狩獵別墅中舉行的。由邊防軍首長巴爾費協助，蘭科維奇和兩個隨員非法越過邊界，與拉伊克會晤，拉伊克是由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公使姆拉左維奇，及其情婦巴克斯的教師，喬吉·塔里茲尼亞斯引導到幽會處所。

蘭科維奇對拉伊克陳述新計劃，強調指出，這個計劃是由鐵托親自起草的，除了他本人以外，

只有德熱拉斯和卡德爾兩人知道這項計劃。他對拉伊克說：幾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公佈後，就必須採取新的方針來達成原先的目的。他陳述鐵托的「輝煌」的計劃，他要怎麼樣逐漸地使南斯拉夫人民反對蘇聯，把他們轉入西方帝國主義者的陣營，他同時打算怎麼樣加強人民民主國家中的反動勢力，使他們在組織上鞏固起來，以及他還要怎麼樣把這些國家拉到帝國主義者們這邊來，使她們反對蘇聯。

蘭科維奇說：「鐵托擬訂了三項任務，以便在新形勢中達成這些目的。第一、動員南斯拉夫各民族人民反對蘇聯。第二、在人民民主國家中加強並組織反蘇勢力。第三、利用蘇聯和英美在國際問題上的爭論。在後一場合，我們爲反對蘇聯的殖民地政策而鬥爭中必須憑藉大國的支持，鐵托擬訂了這個計劃就很輝煌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依照那個計劃，將來可以逐漸地消除南斯拉夫人民的親蘇情緒。」

拉伊克陳述這個計劃的內容時供稱：「正如蘭科維奇告訴我的，這個輝煌計劃的主要原則是這樣的。起初，將先進行對於幾國共產黨情報局決議的批評，然後將把這個決議斥爲誹謗，但是，在這時期中，還不容許對於蘇聯及其領袖有所批評。正相反，在這時期中，當揚言與蘇聯友好……他繼續說，然後，我們就將逐漸地，然而更加堅決地開始說起南斯拉夫五年計劃之所以未能實現，以及因此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之所以也未能實現，尤其是我們之所以未能履行我們所提供的關於提高羣衆生活標準一節的諾言，都應該由蘇聯負責任……蘭科維奇說：這種宣傳毫無疑問地必將很有效果。憑藉這種宣傳，就會把我國人民對蘇聯的友好感情化爲仇恨了……蘭科維奇說：根據鐵托的估計，這種宣傳應該爲了向人民大眾辯解鐵托之所以不傾向蘇聯，而傾向西方列強一事，鋪好了道路。」

關於匈牙利，蘭科維奇對拉伊克說：鐵托「在最近的將來就要開始一種對於匈牙利政府和國家

的領袖不利的刻毒的宣傳運動。將譴責拉科西是領土修正派，並且責備他，說在他領導之下，匈牙利政府存心割據有匈牙利人口的那些南斯拉夫領土。由於南斯拉夫人民和匈牙利人民發生了這種爭執的結果，到適當時機，就要在議會中提出這個問題。一方面這麼幹着，一方面將伴隨着邊境的衝突事件，南斯拉夫將把這種事件的責任推諉到匈牙利身上」。

根據蘭科維奇陳述的計劃，這些邊境衝突事件，將使南斯拉夫有了表面上的藉口，來對匈牙利實行武裝干涉，來對匈牙利的一部分領土實行武裝佔領。當蘇聯爲某種國際糾紛而忙碌的時候，南斯拉夫對匈牙利的這種干涉就要發生了。這種軍事行動的一部分，應該是：南斯拉夫軍隊穿着匈軍服裝越過邊界，以及集合在英美佔領區中的那些憲兵，查拉綏分子和霍爾第分子也穿着匈軍服裝，從南斯拉夫向匈牙利進軍。

這種計劃中有一項是要「滅絕」匈牙利政府中的某些大員，首先就是拉科西、法卡斯和格羅。拉伊克慌張起來了，蘭科維奇叫他鎮靜，說他們在這一方面已有許多實際經驗：關於鐵托和他（指蘭科維奇）爲了消滅他們的敵人而用的那些手段，鐵托的一些敵人們可以講出許許多多令人驚心動魄的故事來。

蘭科維奇對拉伊克建議，責成巴爾費以及軍隊中的他的部下去暗殺匈牙利政府的主要部長們。蘭科維奇說：「要當心使這些謀殺的情況千變萬化，例如，應該說第一個人不幸出事殞命了，第二個人是自殺的，說第三人是突然害病暴卒的，或者在他們的家中開鎗把他們打死，事後加以適當的解釋，例如，說在企圖脫逃時被鎗彈打死的。」

蘭科維奇在結語中陳述鐵托的指令和條件：「南斯拉夫這樣協助，就使匈牙利新政府理應對南斯拉夫履行當然的義務，那是不容討論的。第一、在我和安東·羅勃權限內的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諸問題，以及匈軍的諸問題——一切都應該服從南斯拉夫的利益。第二、應該犧牲匈牙利的工業來

貫徹南斯拉夫的經濟計劃。」

蘭科維奇陳述他關於匈牙利新政府的計劃。拉克將出任新政府的總理，安東·羅勃（南斯拉夫在匈牙利的間諜機關「尤巴」的領袖之一）出任內政部長，南斯拉夫的好細巴爾發出陸軍部長。蘭科維奇又說：「如果已經逃往西方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以及費倫克·奈基涅信中的一些人員參加未來的政府，鐵托將不表示反對。」

在政治指令之中，還有一項要求，即拉克應依附塞爾索和奎拉茲的信徒，以及天主教反動派和富農們，關於後者，他強調以南斯拉夫為榜樣，「在那兒，鐵托並不進行反富農的鬥爭」。最後，蘭科維奇說：他要把他自己的軍事專家們供拉克自由調遣，以便從事武裝推翻匈牙利政府。拉克接受了鐵托關於實行計劃的指令。他一到布達佩斯，就訓令巴爾費在軍隊內部進行相應的武裝準備工作，以便推翻共和國。巴爾費經由他自己的途徑，已經獲悉蘭科維奇所擬訂的計劃，他說把它已經着手的準備事項告訴拉克，並且使他明白關於武裝行動的計劃詳情。

拉克並且訓令佐恩尼進行他這一方面的準備工作，佈置黨的代表會議，以便把匈牙利工人黨的領導權移交給拉克。蘭科維奇把兩個老練的政治刺客，兩個絞刑吏——伊凡諾維奇和尤伊基奇，冒充外交官，派到匈牙利來。他給他們指定的任務，就是準備謀殺國務總理拉科西。

由於採取了措施以制裁反動分子和好細，這一切計劃就被打得粉碎了。由於採取了這些措施，拉克的大部分黨羽已從陸軍、警察和國家機構中被清除出去。在五月中旬，陰謀分子開始被逮捕了。

上述種種事實表明了：拉克是以暴力推翻一九四六年第一號法律所建立的民主國家，並且顯覆共和國政府為目的的一種組織的倡議人，由於領導這種組織而犯了罪行。

第二

甲 喬治·巴爾費生於一九〇九年，他出身於有錢的資產階級家庭。從魯多威克學院畢業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在意大利法西斯軍隊中服役一年，從那兒回國時是一個頑固的法西斯分子了。在霍爾第軍隊中當了軍官，他參加佔領烏克蘭，因此他獲得國防部頒發的獎狀。由於他的妻子的出身，他被迫脫離軍籍，而這一點正好使他有了藉口，在一九四五年年初，就以「反德」軍官的姿態混入新軍了。

一九四五年夏天，他就已經是南斯拉夫特務機關的好細。同一年，他與拉伊克發生聯繫。巴爾費在與拉伊克一再會晤期間，熟悉了並且贊同那一個以危害國家與人民爲目的而成立的一種組織的宗旨。巴爾費的任務，包括對那個組織的軍事上的領導工作。他和拉伊克商妥，庇護並提拔軍隊中的反動派霍爾第分子，法西斯軍官們，把他所知道的，他們中間盲目地按照他的卑劣目的和指令行事的那些人，擢昇到重要的領導地位。一九四七年，奉了拉伊克的命令，巴爾費加緊活動了，他組織了和準備武裝陰謀等等有關的召集和調動事宜。

由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武官洛齊奇上校幫助，巴爾費與南斯拉夫的涅捷爾科維奇上校發生聯繫。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在羅馬舉行的遊擊隊代表大會中相會了，涅捷爾科維奇在那兒將鐵托的直接指令遞給巴爾費。他對巴爾費保證說：鐵托的目的一定會實現的，因爲它們獲得美國的支持。

一九四八年十月間，拉伊克與南斯拉夫的內政部長蘭科維奇在巴克斯秘密會晤以後，巴爾費就加速進行武裝準備以便推翻共和。他擬訂了而且用書面寫好了一項計劃書，他認爲由十個營的兵力就可以實行了。巴爾費指定這些營去佔領最重要的公共建築物、郵政局、廣播電台、黨的中央委員

會，以及各省工業中心城市。巴爾費擬就一項計劃，以暗殺政府大員拉科西，法卡斯和格羅。這項任務，他指派舊憲兵隊長、上校警官、科隆第去執行，除了科隆第已經編好的特別營以外，由霍爾第軍官們組成的一個特別隊，也要供他自由調遣。這項計劃書是寫在大布達佩斯地圖上面的，在巴爾費得悉他的同謀犯的案件已被揭發之前，那個計劃書一直保存在巴爾費辦公室的保險箱中。由秘書羅森費利幫助，巴爾費把那計劃書燬掉了。

由此可見，喬治·巴爾費由於意圖以暴力推翻一九四六年第一號法律所建立的民主國家和共和國，進行了組織上的工作，而犯了罪行。

乙 巴爾費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便是南斯拉夫的特務了。他經常把關於軍隊的秘密文件和情報遞給南斯拉夫在匈牙利的間諜組織頭腦，南斯拉夫公使館參贊布蘭科夫，他向軍政部的雇員們頒發訓令，供給布蘭科夫所需要的情報。

巴爾費先爲南斯拉夫武官洛齊奇上校進行這種間諜活動，他走了以後，又替南斯拉夫公使館參贊若凱爾上校進行這種間諜活動。

喬治·巴爾費，是陸軍中將，陸軍總監，濫用自己的官職，將那些關於匈牙利國家的軍事和經濟情況的秘密情報，洩漏給外國的代表們。因此，他犯了損害國家利益的重罪。

第三

甲 拉薩爾·布蘭科夫，是南斯拉夫內政部長蘭科維奇在匈牙利的特務頭子。起初他擔任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團長，後來擔任南斯拉夫公使館參贊，隨後就當了南斯拉夫的代辦了。據布蘭科夫所供稱，一九四五年年初，被派到匈牙利來之前，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團長，齊茲米爾上校，述及

鐵托的指令，規定該代表團團員的任務如下：「鐵托、卡德爾和蘭科維奇，期望該代表團的團員們，利用他們在匈牙利的逗留，去搜集關於匈牙利政府的政治措施和經濟措施的情報，並當對匈境蘇軍部隊進行特務工作。他對我們說：我們應與英國及美國的代表們建立密切聯繫，而不得受到盟國管制委員會蘇聯方面的影響，尤其不得受到伏羅希洛夫元帥的影響。」

依照這個指令，布蘭科夫跟拉伊克、巴爾費以及危害匈牙利民主國家的其他分子，保持了好多年的聯繫。他由巴爾費去與拉伊克接頭。他調查拉伊克、巴爾費和其他各人的組織的活動。他指使羅勃的間諜活動，根據他的要求，羅勃被選為匈牙利南方斯拉夫民主聯盟書記，當了議會的議員了。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間拉伊克和蘭科維奇在凱利比亞會晤時，布蘭科夫擔任譯員。他是鐵托和蘭科維奇的忠實可靠的特務，指派他的任務就是要加速實行以推翻匈牙利共和國為目的的計劃，並且要督察這件事情。幾國共產黨電報局的決議公佈後，布蘭科夫在完成這個任務方面遭遇到重重困難，奉到蘭科維奇的直接指令，就出面表示反對鐵托，發表了關於這件事的公開聲明以後，留住匈牙利，不肯回到南斯拉夫去。然而，事實上，他依然秘密繼續進行他那以推翻匈牙利共和國為目的的活動。

由此可見，布蘭科夫意圖以暴力推翻根據一九四六年第一號法律建立的民主國家和民主共和國政府，指使這一方面的組織工作而犯了罪行。

7 拉薩爾·布蘭科夫，是南斯拉夫在匈牙利的官方間諜組織的頭目。在四年多的時期中，他經常地獲得拉伊克、巴爾費以及其他收買的特務們所供給的秘密情報。他直接奉到鐵托的指令，以進行這種活動。他是鐵托的最活躍的特務分子。

布蘭科夫，逗留在匈牙利的期間，始終經常地從事間諜工作。

丙 一九四八年夏天，布蘭科夫召見南斯拉夫間諜組織的一員，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公使館新

間專員博羅夫，通知他：匈牙利境內南斯拉夫人的領袖之一的莫伊奇，已表示擁護幾國共產黨情勢局的決議了，所以生怕他揭發鐵托黨羽在匈牙利境內的活動。布蘭科夫訓令博羅夫去誘惑莫伊奇放棄這種意圖，如果莫伊奇堅持他的立場，就把他殺死。後來，布蘭科夫以南斯拉夫公使姆拉左維奇的連發手鎗給予博羅夫，博羅夫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夜間，就用那連發手鎗把莫伊奇打死在寓所中了。

所以，布蘭科夫叫博羅夫去殺死莫伊奇，這就犯了殺斃殺人罪。

第四

甲 提波爾·佐恩尼博士，生於一九〇三年。從一九三〇年起，到一九四五年他回到匈牙利為止，他一向住在國外，充當美國奸細。一九三八年，他在瑞士出現。戰爭期間，他在那兒將僑居瑞士的匈牙利流亡分子組成特洛茨基小組。後來，他與美國間諜組織的領袖之一，費爾德建立聯繫，隨後又與美國間諜組織的歐洲支部——「戰略服務處」的主持人杜勒斯建立聯繫。費爾德專門善於與所謂流亡分子保持接觸。他和居住在瑞士的各種國籍的流亡分子間諜小組都有關係。佐恩尼奉了杜勒斯的訓令，跟今日南斯拉夫駐布加勒斯特公使館第一參贊隆巴爾建立了聯繫。在戰爭期間，隆巴爾就在瑞士當了鐵托和美國的奸細，和佐恩尼一樣，爲了報酬，也替杜勒斯進行間諜工作。佐恩尼供稱：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間，隆巴爾以偽造的證件遞給他和他的小組組員，在那證件中，佐恩尼和他的小組組員都冒充將到南斯拉夫去的軍官們。南斯拉夫和美國的特務組織，把佐恩尼和他的間諜小組，從瑞士調到馬賽去，而南斯拉夫駐馬賽領事薩提諾維奇（現任南斯拉夫駐瑞士公使），則訪問馬賽的美國間諜組織的頭子，很順利地使美國軍用機供那間諜小組自由使用了。因

爲那時戰爭還在進行着，美軍總部特頒發使用特別軍用機的許可證。佐恩尼說：在貝爾格來德，他會訪問內政部，在那兒把他們的證件遞給南斯拉夫柯瓦斯維奇少校，那個少校就把他們引導到南斯拉夫政治警察局——「奧茲那」，他們聽取指示經歷好幾天之久，後來，就以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的名義，攜帶相應的偽造護照，經由諾維沙德和蘇波提加，到了士額特了。佐恩尼小組，奉了卡拉法提奇少校——「奧茲那」特務軍官的指令，將他們的南斯拉夫證件燬掉了。

後來，佐恩尼和他的一班奸細，就擔任了要職。佐恩尼當了共產黨人事部首長，這就使他能够把那些跟他一同來的美國奸細們，以及拉伊克派到他這裏來的那些人，安插了適當的地位。佐恩尼和他幫助才找到了工作的那些奸細們，把那些關於國內政治情勢和經濟情勢的祕密情報，一部分直接遞交在布達佩斯跟他們有聯繫的人，一部分再由他們轉送到瑞士美國特務機關去。一九四七年二月間，佐恩尼接到特別指令，要替美國奸細比拉·薩茲、喬治·阿丹姆、伊凡·梅特謀到行政上的重要職位。一九四六年秋天，奉杜勒斯的命令，佐恩尼的活動歸拉伊克支配，佐恩尼的間諜小組也聽拉伊克自由調遣。

佐恩尼是議會議員，濫用官方地位，將那些關於匈牙利國家的內部政治情勢和經濟情勢的祕密情報送給外國代表，從事間諜活動，那就是國事犯。

乙 佐恩尼，當他的小組組員們於一九四五年一月間回到祖國時，任用他們擔任種種最重要的國家行政的和經濟的職務。例如，他派費倫奇·瓦基到總理辦公廳新聞處工作，派伊斯特萬·弗爾迪到匈蘇石油企業工作，隨後又到工業部工作，派彼得·巴拉班到廣播電台管理局工作，派霍多斯到設計局工作，派卡爾曼博士到社會福利部工作，派庫提博士到醫藥業工會去工作。到一九四七年二月爲止，佐恩尼經常地每隔兩個月召集他的間諜小組開一次會議，一九四七年二月後，由於陰謀的考慮，他只是在沒有別人看見的場合才跟他們密談。在會議中，他責成他的間諜組織的分子，把

那些新人——人民民主主義的敵人——容納到間諜組織裏面來。佐恩尼經常地向拉伊克報告他所收買的那些奸細們在什麼地方工作，並且把他們的間諜組織供拉伊克自由支配。至於拉伊克，則經常地把他目的，以及他從鐵托和蘭科維奇那裏接到的那些指令通知佐恩尼。一九四九年春天，佐恩尼會一再會晤拉伊克，商量推翻共和國並以暴力奪取政權的事情。

由此可見，佐恩尼由於指使以意圖推翻一九四六年第一號法律所建立的匈牙利民主共和國國家和政府爲目的的工作而犯了罪行。

第五

甲 安德拉斯·薩萊，生於一九一八年。在一九三五年，他當了警察局情報員。自從那時以不，他就時而在南斯拉夫，時而在匈牙利充當挑撥分子。他以警察局情報員的身份，在一九四二年的警察局出賣共產主義青年團領導機關的活動分子：薩爾瓦里、奧爾班、拉赫斯和艾克德斯。爲了避免把他的真面目暴露出來，他也被判處了很輕微的懲罰，一九四四年他在薩托拉達葉利監獄中受所宣告的刑期的執行。他在獄中繼續爲警察局進行工作。那時，被監禁在薩托拉達葉利監獄中的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政治犯們，正在暗搦着秘密地道。薩萊就把這個秘密地道，以及政治犯企圖越獄的一切計劃詳情，去向典獄長林德布格告密了。所以由於他的奸詐叛逆，典獄長就得悉了政治犯企圖越獄的計劃，因而採取了對策。結果，六十四個政治犯不是被殺死就是被鎗斃了。薩萊因爲供給情報有功，得到了獎賞。

由此可見，薩萊，因爲同謀殺害或非法處死六十四個政治犯而犯了戰爭罪。

乙 薩萊久已就在匈牙利替南斯拉夫奸細組織進行間諜工作，據布蘭科夫的供辭：薩萊一生那

與蘭科維奇和「尤巴」保有聯繫，自從他在薩托拉達基利監獄內出賣過政治犯以後，他就在那特務組織的掌握中了。

起初，薩萊是依照南斯拉夫的斯米拉尼奇少校的指令從事間諜工作，那個少校是在匈牙利工作的南斯拉夫賠償事務所的头目。後來，他就受南斯拉夫公使館參贊布蘭科夫支配，隨後又受南斯拉夫的好細塞迪亞尼奇的支配。他奉了布蘭科夫的指令從事活動，獲得關於以保衛邊疆爲目的而擬訂的準備工作的計劃草案，以及關於這項計劃的記錄。他把關於部長會議的密議決議以及關於其他問題的密情報洩漏出去。薩萊並且跟南斯拉夫的好細羅勃保持聯繫，在報紙上公佈工廠收歸國營的法案以前，就已把這項法案的準備情形秘密告訴羅勃了。

由此可見，安德拉斯·薩萊，把關於匈牙利國家的經濟情勢和軍事情勢的密情報傳遞給外國人，因而嚴重地危害到國家的利益，那就是說：他犯了間諜和國事犯的罪。

丙 安德拉斯·薩萊，是南斯拉夫間諜組織的一個特務，把間諜組織所指派的人員安插到國家機構中的重要職位上去。他依照南斯拉夫間諜組織的指令，把這些人聯繫起來，並且指使他們的活動。例如，薩萊派列克茲到外交部去工作，奉了布蘭科夫的指令，使列克茲留在外交部中，雖然外間已認爲這個人有替南斯拉夫當間諜的極大嫌疑了。他以同樣的手法，把南斯拉夫奸細，舊上尉警官赫格杜斯安插到賠償事務所去。薩萊設法使南斯拉夫在匈牙利的間諜組織的特務羅勃當了候選人，爭取到選舉票。一九四八年九月，他根據羅勃的指使，把南斯拉夫的好細米倫科派到黨校裏去。他經常地指導那些奸細。

由此可見，薩萊是有意圖推翻一九四六年第一號法律所建立的民主國家制度爲目的的一種組織的領袖之一。

第六

米蘭·奧格涅諾維區，匈牙利公民，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就被南斯拉夫間諜組織的頭子安東·羅勃收買爲奸細。他根據羅勃的指令，與南斯拉夫間諜組織的另一個特務——布達佩斯南斯拉夫公使館秘書布拉齊區建立聯繫。根據布拉齊區的指令，奧格涅諾維區簽具了志願書，大意說他願當南斯拉夫的奸細。根據布拉齊區的指令，他以南斯拉夫特務的資格，收買了科瓦西維區、克拉提科夫、格羅米區和蘇普特。他經由他們獲得了屬於國內政治性質的、和其他性質的秘密情報。他把這類情報歸納在他向南斯拉夫間諜組織提出的每月的報告書中。因此，間諜組織經常給他現款的報酬。奧格涅諾維區在他的活動方面犯了罪：間諜和國事犯。

第七

比拉·科隆第，生於一九一四年。在霍爾第法西斯主義統治期間，他以上尉軍階在憲兵隊中服務。他從蘇軍中脫逃到德國去，奉了巴爾費的特別指令，他就從德國回國。巴爾費替他保證，把他派到民主軍中，軍階是少校。後來巴爾費爲了加強拉伊克的間諜組織起見，把科隆第調入內政部。拉伊克在那兒任命他爲上校警官。拉伊克責成科隆第把舊憲兵、霍爾第軍隊中的軍官、下士、以及其他法西斯殘餘分子，組成一個他可以絕對信任的大隊，他可以自由調遣這個大隊以採取危害共和國的行動。拉伊克告訴他，問題在於進行反政府的武裝陰謀，事後科隆第就從巴爾費那里接到關於如何實行陰謀計劃的指令。據科隆第供稱，一九四八年七月間，巴爾費對他說：「他知道我已從拉

伊克那裏接到指令。他說：我必須設法攻佔布達佩斯的重要目標。他進一步說：我可以信賴他已經編組好的，由可靠的霍爾第軍官們組成的特務團。巴爾費說：我應該調查政府要員拉科西、法卡斯和格羅的下落，並且要逮捕他們。他說：倘若發生拒捕情事，我就應該使用武器。」

到談話快終了時，巴爾費告訴科隆第：以暴力推翻政府一定會成功，因為他會獲得南斯拉夫政府武裝討伐部隊的支援。

由此可見，科隆第因為是有意圖用暴力推翻一九四六年第一號法律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國的民主國家制度和政府為目的的一種組織的領袖而犯了罪行。

第八

保羅·尤斯圖斯，生於一九〇五年。從一九三二年起，他就是匈牙利政治警察局的情報員。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軍事代表團團長齊茲米爾上校和公使館館員雅伏爾斯基少校，知道尤斯圖斯擔任警察局的情報員，就叫尤斯圖斯替南斯拉夫間諜組織做工作。尤斯圖斯以國民大會代表、社會主義黨領導機關的一員，和匈牙利廣播電台台長的資格，搜集到秘密情報，送交南斯拉夫間諜組織。

尤斯圖斯是一個老托洛茨基分子，跟許多國際托洛茨基分子都保持直接的聯繫，他以秘密情報送給南斯拉夫間諜組織，主要是關於社會民主黨、共產黨以及後來匈牙利工人黨內部情況的秘密情報。他以書面和口頭上把這些情報資料告訴南斯拉夫特務。

鐵托分子如此重視尤斯圖斯的好細工作，近來他們已不准在布達佩斯南斯拉夫公使館中工作的一般奸細與他保持聯繫。尤斯圖斯供給的情報，一向專由蘭科維奇特別授權的代表親收。

除了爲南斯拉夫當間諜以外，尤斯圖斯還替布達佩斯法國公使館文化專員蘭克·茹旭當間諜。

爲南斯拉夫搜集到的間諜資料，大部分也分送給茄旭。他把在社會民主黨的、和後來匈牙利工人黨的中央領導機關會議中搜集到的特別詳細的秘書情報，以及關於匈牙利廣播事業的組織上、行政上和技術上各項問題的秘書資料，都送給了茄旭。

尤斯圖斯，身爲國民大會代表和廣播電台台長，以關於匈牙利國家的國內政治情勢和經濟情勢的秘書情報供給了外國的代表們。他的這些行爲嚴重地損害到國家的利益。因此他犯了間諜和國事犯的罪。

罪狀的鑑定

拉伊克及其同謀犯，成立了一種以推翻由憲法保障的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取消匈牙利的獨立，並使國家受外國人奴役爲目的的組織。拉伊克及其匪幫，爲自身規定的任務，是要使匈牙利脫離那成爲我國人民自由和幸福之唯一保障的和平保衛者的陣營，而迫使我國依附帝國主義者的陣線，這樣子使它淪於帝國主義者的衛星國——傀儡的屈辱地位。他們意圖憑藉南斯拉夫國家的領袖們鐵托、蘭科維奇、卡德爾和德熱拉斯的武裝支持，來達成這個目的。拉伊克和他的匪幫，蓄意要消滅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一切偉大成果，要把已分配給農民的土地送還大地主，要把礦山和工廠送還資本家，要把勞動人民束縛起來，要把政府再奪送給已經逃到西方去的匈牙利人民公敵們。陰謀家們要把匈牙利變成南斯拉夫的殖民地，變成鐵托的殖民地。鐵托已和他的匪幫一同從社會主義和民主的陣營脫逃到外國資本和反動的陣營裏去，這樣子就把南斯拉夫變成了帝國主義者們的附庸。拉伊克及其同謀犯的陰謀計劃，幕後主使人是美國帝國主義，在德國和奧國的佔領區內，美國帝國主義已經集結着它的走狗們——前查拉綏法西斯分子，和霍爾第軍官們、舊憲兵們。他們又一

心指望像一九四四年一樣，再使匈牙利勞動人民沉淪於血泊中，這一回，不是爲了德國法西斯分子的利益，而是爲了美國帝國主義者們的利益，再出賣匈牙利，這樣子來摧毀我們的解放和復興所達成的一切成就。

拉伊克及其同謀犯，爲了達成他們罪大惡極的卑鄙目的，不怕訴諸任何惡劣手段。罪狀已由各被告人的自白，已由審判時將要予以公佈的文件所附資料、並且已由各種記錄所證實。一切罪狀已由各證人的陳述予以證實，我根據對各該證人的詰問，在起訴書中提出建議。沒有任何資料足以表明各被告係在不能負責任的狀態中犯了罪行的，也沒有任何理由可以使各被告免受審判和懲罰。因此，對他們提起的控訴，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匈牙利叛國案公審詳情

一 審訊叛國犯

匈牙利國事犯拉伊克及其同謀犯的案子，於九月十六日在布達佩斯匈牙利五金業工會會議廳中，由人民法庭開始審訊。這案子是布達佩斯人民法院特別委員會審訊的，彼得·楊科擔任庭長。由布達佩斯國家檢察署長亞拉庇·齊猶拉提出起訴書。法院的審訊對社會一般人士公開舉行。在審判廳中，到有匈牙利各人民團體的代表和若干外國公使館的代表約三百人。匈牙利新聞界和外國新聞界也都廣泛地派了代表到庭採訪。上午開庭時，先宣讀匈牙利國家檢察署的起訴書。接着就訊問主要被告——會歷任匈牙利內政部長和外交部長的拉茲洛·拉伊克。九月十七日着手審訊陸軍總監喬治·巴爾裴；以後又提審南斯拉夫派駐匈牙利的特務頭子拉薩爾·布爾科夫。九月十九日審問提波爾·佐恩尼、安德拉斯·門萊、米爾·奧格涅諾維區、比拉·科隆策和保羅·尤斯圖斯。

審訊詳情如下：

審訊拉茲洛·拉伊克

被告拉伊克回答首席推事的訊問時，對於一切控訴都表示服罪了。

拉伊克供稱：一九三〇年他在法國熟悉了左翼運動觀念回國以後，被一種冒險的動機所驅使，

他和匈牙利的左翼革命學生運動建立了聯繫。一九三一年他被捕了。他的親戚鮑科爾，在餐爾第政治警察局中工作，他了解拉伊克，就介紹他去見警察總署政治部主任赫提尼，赫提尼對拉伊克說：如果他簽具自白書，聲明願意和警察合作，在革命運動中進行奸細工作，那麼他立刻就可以獲釋了。

拉伊克當時抱着托洛茨基分子的見解，欣然表示同意簽具這種自白書，被告十分詳細地敘述他怎樣變成奸細和挑撥分子的經過。

拉伊克從警察局接受最初的任務，就混進大學革命學生青年的隊伍裏去。一九三二年，根據他的告密，有十七個人被捕，爲了不至把拉伊克充當挑撥分子的假面目暴露，警察也把他逮捕了。但是，不久就把他釋放出來。在被捕的人中，有奧爾特、邵普夫林等。

他接連不斷的幹了若干卑劣行爲，革命青年最優秀的領袖們成爲犧牲者了。

一九三四年，由於奸細和挑撥分子拉伊克的告密，羅薩、卡爾曼、柯茲瑪等，變成了犧牲者，當時拉伊克已混入布達佩斯地下共產黨宣傳與煽動中心組織的隊伍裏去。這次爲了裝裝樣子，拉伊克又一同被捕了，但是在開庭審問以前又被釋放出來。

首席推事問：「你向警察局告密過多少回？」

被告答：「我完全記得了。我經常把認識的革命領袖們和他們的工作情形報告警察局。」

接着拉伊克就敘述除了供給情報，幫助警察局以外，他又怎麼樣以一切方式，破壞地下共產黨運動，來協助警察局。

一九三四年，匈牙利頑強的法西斯化開始了。當時也採取了一種方針，使工會法西斯化，按照墨索里尼的工會式樣來建立工會。匈牙利勞動人民羣衆爲反對這麼辦而堅決地鬥爭。形勢變得越來越緊張了。快到一九三五年年底的時候，已經顯然預感到爆發性的事變是不可避免的，這時，拉伊

克奉了鑛爾第秘密警察局指令，鑽進營造業工會中去工作。

拉伊克探悉營造業工人擬號召總罷工，他就向秘密警察局去告密，把這種罷工的組織者——共產黨員阿普羅，比卡等——的姓名告訴秘密警察局，後來，依照主子的指令，爲了挑撥故意組織營造工人示威遊行。警察逮捕共產黨運動的領袖們，他們在營造業工人中間很活躍，拉伊克在事先早把他們的姓名告訴了警察局。拉伊克本人在示威遊行中「設法」逃逸無蹤了。

奸細和挑撥分子拉伊克的「身份」，不斷抬高。他已經跟秘密警察頭子史威尼澤爾本人發生了聯繫。人家叫拉伊克從匈牙利「失蹤」。他在捷克出現了。依照警察局的指令，拉伊克鑽進了地下共產黨中心組織，把他們的活動情形向匈牙利秘密警察局告密。

被告供稱：「我被迫冒充共產黨員，生怕走錯一步路就會被人完全揭穿，所以我什麼事情都不會幹，尤其是在捷克。」

在波茲索伊鎮（布拉的新拉發）的時候，拉伊克接到史威尼澤爾的指令，要派他到西班牙去，以便偵查積極參加西班牙人民解放戰爭的那些匈牙利共產黨人的姓名，同時，要儘可能被破壞那成爲國際縱隊的一部分的匈牙利拉科西大隊。

在西班牙，拉伊克冒充曾經被匈牙利秘密警察一再迫害過的匈牙利共產黨人。這就使他能夠當了那大隊的黨委書記。拉伊克利用自己的地位，進行顛覆性的托洛茨基的宣傳，在厄布羅河決戰前夕，他認告大隊政委哈斯，就這樣在大隊中散播了內部不和的種子，降低了它的戰鬥力。拉伊克後來被人揭穿並被開除黨籍。

拉伊克供稱：後來，他就從爭取西班牙人民自由的戰士隊伍中脫逃，非法越入法國邊境，在法國被扣留。南斯拉夫托洛茨基小組，在法境國際集中營內很活躍。

拉伊克說：他跟這些南斯拉夫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密切聯繫，跟他們並肩攜手進行顛覆性的活

動。

被告供稱：「在居爾集中營我被法國「第二廳」的一個軍官叫了去，他叫我把關於集中營內各人的情報供給他。他從寫字台抽屜裏取出一張名單，上面盡是南斯拉夫人的姓名，查對我所提起的那些人的名字。我以為他也認爲他們是托洛茨基小組的領袖們。那軍官接着就對我說：他知道這個小組的活動。後來我就常常在「第二廳」的軍官那裏會到這些南斯拉夫人，我逐漸明白他們也和我一樣，是奉行這位軍官的命令的。」

據拉伊克供稱，他在法國集中營內一直住到一九四一年。那年春天，德國代表團到那裏招募勞工。那是由一個「蓋世太保」少校率領的，拉伊克已記不起這個少校的姓名了。這個少校召見拉伊克，向他建議說：先到德國去，然後就可以幫助他回到匈牙利去。「蓋世太保」少校告訴拉伊克：他是根據匈牙利秘密警察的長官彼得·哈因的請求而來幫助他的。那軍官同時告訴拉伊克：他對於集中營內的若干南斯拉夫人頗感興趣。他拿一張名單給拉伊克看，那正是和拉伊克以前在法國特務軍官手裏看到過的完全同樣的名單。

拉伊克進一步供稱：拉伊克曾經住過的那些集中營內的約一百五十個南斯拉夫人，請「蓋世太保」少校幫助他們回到南斯拉夫去。

被告說：「我把這些南斯拉夫人所從事的托洛茨基的活動情形，告訴了「蓋世太保」。他聽了我關於那些南斯拉夫人的評述，覺得很滿意，他說他要使南斯拉夫人的請求如願以償。」

一批南斯拉夫人也跟拉伊克一同到德國去了。

拉伊克指出：「我並不確實的知道這些南斯拉夫人對於當時的南斯拉夫政府抱什麼態度。不過從「蓋世太保」的觀點看來，他們是完全可靠的分子。」

被告供稱：伊姆拉·紀爾抱着和他一樣的態度回到了匈牙利。拉伊克說：「他的世界觀跟我的

政治見解毫無差別。在法國的時候我就確信是這樣了。」

拉伊克回到匈牙利後又鑽進了地下共產黨的隊伍。又與秘密警察重新發生關係：接受哈因的指令，設法使紀爾鑽進了一個共產黨的組織。

被告說：「我把紀爾和洛·加克斯聯繫在一起。一九四二年，警察逮捕了地下共產黨運動的許多領袖們。後來我聽說，這主要是由於紀爾的工作。」由於他的挑撥性的活動，羅薩和舍恩赫茲被逮捕了。地下共產黨運動領袖之一，羅薩，在被秘密警察刑訊時受酷刑而死。舍恩赫茲被絞死了。因爲在法庭上也提起了拉伊克的名字，所以他也被捕了，但是他只是判了六個月的徒刑。

拉伊克出獄後，繼續在地下共產黨運動的隊伍中從事挑撥性的活動。據被告供稱：一九四四年，匈牙利軍事特務機關會逮捕拉伊克，不知他原來是警察局的特務。這件事是發生在查拉綏領導政府的時候。拉伊克由軍事法庭提審。

拉伊克說：「我不來很害怕，以爲我會受到嚴峻的懲罰，甚至會判處死刑的。秘密閉庭時，我叙述自從一九三一年以來自就己怎樣替秘密警察局忠實服務。我要求由我的哥哥安德魯·拉伊克和我的特務頭子史威尼澤爾到庭作證。」

拉伊克的案子就移歸民事法院去審理。但是，後來鑒於蘇軍挺進，他與其他監犯一同被解押到德國去了。跟拉伊克同時被捕的匈牙利解放運動的領袖們（巴伊西——齊林茨基及其他等人），不是被槍斃，就是被判處了刑期很長的徒刑。

拉伊克遍遍出獄，原來是爲了變重的目的，第一，爲了不至於使他在地下共產黨運動分子的眼睛裏看來很丟臉，第二，爲了要把拉伊克說成了因爲表面上從事「共產黨」的活動本應執行死刑，純粹由於偶然的機會，才僥倖逃出的遺棄一個人。

被告進一步陳述，他在德國時怎麼樣請一個名字叫斯托普利的，跟拉伊克本人一樣也是特務和

挑撥分子的，正擬前往美軍佔領區的那個人，在那兒設法找一找史威尼澤爾，告訴他，拉伊克就要回到匈牙利去了。

被告供稱：「當我回到布達佩斯的時候，匈牙利共產黨已經取得合法地位而活動。共產黨領導機關並不知道我跟秘密警察的關係。我竟被人算爲傑出的黨員之一了。」

老奸巨滑的奸細和挑撥分子，拉伊克就利用這種情況，頑固地鑽進領導機關。他被任命爲大布達佩斯黨委書記了。不久以後，附屬盟國管制委員會的美國軍事代表團的一個官員——科瓦克中校，就來見拉伊克了。他告訴拉伊克：史威尼澤爾在美軍佔領區中，通知他說，拉伊克曾和匈牙利警察局合作，要請拉伊克替美國特務機關工作。拉伊克接受了這種要求，據他對法官的供辭所述，他曾把若干重要的秘密文件遞交美國特務機關。

拉伊克說：「我告訴科瓦克，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匈牙利某些黨派中的右翼集團，正在各企業和各機關中發動反蘇活動，正進行積極鬥爭，要使他們的人出任要職，當時科瓦克就告訴我，他已知道這種事情，並且說這麼辦，是美國與聞其事的。」

從這次以後，拉伊克就開始熱心地爲他的新主子——美國帝國主義者們服務了。

奉了美國特務機關的指令，被告千方百計地企圖削弱那博得最廣大階層的匈牙利人民羣衆擁護的匈牙利共產黨在全國的勢力。拉伊克說：「我們的目的是要在國內恢復資本主義。」

拉伊克向法官詳細敘述他所從事的對匈牙利人民抱着敵意的活動，敘述他跟前任美國駐匈公使查平的特務關係，敘述當他擔任內政部長的時候，他怎麼樣奉了美國特務機關的指令，把他明知會替英美特務機關服務的那些人拉攏到他的內政部去做官。

拉伊克供稱：「一九四六年年初，科瓦克使拉伊克跟佐恩尼發生聯系，拉伊克利用佐恩尼使他的人獲得要職，以便日後利用這些人來實現罪犯的終極目的——推翻民主政府和人民民主制度。」

拉伊克說：「一九四六年年初，科瓦克使我跟美國諜報機關的另一特務希姆勒發生聯系，希姆勒是以匈牙利戰犯們的押送人員的資格混到匈牙利來的。希姆勒頑固地提供意見，要把共產黨中反蘇的民族主義分子聯絡起來，造成小組織，這樣子來瓦解匈牙利人民的勢力。」

一九四六年秋天，希姆勒說：以後他不跟拉伊克直接保持聯繫了，因為將來要經由南斯拉夫人來保持這種聯系。

被告說，他並不會立刻就設法使他人擔任要職。拉伊克供：「奉了鐵托和蘭科維奇的指令，過了很久以後才實行的。這麼辦，也正是依照美國人的同樣的方針，因為鐵托和蘭科維奇是與美國特務機關心心相印，若合符節的。我可舉出許多事實來證實這一種聯系。我知道，南斯拉夫的許多政治要人，都是「蓋世太保」在法國拘留營內收買的特務分子。一九四五年，美國人派人到匈牙利來，大抵是取道南斯拉夫，而南斯拉夫的領袖們也明知這些人都是美國特務。南斯拉夫領袖們——鐵托、蘭科維奇等人——跟美國特務機關之間的勾結，當我在一九四七年夏天跟蘭科維奇會晤時，我就看得特別清楚了。」

答覆首席推事所發的問題，被告供稱：跟他與美國特務機關的勾結無關，他在一九四五年就已經跟南斯拉夫特務機關的代表們建立了聯系。當時他還不知道鐵托、蘭科維奇及其同謀犯們，實際上是些什麼人物。拉伊克說：他在一九四五年就已跟被告，布蘭科夫結識了，後來，他，拉伊克，已經當內政部長的時候，布蘭科夫就常常去訪問他。在這些會晤中，布蘭科夫試探拉伊克，把鐵托的政策告訴了他。

拉伊克說：「從我的回答中布蘭科夫了解我贊成鐵托所推行的那種民族主義的、基本上說來是反蘇的政策。於是他坦白地告訴我，他就是南斯拉夫在匈牙利的特務頭子，他要我把那些關於我國國內政治情勢的、屬於秘密性質的各種情報供給給他。在法國國際集中營內跟我熟識起來的那些南斯

拉夫托洛茨基分子，托布蘭科夫向我問候。目前那些人都在南斯拉夫擔任國家要職了。」

被告進一步陳述他赴南斯拉夫度假的時候，因為他跟南斯拉夫特務們保持「友好關係」，在那兒如何受到非常尊敬熱烈的歡迎。

被告說：「我在南斯拉夫盤桓期間，我第一次絕對明白無疑了：在南斯拉夫，托洛茨基分子都担任要職，他們都和美國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系，不僅蘭科維奇，德熱拉斯及其朋友們，而且鐵托本人，也都跟美國特務機關勾結。」

拉伊克詳細敘述他當時跟蘭科維奇的秘密會晤。在這次會晤中，蘭科維奇對拉伊克說：如果他不肯合作以實現鐵托親自擬定的目的，那時，他，拉伊克，就要在匈牙利共產黨的面前被人揭發了。

被告說：「回答時，我告訴他：這些恐嚇的話是無的放矢。」

「如果說我跟他們合作，那也並不是因為我害怕，而是因為我的見解跟他們的見解不謀而合。」

「蘭科維奇把我在一九三二年簽過字的，保證替匈牙利秘密警察做工作的，我的自白書的影印本給我看。他說：他是從美國人那裏獲得這份文件的，因為霍爾第的文卷已從匈牙利搬到西方去了。我頗感興趣的要知道美國人爲什麼把這個文件給了他。蘭科維奇回答說：關於鐵托集團與美國人密切勾結的真情實況，是無庸對我諱言的。同時，蘭科維奇強調說：今後我當經由鐵托和蘭科維奇來接受美國人給我的一切指令。」

拉伊克說：「我確信：鐵托、蘭科維奇及其集團，與美國人之間的聯系，很久以前就已建立了起來。在短時期內是不可能達成這麼密切的合作的，在我看來，鐵托在很久以前就被美國人收買了，美國人顯然曾經利用會使鐵托丟臉的若干事實。」

被告承認他會把那些是國家重要秘密的若干文件遞交南斯拉夫諜報機關的特務。他說：他跟蘭

科維奇會晤後，根據他的指令，就加緊活動，使托洛茨基分子，民族主義者和其他反人民的分子，擔任了負責的重要職位。拉伊克首先竭力要取得對軍隊和警察的完全控制權，任用私人擔任要職。

蘭科維奇訓令拉伊克，協助巴爾科維奇和費菲爾的政黨在一九四七年議會選舉中博得成功。拉伊克，以內政部長地位，竭力幫助這些政黨作競選宣傳。

被告接到同一方面的指令，要利用他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的地位，來支持右翼社會民主黨人，使黨的領導機關相信不可能同時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鬥爭——一方面對國內親法西斯的右翼政黨鬥爭，一方面又要對右翼社會民主黨人鬥爭。

拉伊克，貫徹英美諜報機關的特務們的這些指令和後來的指令，就解散了警察中的共產黨組織，開始編組反民主的武裝部隊，依靠這些部隊作主力來推翻民主政府。

被告經由布蘭科夫接受指令，布蘭科夫充當拉伊克和蘭科維奇以及鐵托之間的居間人，當時鐵托要到匈牙利來簽訂友好條約，被告就以保護鐵托為名義，實際上把全部警察都動員起來，組織了對這個美國特務分子的這般盛大的歡迎，以便由此強調他佔着特別重要的地位。政府會禁止拉伊克採取那一些與歡迎鐵托有關的過分的措施，然而，他不顧一切，設法使布達佩斯全市都如火如荼地活動起來了。

被告供承：他以匈牙利工人黨政治局委員的資格，得悉幾國共產黨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情勢的決議案內容，在這個決議案還沒有公佈的時候，他就把這個決議的內容通知被告布蘭科夫了。

拉伊克提起了若干外國諜報機關特務分子的名字，他曾先後利用他當了內政部長和外交部長的官方地位，使這些特務分子鑽進國家主要機關擔任要職。他並且承認，他曾協助若干已被揭發的重要法西斯領袖們逃到外國去。拉伊克利用自己的地位，竭力設法把當時被拘留的外國奸細、托洛茨

基分子和民族主義者們釋放出來。

回答首席推事所發的問題時，被告詳細敘述，他爲鐵托佈置的凱利比亞火車站附近的狩獵以後，他和蘭科維奇的會晤情形。

被告說：「在我們會談時，蘭科維奇對我說：必須設法推翻人民民主國家的政府，阻止這些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使這些國家跟蘇聯分裂。資產階級民主政府應該重握政權，而採取資本主義發展的方針。蘭科維奇說：這些國家的政府應組成一個依附美國的各國聯盟。這樣一來，就要成立一個以南斯拉夫爲首的各國聯盟，而以美國爲後台老闆。這個聯盟充當對蘇聯實行軍事進攻的一種根據地。我對他說：我不了解鐵托要以什麼方式來實行這種政策，因爲南斯拉夫的局勢和南斯拉夫領袖們的綱領之間存在着某些矛盾。蘭科維奇回答說：南斯拉夫國家解放後，無論鐵托或整個南斯拉夫政府，都不會致力於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也不會從事社會主義的建設。蘭科維奇說：「第一，我們之所以不得不採取以廢除資本主義爲目的的某些措施，那純粹由於全國工人階級的壓迫。第二，戰後東歐的局勢如此，所以鐵托不得不應付蘇聯。」蘭科維奇指出，從一開始起，他們就留意了，務使革命分子不得擔任要職，務使整個政權集中在鐵托的手裏。所以，人民陣線是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以，共產黨就與這樣的人民陣線合流了。」

拉伊克繼續他的供辭時，敘述蘭科維奇會對他說明過的鐵托匪幫的陰謀計劃，在所有一切人民民主國家中，南斯拉夫必須負起任務，來推翻民主制度。但是，不能夠公開地這麼幹，因爲南斯拉夫的和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都真誠地抱定與蘇聯友好的態度。這就意味着必須秘密地進行這項工作。應該進行好詐百出、誹謗中傷的宣傳運動。應該利用他國人民對南斯拉夫人民的好感，並應成立種種的巴爾幹同盟，其中心機關設在南斯拉夫，一方面繼續以對蘇友好的政策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來做幌子。

蘭科維奇告訴拉伊克：鐵托強調指出過，與締結雙邊條約同時，必須採取措施以削弱蘇聯在民主分子的心目中的威信；而同時應提高鐵托的威信。

首席推事問：「你是在匈牙利接到這個指定任務的嗎？」

被告答：「是的。他們把鐵托的這份特別計劃書給我看，其中不僅和匈牙利有關，而且涉及所有一切人民民主國家。蘭科維奇指出：鐵托估計到各國不同的情況。他對我詳細談起僅和匈牙利有關的計劃。」

首席推事問：「關於匈牙利的政治家們，你會接受了什麼樣的指定任務？」

被告答：「這種指定任務的內容在於：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制度必須予以變更，政府大員必須予以逮捕，最危險的分子應予消滅。說到這裏，蘭科維奇提起了拉科西、法卡斯和格羅的名字。」

首席推事問：「會對你保證，南斯拉夫要予以軍事援助嗎？」

被告答：「蘭科維奇曾保證要給予我以這樣的援助，不過，他強調指出：在我的工作方面，我應該向國內勢力方面爭取援助。」

拉伊克進一步供稱：他跟美國駐匈公使查平會晤時，他曾通知他：蘭科維奇希望必要時，美國應設法牽制蘇聯，使蘇聯無暇注意匈牙利的局勢演變。查平猶豫了一會兒，說他知道了這個計劃。被告說：「這就使我恍悟到，鐵托已使美國人洞悉他的計劃。也許是跟美國人共同擬訂出來的。」

拉伊克供稱：他曾指定被告科隆第執行任務，把反民主分子組成特務警察大隊，可以利用這種大隊來逮捕政府委員。

拉伊克說：幾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案公佈以後不久，布蘭科夫就通知他，蘭科維奇想要佈置秘密會晤。這次會晤是在距離匈牙利邊界不遠的巴克斯城附近莊園中舉行的。被告巴爾費中將，使

蘭科維奇安全越過邊界。拉伊克本人是由當時南斯拉夫駐匈牙利公使姆拉左維奇引導到會晤處所，南國公使在這次會晤中充當譯員。

被告供稱：「在這次會晤中，蘭科維奇對我說：幾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案，不會使我們的計劃的終極目的發生變更，不過實行這種計劃的方法和方式却有變更的必要。環境迫使我們以更加決心的態度採取行動。我們當前有三項任務：第一，要使南斯拉夫人民反對蘇聯；第二，拉攏反蘇勢力，使人民民主國家中的反動勢力準備採取行動；第三，利用蘇美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遇到方便的時候就推翻政府。蘭科維奇說：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轉變到明目張膽的反蘇政策。鐵托並且擬訂出「輝煌的」計劃。那也已由德熱拉斯、卡德爾和蘭科維奇完全贊同的這種計劃的實質在於先對幾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案加以好意的批評，同時替蘇聯捧場。然後，就罵幾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案是誹謗，但是這時還不得對蘇聯採取敵視行動。後來，就責備蘇聯阻撓南斯拉夫社會主義的建設，這樣子來解釋鐵托爲什麼才被迫請求美國予以經濟援助。

被告說：「蘭科維奇告訴我，鐵托在這種宣傳運動方面指望西方國家的支持。蘭科維奇說：我們的任務就在於加深這種宣傳。但是，現在，主要的不僅是宣傳，而且還要把一切反蘇的勢力團結起來，連法西斯分子也包括在內，因爲凡可利用的一切都必須投入這種鬥爭，否則人民民主制度就會更加鞏固起來的。應該在那些從軍隊中被整肅的法西斯軍官中間尋找支持，例如前國防部長維里斯之流。

被告說：「蘭科維奇喚起我注意必須把富農們爭取到我們的一邊來。他強調說：鐵托認爲，幾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公佈以後，民主制度除了用暴力變更以外，沒有變更的可能性了，唯有憑藉武裝改變才可指望成功。蘭科維奇說：鐵托準備立刻把南斯拉夫具有相當實力的武裝部隊供我自由調遣，以便推翻匈牙利政府。南斯拉夫保證使那些由南斯拉夫匈牙利人組成的特別部隊枕戈待旦，

時機一到就可調到邊境。他對我說：匈牙利國家的領袖們應該以如此這般的方式一一解決掉，在表面上要不像是被人暗殺似的。」

回答首席推事所發的一個問題時，拉伊克供稱：並且談到佈置在奧境西部各佔領區內的，由霍爾第舊軍人，匈牙利憲兵等等組成的軍事部隊，如何來支持他的陰謀的問題。而且採取了措施，與這些部隊的指揮官們建立聯系。打算經由南斯拉夫把這些部隊調到匈牙利來，因為奧境蘇軍佔領區使這些部隊不便直接調動。拉伊克說：鐵托在一九四八年年底已着手實現他的這些陰謀計劃。

被告供稱：因為鐵托確信無疑，以為他一定會勝利的，所以他已經提出了具體的要求。他要求：在政變以後，任命巴爾費為國防部長，安東·羅勃為內政部長。在外交政策問題上，匈牙利要服從南斯拉夫，匈牙利的經濟也要變成南斯拉夫經濟的附庸。

被告說：匈牙利人民團結的鞏固，及其集會在匈牙利工人黨的周圍，使鐵托和蘭科維奇很着急，他們繼續催促他們的匈牙利特務們，要求他們加緊活動。

據被告說：被告會由居間人向鐵托報告：形勢已經發生變化，在國內實行武裝政變已經不可能了；當時鐵托說，他打算改變他的計劃。拉伊克說：「布蘭科夫奉命「投奔」到幾國共產黨情報局一邊來，以便留在匈牙利，協助我展開我的活動。」

拉伊克繼續他的供辭時，說起布蘭科夫的談話，大意說：鐵托及其集團，竭力要不懂干涉匈牙利，而且還要干涉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被告說：所追求的終極目的，就是要推翻這些國家中的民主制度，而恢復資本主義。

在九月十六日開庭審訊終了時，首席推事向被告拉伊克說：「你的祖父的姓原是 REICH（德文），你怎麼把它從 REICH 變成了 RAJK 的？」

被告回答：「我本是一個阿利安人。我當學生的時候，我把我的姓名改過了。」

這麼一來，又闡明了一點內情。拉伊克一向假裝一個「純粹」匈牙利人，他原來是一個日耳曼人。

九月十六日的審訊到此結束，宣告退庭。

審訊喬治·巴爾費

九月十七日布達佩斯人民法院開庭審訊國事犯拉伊克及其同謀犯的案子，法官們、檢察官和被告辯護人，相繼聲明他們已沒有什麼問題要問被告拉伊克了，就着手審訊第二個被告——前陸軍中將、匈軍總監喬治·巴爾費。

回答首席推事的訊問時，被告巴爾費表示服罪，承認對他的控訴都是正確的。

這個危害匈牙利人民的奸細和叛徒，直接領導為推翻匈牙利民主政府而進行的武裝準備工作，並且擬訂計劃要暗殺匈牙利國家的領袖們，他在供辭中說：他曾在霍爾第軍隊中服役，軍階是上尉，由於他的妻子的原籍的關係，他在一九三九年脫離了軍隊。據他說，他一向確信法西斯德國一定勝利。然而後來，當德國的敗北已經逐漸明顯的時候，他就指望匈牙利被美軍和英軍佔領，他說那是和他的政治利益相符合的。可是，局勢的演變採取了另一種方向。匈牙利人民為蘇軍的部隊解放出來了。巴爾費說：「這和我的政治利益不相符合，我竭力要在新民主制度中為自己鑽營位置，然而不是為了真誠地替新民主制度服務，而是為了從擔任要職的有利地位，來為實現我的目的而鬥爭。我曾經抱着這樣的希望，以為那局勢是暫時的局勢，等到政變以後，我就能够佔更高的職位了。」

巴爾費冒充一個儼然是為了政治思想的緣故，從霍爾第軍隊中被排擠出來，為霍爾第統治所迫害的民主人士似的，他利用親近的帝國主義特務們的支持，開始爬上特務的階梯了。

一九四五年，被告與拉伊克發生聯繫，證實了他們的見解是一致的，他們兩人都憎恨工人階級，都是社會主義的敵人，都對蘇聯抱敵視態度，都準備竭盡全力以推翻匈牙利現存制度。

被告說：「從一九四六年起，那時我已變成將軍了，拉伊克就開始以完全坦白的態度跟我談話。一九四六年年底和一九四七年年初，我們就已經準備採取有力的行動，最後的目的就是要由我們掌握政權。我們打算利用陸軍和警察來發動政變，利用我們的官職地位來達成這個目的。我們自覺地、有系統地，偽武裝政變而進行準備工作。我以一切方式阻止工人參加軍隊，已經在隊伍裏的那些工人，我也儘可能的把他們排擠出去。三年間，由於我的活動，始終不會有一個工人能在軍隊中擔任具有多多少少重要性的職位。我却設法使霍爾第分子、民族主義者、和托洛茨基分子，例如尼米斯、科隆第、福爾第以及許多別的人，擔任了軍隊中的要職，我故意以極端愛國主義的精神在軍隊中進行教育工作。」

被告繼續稱：「我故意宣傳和平的「過渡到社會主義」，不必經過階級鬥爭，我使人民相信，應該領導國家的不是黨，而是人民陣線，像南斯拉夫已經實行的那樣。我以一切方式替鐵托和南斯拉夫的統治歌功頌德。在軍隊中，我竭力使我自己成爲一個真正的獨裁者，我是軍隊中黨組織的領袖，我就利用這種情況，千方百計的竭力削弱黨的組織。」

被告說：「一九四七年年底，拉伊克通知我，他解散警察中的黨組織了。南斯拉夫駐匈牙利武官洛齊奇上校勸我在軍隊中也這麼辦。我就開始進行這一方面的準備工作。」

被告接着說：到了一九四八年年初，他就設法在陸軍的隊伍中成立了全由軍官組成的羣衆組織，實際上來代替了黨的組織。

被告後來就敘述他怎麼濫利用他兼任的邊防軍首長的職位，來佈置挑撥性的邊疆事件。那些在國界兩邊種地的，匈牙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和羅馬尼亞的所有農民們，他都禁止他們越過國界

線。他承認，他這麼幹是企圖引起捷、羅兩國農民對匈牙利人的仇恨的感情，並且煽動匈牙利農民起來反對民主制度。他以種種藉口設法使匈牙利跟南斯拉夫接壤的地方實際上毫無防衛，凡巴爾費及其同謀犯們所需要的人物，隨時可以越過邊界。

巴爾費供稱：根據代替洛齊奇而繼任南斯拉夫駐匈武官的若凱爾上校的要求，他就設法使鐵托分子能够把那些爲反對幾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而發的宣傳資料運入國境。

被告說：「我追求着兩個目的——第一、我設法使匈軍不可能用來保護匈牙利人民的利益，而防止帝國主義的陰謀。第二、我要使軍隊完全受我們的影響。」

他說：「一九四七年，拉伊克訪問我，我們商得同意，認爲應該用一切手段以擷取政權，即使要經由武裝政變也在所不顧。他說：我們可以信賴南斯拉夫的領袖們的援助，他和他們已發生了很長久的關係。拉伊克從南斯拉夫回國後，對我暢談他和蘭科維奇的會晤情形，蘭科維奇不僅認可我們的活動，而且重新面授機宜，蘭科維奇又說：武裝政變的道路乃是唯一的道路，他和美國都要出力相助，促其實現。」

巴爾費說：就在這同一個時候，南斯拉夫武官洛齊奇告訴他，南斯拉夫要跟美國建立日益密切的聯繫，並且說匈牙利也應該同樣地照辦。洛齊奇對巴爾費說：匈牙利在這一方面是落後的，但是，如實行武裝政變，還可以改變這種局勢。

巴爾費供稱：被告拉伊克，也會把他在凱利比亞火車站附近舉行狩獵會時跟蘭科維奇談話的內容告訴了他。被告說：他也知道拉伊克在匈牙利邊界附近巴克斯鎮郊外狩獵場跟蘭科維奇秘密會談的內容。

被告說：「就我所知道的而言，在這次密談期間，蘭科維奇會對於我們的準備工作表示不滿，並且指定在一九四九年春天實行武裝政變。我也接到了由若凱爾上校轉來的，由蘭科維奇發出

的，跟他給予拉伊克的指令相同的指令。」

陰謀分子巴爾費說：準備武裝政變的那些人，打算在政變後就發表宣言，其中要說起與蘇聯友好，並與南斯拉夫友好，使人們看不出匈牙利逐漸脫離和平與民主的陣營而逃入帝國主義的陣營。

被告供稱：他以關於本國軍事情況和政治情況的秘密情報，有系統地供給他們認識的布蘭科夫，轉交南斯拉夫駐匈牙利的特務機關。

布蘭科夫把巴爾費介紹給剛到匈國來的南斯拉夫武官洛齊奇上校，洛齊奇上校對他說，他，巴爾費，在南斯拉夫是很有名望的。後來巴爾費又把他的間諜情報遞交給南斯拉夫駐匈新武官若凱爾上校。

一九四七年十月間，被告從洛齊奇那裏得悉將在羅馬舉行游擊隊代表大會，他執行所接到的指定任務，由拉伊克幫助，他本人就以匈牙利游擊隊代表的資格前往出席這個代表大會，雖然他本人跟游擊隊毫無關係。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事前佈置好了的，巴爾費與南斯拉夫的涅捷爾科維奇上校會晤，這個上校奉了鐵托的訓令，把鐵托的陰謀計劃告訴了被告，並且又向他面授機宜。巴爾費在法院陳述口供時，把被告拉伊克昨天已經說起的鐵托的陰謀計劃的用意加以簡要的陳述。

巴爾費說：「關於武裝政變的準備事宜，責成拉伊克統籌辦理。我要負責軍事方面的準備工作。我對涅捷爾科維奇說：我贊成這個計劃。我把這次談話內容報告拉伊克，他對我說：他已經知道了。」

被告詳細敘述，他曾怎麼樣使蘭科維奇爲了來和拉伊克會晤所乘的汽車安全的秘密駛過國界。他提起他會與被告拉伊克談過的話，拉伊克把蘭科維奇的指令給了他，大意說在武裝政變期間，應立刻逮捕拉科西、法卡斯和格羅，「倘若拒捕」就把他們解決掉。巴爾費供稱：「在我擬訂的計劃中，這是主要任務。科隆第應編組三個支隊，當在深夜逮捕或暗殺拉科西、法卡斯和格羅。拉伊克

說：這件事應該在白天當他們都在布達佩斯的時候幹起來。我對科隆第談起這件事，他告訴我，舊憲兵歸他調遣，可以很適當地利用舊憲兵來達成這個目的。」

巴爾費供稱：他也知道南斯拉夫政府已保證援助陰謀分子。

被告說：「我經由拉伊克和若凱爾接到蘭科維奇的指令，要擬訂武裝政變的計劃。這個任務，我已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和十二月間予以完成。爲了實行政變，我打算利用十個大隊，把首都的重要據點和工人區一一佔領，我們可以壓倒積極的抵抗。」巴爾費說：陰謀分子們不能夠擇定武裝政變的確實日期，因爲由於匈牙利工人黨中已開始墜落，並且因爲人數相當多的工人階級的代表們已經加入了軍隊和警察，使他們不能夠這麼幹，只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三月間，拉伊克這才決意定於一九四九年五月底六月初實行政變。」

巴爾費說：「我擬就具體計劃書，在布達佩斯地圖上把所要佔領的目標都作了記號。」他的計劃書和那幅作了記號的地圖，都由巴爾費放在保險箱中經過兩個月之久，他得悉拉伊克被捕的消息時就把它們燒掉了。

巴爾費供稱：一九四八年，他設法把尼米斯以陸軍武官的身份派到莫斯科去，以便在蘇聯進行好細活動。尼米斯在匈牙利時就已經跟南斯拉夫特務機關發生聯系，在莫斯科，他仍與鐵托匪幫的特務機關保持這些聯系。幾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公佈後，南斯拉夫駐匈武官若凱爾，在與巴爾費談話時強調尼米斯的任務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他警告被告稱：尼米斯現在應該跟南斯拉夫駐莫斯科大使姆拉左維奇發生直接聯系了。

被告說：「我找到了藉口，就把尼米斯召到布達佩斯來，把這件事通知他。後來，尼米斯從莫斯科向我報告說，他已與姆拉左維奇建立了聯系。」

被告結束他的供辭時說：若凱爾上校曾經告訴他，匈牙利的武裝政變是美國所擬訂的龐大計劃

的一個部分，那個計劃的下一個目標就輪到波蘭了。

後來被告回答檢察官的問題時說：他從洛齊奇和若凱爾那裏知道了，南斯拉夫政府不僅在匈牙利，而且更在所有其他各人民民主國家中，進行奸細的和顛覆性的活動。

巴爾費回答檢察官的另一個問題時，承認：關於「倘若拒捕」就把拉科西、法卡斯和格羅殺死一節的指令，是以這樣的方式頒發給他的，他心中完全明白，要點在於無論如何必須殺死匈牙利國家的那些領袖們。

回答檢察官的又一問題時，被告巴爾費供承：他主持那個以揭發外國奸細為任務的匈牙利國防部軍事政治司的時候，他本人竟為外國特務機關服務了。

對被告巴爾費的審訊至此結束。

審訊拉薩爾·布蘭科夫

九月十七日布達佩斯人民法院審訊被告巴爾費以後，就提審老奸巨滑的特務，南斯拉夫派駐匈牙利的間諜機關頭子拉薩爾·布蘭科夫。

首席推事問他是否服罪，布蘭科夫回答時，對於主要罪狀表示服罪了，但是並不對於所控訴的一切罪狀都表示服罪。

據布蘭科夫供稱：他是在一九四五年以派駐匈牙利盟國管制委員會的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的一官員的資格來到了匈牙利。一九四七年，他被任命為該代表團團長，後來調任南斯拉夫駐匈公使館參贊，最後升任南斯拉夫代辦。布蘭科夫說：從一九四七年七月起，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九月間，他始終正式地為南斯拉夫國家保安處服務。他的直接上司是米利奇將軍和內政部長蘭科維奇。

首席推事問：「你能够把那些在匈牙利從事特務工作的南斯拉夫人列舉出來嗎？」

被告答：「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在匈牙利從事奸細活動的有：派駐匈牙利盟國管制委員會的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團長齊茲米爾上校、雅沃斯基少校、科瓦克少校、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公使姆拉左維奇、總領事斯米拉尼奇少校、參贊尤凡諾維奇、商務專員加夫里雅維奇博士、及其助手加西諾維奇、尤比奇等人。」

被告供稱：這一批人都是一到了匈牙利就立刻開始奸細活動，遵照鐵托和蘭科維奇的嚴格的命令而工作。軍事代表團首途赴匈之前，該團團長齊茲米爾曾由鐵托親自接見，面授機宜，德熱拉斯和蘭科維奇也在座。鐵托說：目前匈牙利的形勢還不穩定，必須調查情況，跟那些派駐盟國管制委員會的英美代表們建立確實的聯系，而堅決地防止蘇聯對該代表團團員們的影響的擴大。

據布蘭科夫陳述，南斯拉夫駐匈牙利軍事代表團全國人員的任務分配如下：代表團團長齊茲米爾，在戰時就已與美國人勾結，負責與盟國管制委員會中的英美代表們保持直接聯系，至於雅沃斯基，當時是南斯拉夫國家保安處派駐匈牙利的頭子，他的任務就是要在匈牙利國內和蘇軍部隊中間組織奸細工作，他並且要在匈牙利佈置奸細小組。負責對蘇軍進行奸細工作的，是科瓦克少校，大家認為他是這一方面的專家，他在南軍總參謀部中工作的時候，就已幹這些勾當了。

布蘭科夫說：「我被派定處理經濟問題。」

首席推事問起南斯拉夫特務機關用些什麼手段，被告布蘭科夫回答時供稱：「它利用種種不同的手段，服膺馬奇亞維里（權謀家）的詭譎百出的原則。關於這一方面，蘭科維奇在代表團出發之前曾給予明確的方針，說：爲了達到目的，必須使用所有一切手段。我們用恐嚇手段收買特務，用強制手段把人拐出匈牙利，帶到南斯拉夫去等等。」

被告供稱：有一天，一個匈牙利人尤比卡·希巴爾，被人騙進了布達佩斯的南斯拉夫領事館內。他被扣留在那裏，帶着偽造的文件，乘了外交專車，押到貝爾格來德去了。到了那兒，使用種

種威脅利誘的手段，逼他簽具自白書，表示他願爲南斯拉夫特務機關做工作。

被告供稱：南斯拉夫外交官們這樣違背國際常規，已數見不鮮。當蘭科維奇聽說匈牙利一個議員安東·羅勃，因爲替南斯拉夫從事間諜活動而有被逮捕的危險時，就採取步驟去營救他。根據蘭科維奇的指令，南斯拉夫駐匈牙利公使姆拉左維奇也與聞其事，安東·羅勃乘了外交專車秘密地私奔到南斯拉夫去了。

布蘭科夫在回答首席推事問在匈牙利公民中間可以指出會被收買爲南斯拉夫奸細的那些人的名字時供稱：收買奸細並沒有什麼特別困難，因爲他們一向着眼在民族主義的親法西斯分子的身上。他說：「我和齊茲米爾，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已常常和拉伊克會晤。我們知道他的信念，並且知道他不喜歡拉科西、法卡斯和格羅，知道他要當權，我們就公開跟他商談一切事情。所以，他還沒有正式做特務的時候，就已經執行我們指定的一切任務了。他是正式被蘭科維奇收買的。」

「收買巴爾費也毫不困難。很明顯的，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鐵托的政策對他造成了特別強烈的印象。他欣然地把一切必要的資料供給給我，其中包括屬於國家重大機密的、和匈牙利武裝力量有關的情報。他是被南斯拉夫駐匈武官洛齊奇上校正式收買的。」

「安德拉斯·薩萊，是被南斯拉夫駐匈總領事米拉尼奇少校收買的。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斯米拉尼奇少校會利用南斯拉夫特務機關所獲得的一種情報，即一九四四年，在「薩拉達遜基利」監獄中，被薩萊出賣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員和匈牙利共產黨員，約七十人被處死刑了。」

首席推事問：「這是不是意味着蘭科維奇和他的代表們，利用那個手上還滴着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的鮮血的人做特務工作？」

被告回答說：「是的。」

此外，賀爾瓦特、茲別維伊、謝列茲尼斯等人，也是以類似的手段被南斯拉夫特務機關收買

的。

首席推事問：被告是否知道安東·羅勃被收買的情形？布蘭科夫回答說：羅勃是在一九四五年就被雅沃斯基所收買的。羅勃有他自己獨立的好細小組，他跟蘭科維奇直接發生聯繫。

首席推事問：「你們專門從事收買法西斯情報員嗎？」

被告回答說：「蘭科維奇告訴我們，這是不相干的。唯一關係重大的事情，是組織嚴密的好細小組。」

布蘭科夫供稱：南斯拉夫的特務設法在匈牙利建立密如蛛網的好細小組，實際上已鑽進了國家機構的一部分，鑽進了陸軍、警察等等機構裏去。他說，「從這一方面，我們獲得了屬於政治性質、經濟性質和軍事性質的多種多樣的情報。」

布蘭科夫供稱：南斯拉夫特務機關從拉伊克那裏獲得了關於匈牙利國家保安機關要採取對英美特務機關不利的措施的情報。根據蘭科維奇和卡德爾的指令，這種情報轉交給英美代表團的人員了。

被告說：「在戰爭期間，蘭科維奇和卡德爾的人員就已跟英美特務機關建立了聯繫，不僅在南斯拉夫，而且更在國外。我在跟齊茲米爾談話中，以及在國家保安處的秘密文件中，發覺到這一點。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今日南斯拉夫駐布加勒斯特公使館第一參贊洛姆巴就已被派到瑞士去，負了使命去與美國在歐洲的間諜組織的頭子杜勒斯建立聯繫。洛姆巴到了瑞士，也與那兒的托格茨基小組建立了聯繫。」

「拉蒂諾維奇在馬賽，尤凡諾維奇在巴利，也分別與英美特務機關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在倫敦有一個維利比特將軍——一個在英國的老奸細。他把他所獲得的一切情報，包括關於蘇軍的情報在內，都送給了英國特務機關。」據布蘭科夫供稱，他從國家保安處秘密文件中知道了這件事情。

目前，齊茲米爾上校當了南斯拉夫駐倫敦大使，拉蒂諾維奇是南斯拉夫駐瑞士公使，洛姆巴是南斯拉夫駐布加勒斯特公使館館員。就維利比特而言，南斯拉夫解放後，他就任外交部第一次長了。尤凡諾維奇是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公使館參贊，已被匈牙利當局逐出匈牙利。被告請庭上讓他日後再特別詳細陳述尤凡諾維奇這個人。

據齊茲米爾的意見，南斯拉夫特務在匈牙利與英美特務機關的聯系，會暫時鬆弛。幾國共產黨情報局的著名決議公佈後，局勢變得更加複雜起來了，蘭科維奇又頒佈指令，在匈牙利恢復與英美特務機關的聯系。

布爾科夫說，那時他在貝爾格萊德，跟德熱拉斯談話。德熱拉斯把鐵托跟英國人及美國人舉行的會談內容告訴了布爾科夫，英國人和美國人聲明，他們願意給予南斯拉夫以軍事的和政治的援助，只要鐵托同意跟他們一同反對蘇聯。而且，德熱拉斯強調指出：南斯拉夫必須接受這個建議，因為英國人和美國人是鐵托匪幫南斯拉夫的當然的同盟者。爲了確保南斯拉夫和英美特務機關之間的聯系，蘭科維奇就特別把捷貝西奇和尤凡諾維奇派到匈牙利去。他們跟英國副領事比提特、三佔領區代表馬梯、及美軍中校寇普加克建立了聯系。

問到南斯拉夫統治者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關係，被告供稱：鐵托集團早就奴隸了人民，把他們的利益出賣給英美帝國主義者。布爾科夫認爲，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和蘭科維奇的賣國行爲尚在戰時，一九四二年底和一九四四年年初就已經表明了，其時，鐵托曾允許英美代表參加南斯拉夫最高統帥部。

首席推事問布爾科夫是否可以說出英美代表的名字，布爾科夫答覆這個問題稱：這些人的名單會被分發到全國各參謀部去，並訓令它們記住這些人名，以便在必要的場合協助他們。布爾科夫詳細說出當時在南斯拉夫一邊的英美代表的姓名。他說，在鐵托的總部裏面，有一個美國的代表團，

團員爲亨廷頓上校，費爾茨中校和薩耶爾中校；還有一個英國的代表團，團員爲麥克利安將軍、摩爾中校；和邱吉爾少校，在維斯島，有美國的烏爾班少校和英國的柯維特少校。在馬其頓尼亞總部中有英國的圭尼少校和麥唐納中尉；在塞爾維亞總部中有美國的格里姆上尉和英國的漢尼克少校和阿爾克少校；在克羅特總部中有美國的萊德上尉和英國的羅傑爾斯少校；在斯洛文尼亞總部中有美國的古溫少校和英國的沃恩斯少校；在沃耶沃丁總部中有英國的拉維遜少校和伍德中尉等等。被告供稱：根據國家保安處檔案中所收藏的秘密情報，所有這些人都是經驗豐富的英美特務。他們所追求的目的，是要使南斯拉夫的領袖們連同南斯拉夫的人民及其鄰國的人民一起屈服於英美的勢力之下。

被告說：大家已經知道，他們已經使鐵托、德熱拉斯、卡德爾和蘭科維奇屈服於他們的勢力之下。布爾科夫詳述三件特別的事情，說明鐵托集團與英美人的關係。一九四四年，大家都知道，鐵托的總部處境非常困難。鐵托和他的參謀人員之能够脫圍，完全是由於蘇聯的飛行員，他們不顧炮火的危險，把鐵托和他的參謀人員飛送到巴利港。倫道夫·邱吉爾和麥克利安會慫恿地請鐵托利用英國的軍艦，從而指望和他建立比較密切的聯系。蘭科維奇、卡德爾和德熱拉斯力主鐵托接受這個建議。然而，蘇軍司令部阻止了這件事。

邱吉爾想佔領南斯拉夫的亞得里亞海的海岸，雖然海岸早已被游擊隊解放，絕對沒有佔領的必要了。鐵托同意英軍佔領海岸。無論如何，南斯拉夫應由英國人來解放，而且它必須與英國人友好相處，因爲這是符合南國的國家利益的。然而，蘇軍司令部也阻止了這個計劃的實現。

在戰爭快要結束時，發生了解放貝爾格來德和塞爾維亞的問題。南斯拉夫軍自己幹不了，美國和英國又不願鐵托請求蘇聯援助。蘇軍雖已抵達南國邊境，而鐵托依然在猶豫不決，而且只是由於的要才不得不請求蘇軍援助，蘇軍遂解放了塞爾維亞和貝爾格來德。這三件事實表明了鐵托總部中

必英美代表希望達到什麼目的，同時也表明了鐵托自己的立場。

布爾科夫供稱，從他與齊茲米爾的談話中以及從國家保安處處室的秘密材料中，他相信美國與英國首先是將德熱拉斯、卡德爾和蘭科維奇收買爲他們的特務的，此外還有克羅特政府的現任部長馬爾科·別里尼區，塞爾維亞政府現任總理斯坦鮑利奇，科爾洛·姆拉左維奇，斯洛文尼亞的總理米哈·馬林科，南斯拉夫部長什維托薩·伏克曼維奇，南斯拉夫工業部長兼最高經濟委員會主席塞德利奇等人。

布爾科夫繼續稱：由於南斯拉夫領導機構在戰時的親美和親英的傾向，南斯拉夫共產黨和軍隊中曾發生嚴重的爭論。尤約維奇和海布期不同意這種傾向。他們擁有很多的支持者，而蘭科維奇爲了擺脫他們，在戰時就把他們派到最爲危險的戰線上去。

首席推事問：「你把鐵托戰後時期的計劃告訴我。」

被告答稱：「南斯拉夫統治者認爲南斯拉夫具有無限期戰略重要性，並認爲它必須在巴爾幹和中歐起決定性的作用。鐵托計劃的本質是要把巴爾幹和中歐各國團結起來，按照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形式建立一個由他統治的大聯邦。這個聯邦是傾向西方的。」

這個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已擬就的計劃，被謹慎地保守着秘密。祇有接近鐵托、蘭科維奇、德熱拉斯和卡德爾的很少一羣人知道這個計劃。在布爾科夫看來，鐵托和他的集團祇是執行美帝的計劃而已。布爾科夫說：鐵托的同夥力圖把這種路線說成馬克思主義中「新的」東西，並把鐵托本人說成一個使馬克思主義「豐富」的人物。

布爾科夫回答首席推事的問題，供稱：在凱利比亞車站會晤時，蘭科維奇就已經把如何實行鐵托計劃的具體指示交給拉伊克，並且堅持必須殺死拉科西、法卡斯和格羅。在這次會議中被告會充當譯員，布爾科夫回敘當時談話的內容稱：蘭科維奇會要求拉伊克在匈牙利共產黨內部組織認真的

反對派，而如果成功的話，並應許拉伊克，南斯拉夫政府當予以重大的援助。

布蘭科夫證實了拉伊克關於鐵托計劃的供詞，這個計劃是蘭科維奇當他與拉伊克在凱利比亞車站會晤時摘要說出來的。

被告稱，根據蘭科維奇的指示，拉伊克在進行活動時須以有助於在匈牙利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反動分子爲自己的基礎，這些分子便是極端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富農、托洛茨基派和國內的教會分子，以便領導匈牙利走上南斯拉夫正在走的「新路」。

首席推事問：「這條「新路」是什麼呢？」

布蘭科夫答稱：所有這些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路的空論，其唯一的目的不過是欺騙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黨員罷了。

首席推事問：「蘭科維奇把這一點公開地告訴拉伊克了嗎？」

布蘭科夫回答：「就我所記得的而言，蘭科維奇不會公開地這麼說，不過，這一點却構成了問題的實質。」

首席推事使布蘭科夫跟被告拉伊克對質，後來布蘭科夫就不得不承認了：蘭科維奇曾經毫不含糊地說過：純粹爲了欺騙南斯拉夫廣大勞動羣衆，才需要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空談。

被告說：蘭科維奇曾對拉伊克保證，南斯拉夫方面賞給予軍事援助，鐵托要以穿着匈牙利軍裝的若干南斯拉夫支隊調到匈牙利來，並且要把目前在奧國西部各佔領區內的霍爾第斯軍部隊，假道南斯拉夫調來，以這種方式給予軍事援助。

布蘭科夫說：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鐵托曾把他的私人代表派駐各人民民主國家，在表面上用南斯拉夫共產黨代表的名義。被告說：「我就是這樣的一個派駐匈牙利的代表。在捷克斯洛伐克，這樣的代表在過去是諾伏謝爾，現在調任公使了，後來就由斯提利奧維奇繼任；在保加利亞

是柯瓦西維奇和齊茲米爾，在阿爾巴尼亞是迪列德耶和茲拉提奇，在波蘭是又一個柯瓦西維奇。」被告接着透露出，這些代表們的目的，便是要替鐵托捧場，要在人民民主國家的共產黨內和國家機關中，進行顛覆性活動。

布蘭科夫說：布達佩斯南斯拉夫公使館的領事部，忙着替那些從事奸細活動的南斯拉夫外交官們以及被收買的匈牙利公民們偽造文件。

被告說：他知道蘭科維奇和拉伊克在巴克斯城鎮附近莊園中秘密會晤的情形，魯拉左維奇會把這次會議情形告訴他。

布蘭科夫接着敘述：在赴貝爾格來德作經常的述職時，蘭科維奇對拉伊克的行動遲緩表示不滿，強調指出：拉伊克可以更有目的地採取行動，可以在一夜之間就把拉科西和匈牙利國家的其他領袖們暗殺掉。蘭科維奇爲了幫助拉伊克，把他的兩個特務——經驗豐富的政治暗殺家——伊凡諾維奇和尤伊基奇派到匈牙利來。他們以釘梢的手段監視拉科西。後來，伊凡諾維奇被逐出了匈牙利，尤伊基奇也在一九四八年底調回貝爾格來德。

布蘭科夫透露出：在與蘭科維奇這次會談時，德熱拉斯也在座，德熱拉斯說：鐵托會與美國人及英國人商談，並且已經跟他們談妥；他們一定支持鐵托政府爲反對蘇聯而進行的鬥爭，只要鐵托爲反對蘇聯而進行鬥爭，他們就要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軍事上、來援助南斯拉夫。

布蘭科夫說：「在和蘭科維奇舉行的這最後一次的會談時，他對我說：目前在匈牙利已經不能用老手段工作了，匈牙利的機構已經更加警覺起來。我貫徹他的指令，要回到布達佩斯去發表聲明，大意說我已跟鐵托政策斷絕關係了。蘭科維奇注意到我有點兒躊躇猶豫，所以他聲明說這是鐵托的直接命令。同時，蘭科維奇更給我具體的指令，叫我今後應該怎麼幹。第一，我應該爭取匈牙利工人黨領導機關的信任。第二，等我在這一方面博得成功以後，就應該使人不注意地繼續與匈牙利

利的陰謀分子拉伊克等人保持聯繫。第三，我還應該與南斯拉夫的其他好細——安德拉斯·薩萊、米蘭·奧格涅維區、尤斯圖斯等人建立聯繫。」

布蘭科夫接着供稱：蘭科維奇會訓令他設法取得那些可利用來敗壞匈牙利工人黨的名譽和南斯拉夫政治亡命者的名譽的資料。被告說：「蘭科維奇打算經由那個不久就要到布達佩斯來的南斯拉夫公使館參贊薩科塔間接跟我發生聯繫。」

被告布蘭科夫，在法院中，竭力假裝成「把人家當做好人」了的這麼一個人，而且他之所以還服從他的上司，那只是由於習慣的緣故。他武斷說：只是因為接到了蘭科維奇的恐嚇信，警告布蘭科夫說：他如不照辦，他的家屬要因此受罪，然後他才勉強寫了他那虛妄的聲明，表示拒絕追隨鐵托了。

然而，布蘭科夫本人立刻就把自己的這種武斷之辭駁倒了，因為他說：在他的自白書發表以後，他依然經常地到那個老地方去與薩科塔幽會。

布蘭科夫追敘道：「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間，我會會見拉伊克，預先告訴他，我決不打算出賣他。在隨後會晤時，我把我接到的指定的任務告訴了他，並且一再提醒他，蘭科維奇急於要實現那個計劃。二月間，我在約好的地點跟薩科塔會面。舉行過四次這樣的會談。在最初兩次會談中，他把蘭科維奇要轉告拉伊克的話告訴了我。蘭科維奇要求拉伊克火速辦理，並且責問他為什麼他不佈置暗殺。在最後兩次會談中，薩科塔告訴我：蘭科維奇不滿意我的工作。他又說：如果我不採取必要的行動，蘭科維奇就要實行他的恐嚇手段了。」

被告又竭力要假裝已經悔改的樣子，說在他被捕之前不久的時候，他已決意真正跟鐵托脫離關係了。

九月十七日法院審訊快結束時，布蘭科夫陳述謀殺米洛施·莫伊奇的案情。他透露出，米洛

施·莫伊奇，本來是南斯拉夫國家保安處的特務，曾經與蘭科維奇發生聯系。幾區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案公佈後，米洛施·莫伊奇聲明他要揭發鐵托匪幫。布蘭科夫說：「我們把這件事向蘭科維奇報告，接到他的命令，要把這個特務解決掉。姆拉左維奇確證了這個命令，並且對我說：如果我害怕，不致執行這項指定的任務，他就要把他的連發手槍交給別的什麼人，去完成這項指定任務，因為蘭科維奇的一切指令都是神聖的。他把他的連發手槍交給布拉齊區，布拉齊區經由博羅夫的手完成了這個使命。」

人民法院九月十九日上午開庭審訊拉克及其同謀犯一案時，國家總檢察官亞拉庇·齊猶拉，向被告布蘭科夫訊問若干問題，法官對這個被告的審訊已於上星期六完畢。

布蘭科夫回答檢察官的訊問時，供稱：南斯拉夫的軍事代表團在匈牙利受到熱烈歡迎，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的團員們，以及後來南斯拉夫駐匈牙利外交公使館的館員們，都受到特別熱忱的款待。被告說：「我常常覺得十分慚愧，竟執行貝爾格來德以陷害對我們這麼親熱的那些人爲目的的指令。我們從事間諜活動，準備政變、暗殺匈牙利人民領袖們，這樣子實行以怨報德。」

布蘭科夫在回答檢察官的另一問題時，供稱：南斯拉夫駐在匈牙利的官方代表們，極大多數都從事間諜活動，南斯拉夫駐匈公使，不但知道這種情形，而且經常地指使這些間諜活動。

檢察官問：「關於匈牙利公民從匈牙利被人拐帶到南斯拉夫去，你知道一些什麼實情嗎？」

被告答：「一九四七年一月間，尤比卡被人用強迫手段押到南斯拉夫去，在她以前，米庫拉也會被人以同樣的方式拐帶了去。這麼幹都是爲了收買他們做特務。常常發生南斯拉夫諜報機關的特務攜帶偽造文件從匈牙利到貝爾格來德去的事情。例如海吉圖斯、拉茲洛維奇、維達柯維奇等人，都會這麼幹過。」

檢察官問：「你已經供承，南斯拉夫的奸細們在其他各國中也進行和在匈牙利類似的活動。關

「於這一方面，你能說出一些什麼實情嗎？」

布爾科夫答：「好細們在捷克斯洛伐克特別活躍。蘭科維奇對於我們在匈牙利的工工作表示很不滿意，在他的懲戒手令中，特別着重說：南斯拉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奸細網，所進行的工作却好多。南斯拉夫國家保安處派駐那兒的特務頭子就是贊恩第奇——代理陸軍武官。贊恩第奇跟那些在戰爭期間曾經到西方去過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尤其跟那些曾在英軍中服過役的人，建立了很好的關係。蘭科維奇對我指出，必須遵照同樣的方式進行工作。當我於一九四七年會見贊恩第奇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在他的工作上，依靠民族主義分子，依靠曾在「格林卡禁衛軍」中服過役的那些人，他竭力利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間的矛盾。」

檢察官問：「你以南斯拉夫國家保安處派駐匈牙利的特務頭子的資格，會接到過和收買特務的手段有關的什麼指令嗎？」

布爾科夫答：「蘭科維奇會頒發指令，要在這樣的場合訴諸恐嚇和威脅的手段，揚言如不肯被收買做特務，就要把他們的罪惡揭穿。這當然是指那些跟匈牙利秘密警察、德國「蓋世太保」、以及英美特務機關有關係的人。這些人往往變成了我們的最好的特務。我們很容易使他們受我們的擺佈。蘭科維奇發佈這些指令時，並不諱言這些都是「蓋世太保」的手段，他甚至強調說：有許多事情都必須剽竊「蓋世太保」的經驗。我相信，美國人也對鐵托和蘭科維奇運用了同樣的手段。我以為，美國人擁有一些文件，如果公佈出來，就會使鐵托和蘭科維奇身敗名裂，就會把他們跟秘密警察的老關係暴露出來，這種事實就足以幫助美國人使鐵托和蘭科維奇始終受他們的擺佈了。在戰爭期間，蘭科維奇曾和一小批游擊隊員一同被俘，押到「蓋世太保」那裏去。經過很短的時間以後，蘭科維奇就被釋放出來，而其他被俘的游擊隊員們都被德國人槍斃了。這就使某些游擊隊員們懷疑到，蘭科維奇已被「蓋世太保」收買，所以才被釋放出來的。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

年，鐵托始終跟德國人進行談判，只要准許他在南斯拉夫成立他自己的政府，他就同意停止對德國人進行的鬥爭了。那個時候，在他的同僚們中間，關於這件事議論紛紛。到一九四三年年中，因為蘇軍挺進，這些談判才告中斷。知道這些談判內情的那些人，都被調到最危險的前方去。並且採取同樣的手段，對付那些不贊成鐵托集團跟英美勾結的人士。好幾百名這樣的人士都死於非命了。」

布蘭科夫回答檢查官的問題時，供稱：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公使館的領事部，備有全套偽造的匈牙利關防，用來偽造文件和進出的護照。據布蘭科夫供辭，斯米拉尼奇和布拉齊區專門從事這種活動。

布蘭科夫進一步說：米洛施·莫伊奇，是根據蘭科維奇和鐵托的直接指令被殺死的。蘭科維奇曾發出書面密令，要消滅可能對他們不利的那些特務們，在他的密令中強調說：這是由鐵托完全認可的。會接到蘭科維奇的電報，命令謀殺莫伊奇。公使姆拉左維奇堅持執行這個命令，責成布拉齊區去實行，爲了這個目的，特別把他自己的連發手槍拿出來，而他本人却到南蘇拉夫去了，以便暗殺時他不在匈牙利。

後來，檢察官又向被告拉伊克問了若干問題。當問起他記得在法國集中營內那些人在那兒從事顛覆性的活動時，拉伊克回答說：他說不出什麼人的名字來了，因爲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他已忘却了。而且，被告說：「有許多人在那個時候都用了假名字稱呼，有時甚至同名同姓。有些人，我記得是在西班牙認識的，後來我也許又碰見過了，反過來說，我也許會把那時會在集中營內的人，當做我後來才認識的人。」

審訊提波爾·佐恩尼

人民法院九月十九日上午開庭審理拉伊克及其同謀犯的案子，開始審問第四個被告提波爾·佐

恩尼。

在回答首席推事的問題時，這個頑固的美國奸細聲明說：對他的一切控訴都是正確的，起訴書中所列舉的罪狀他都表示服罪了。

被告開始他的供辭時，先陳述他怎麼樣爲美國特務機關服務的。

他說：「我是在一九四四年秋天跟美國特務機關建立聯系的。那時，我在瑞士，是政治流亡分子，當時那兒有許多和我類似的政治流亡分子。從戰爭的最初一兩年起，美國特務機關就開始積極工作，在這些分子中間收買特務，以便日後在各國共產黨中進行顛覆性的工作。那個時候，OSS（按即美國戰略服務處情報組織——原電編者註）的駐歐中心機關就設在瑞士。杜勒斯在表面上是美國駐伯爾尼公使館館員，實際上就在主持這個特務中心機關。

被告進一步供稱：一九四四年，就已經很明顯，東歐地方勢必由蘇軍來解放了。當時杜勒斯的任務就是要在東歐那些國家中佈置龐大的間諜網。杜勒斯在這些問題上的親信的助手，是費爾德，他在表面上是USC——一神教務委員會（按保國際教會組織——原電編者註）駐歐代表。他給予那些政治流亡分子以物質上的幫助，就收買他們做特務工作。他在這種工作方面，也由美國奸細、已當了南斯拉夫駐瑞士公使了的洛姆巴予以協助，並且在那後來已當了南斯拉夫駐馬賽領事的拉蒂諾維奇予以協助。

被告說：「我主持匈牙利政治流亡分子小組，那是由政治上不堅定的學生們和知識分子代表們組織的。我以極端愛國主義的和民族主義的精神教育他們。洛姆巴跟我以及流亡到那兒去的其他分子保持密切聯系。洛姆巴，以那些替白勞德（美國共產黨前總書記——原電編者註）的理論作宣傳的印刷品供給我們。我們熟悉了這種理論，而且贊成這種理論了。我們認定，必須把匈牙利爭取到美國這方面來。」

被告繼續說：「洛姆巴知道了我們的這種決定以後，一九四四年九月間，就建議由我去跟杜勒斯發生聯系。我知道：洛姆巴和費爾德，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國的、波蘭的和其他各國的流亡分子中間收買特務。一九四四年，我們跟瓦基一同擬具了一份備忘錄，我們在其中陳述我們對於歐洲戰後政治形勢的見解，以及將來的計劃，規定與美國合作。我們托洛姆巴把這個備忘錄轉交美國人。後來，我就屢次會晤杜勒斯。一九四四年九月間，他正式收買我替美國諜報機關當特務。」

被告供稱：「杜勒斯對我說：法西斯主義潰敗，勢必使東歐各國共產黨因此掌握政權，所以必須在那些國家的共產黨內部去進行顛覆性的活動。我們的觀點完全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杜勒斯就把我的收據拿出來給我看，那張收據證明我會收到過費爾德的錢。我們跟杜勒斯商量妥當：我回國後，我就應該化名彼德跟他保持聯系，而他就化名華格納。」

佐恩尼遜進一步陳述在收買他替美國諜報機關做特務工作方面，南斯拉夫的洛姆巴所會起的作用。被告說：「洛姆巴存心跟我的小組全體分子建立聯系。他決意對我們的小組進行親美的宣傳，他在佈置我們的小組調回匈牙利方面，會起了重大作用。他在德國政治流亡分子小組中，也幹了同樣的工作。他始終把一切事情完全報告杜勒斯。」

被告供稱：「我個人深信不疑，而且從瓦基那裏知道了這件事，就是，在一九四四年，鐵托和杜勒斯之間就已經存在着秘密聯系，會進行談判，以調整戰後時期的雙方活動，目的在於建立鐵托的顛覆性的小組，把箭頭瞄準蘇聯。關於這件事，我已從洛姆巴那裏知道得很清楚。」

在回答首席推事的問題時，佐恩尼說：他的托洛茨基小組那個時候是在瑞士，包括瓦基、卡爾曼、迪米特爾、庫提、多波、費爾德、巴拉班、索姆洛等人。

被告繼續稱：「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間，杜勒斯命令我們回到匈牙利來。瓦基、迪米特爾、庫提、卡爾曼和多波，跟我一同走。其餘的人留在瑞士。他們由費爾德領導。在出發之前，杜勒斯宣佈：

我們的旅行由洛姆巴和費爾德佈置。我們領到了偽造的南斯拉夫軍官證件，另外還給了我們致「奧茲那」（南斯拉夫政治警察局）的秘密函件，其中證明我們都是美國諜報機關的特務分子，應予以協助。費爾德給我們四千瑞士法郎，佈置我們越過瑞士邊界到法國去。我們到馬賽去找拉蒂諾維奇，他給我們新的偽造證件和致南斯拉夫駐巴利軍事代表團的函件，叫我們去跟美軍當局接洽，以便派軍用機供我們使用，讓我們飛到貝爾格來德去。拉蒂諾維奇對我們說：「到了貝爾格來德，在「奧茲那」我們應該想出名杜勒斯提供情報的方法。」

佐恩尼繼續稱：「在貝爾格來德，柯瓦斯維奇使我跟「奧茲那」的卡拉法提奇少校發生聯繫，他叫我一到匈牙利，立刻把偽造證件燬掉。他佈置我們的小組越過邊界的事宜。「奧茲那」的汽車供我們使用，「奧茲那」的軍官把我們護送到土額特，我們一到那裏，立刻把偽造證件燬掉了。」

回答首席推事的問題時，佐恩尼供稱：他在回匈牙利的途中所接觸到的一切美國官員和南斯拉夫官員，都知道得很清楚，他是一個美國奸細，而且很明顯的，他們大家都和美國諜報機關密切合作，被告說：「我常常難於劃分美國間諜機關和南斯拉夫間諜機關的界限。」

佐恩尼說：「杜勒斯會訓令我混入共產黨的隊伍，如果可能，就設法鑽到最高的職位上去，利用這種職位來進行親美宣傳，儘量把高級官員爭取到我們一邊來。此外，我們當經常地向美國間諜機關報告，爲了這個目的，規定了三條途徑。第一條而且是主要的一條途徑，是經由南斯拉夫人：齊茲米爾、卡拉法提奇、拉蒂諾維奇、洛姆巴，轉交杜勒斯。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我就是利用了這條途徑。第二條途徑——把情報送到瑞士去，給費爾德，由費爾德交與費爾德，再由費爾德轉交杜勒斯。第三條途徑——由「彼德」用書面報告寄到瑞士交「華格納」收。在布達佩斯，我們經由卡爾曼與齊茲米爾保持經常聯繫。」

回答首席推事的問題時，被告詳細敘述他在匈牙利進行的他那頭覆性的間諜活動。他說：「我

很順利地在黨中擔任了重要職位，並且利用我的這種職位設法使我的小組中的其他分子也鑽上了重要職位。後來我設法把瓦基佈置到總理辦公所新聞處去工作。把卡爾曼佈置到社會部去工作，爲迪米特蘭謀到「多瑙河」股份公司經理一職，派巴拉班到廣播委員會去工作，而由費爾蒂擔任「馬蘇伏爾」股份公司重要職位。」

佐恩尼進一步說：「我們每隔兩個月舉行一次會議，在會議中叫我們小組的分子都要去假裝積極工作，這樣子去力求擢昇，並爭取同僚們的同情。同時應該進行處心積慮的宣傳以反對共產黨領導機關。」

被告供稱：他和瓦基，利用所有這三條途徑，經常地把秘密情報送給杜勒斯。

被告說：「一九四六年五月間，費爾蒂從瑞士帶來一封信，信裏有美國好細的名字——比拉·薩茲、喬治·亞丹姆和伊凡·梅特。後來，奉了拉伊克的命令，我設法使比拉·薩茲擔任要職。在費爾蒂這次會談中，我責成他注意處理，把留在瑞士的我們小組的那一部分人，調到匈牙利來。佐恩尼說：「有一次，我利用柯伊莎當信差，她在一九四七年從法國回到匈牙利，要在那兒佈置一神教務委員會的代表機關，來掩護美國間諜機關。她由我協助，完成了這個任務。」

被告回答首席推事的問題時，進一步供稱：一九四六年他曾收到由特別信差送來的杜勒斯的指令，叫他與拉伊克發生聯系。佐恩尼說：「一九四四年杜勒斯對我談話時，問我是否認識會化名菲爾托斯到西班牙去過的拉伊克。杜勒斯告訴我，他曾在法國會見過拉伊克，他說，我在工作方面大概會碰到這個人的。」

首席推事問：「把那個叫你跟拉伊克建立聯系的指令帶給你的特別信差，是什麼人呢？」

佐恩尼答：「拉茲洛·巴爾托克，他在匈牙利外交部工作。他也是一個美國好細。」

被告供稱：當他與拉伊克建立聯系的時候，拉伊克對他說：他已知道化名叫「彼德」的那一個

人的活動，關於這個人的活動，他大概已知道得很多。佐恩尼說：「我們第一次會晤以後，我就跟拉伊克保持聯系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間，就是說一直到我被捕爲止。我接受他的指令，由他指導我的活動。」

被告接着供稱：陰謀分子們很久以前就已着手在匈牙利準備武裝政變了。他說：「我們的實際辦法，隨着國內政治形勢而千變萬化。在索基治下，我們是竭力設法使共產黨代表人物喪失重要地位。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匈牙利形勢改變了，民主勢力日益壯大起來，親美分子從政府中被排擠出來，工人階級的團結益臻鞏固了。」

「後來，只好期待用暴力實行政變了。我認爲，我們不能憑藉我們自己的努力來實行這種政變，拉伊克也抱着同樣的意見。」

被告說：「拉伊克把他訪問南斯拉夫的帶形告訴我。一九四八年一月間他把政變計劃詳細告訴我，並且把他在凱利比亞火車站與蘭科維奇會談的內容告訴了我。那個時候，國內形勢已發生了又一次重大變化，南斯拉夫的形勢也已改變了。幾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已把鐵托和他的一切同謀犯都暴露出來。拉伊克在內政部和我會晤時，告訴我：我們將來也可以信賴南斯拉夫的積極支持。不過，跟南斯拉夫領袖們的聯系更加困難了。必須極度的慎重細心。」

被告繼續說：「一九四八年，拉伊克當了外交部長的時候，他就把鐵托的計劃詳細告訴了我，要成立一個巴爾幹各國的集團，由南斯拉夫領頭，而針對蘇聯。這個計劃的目的，以及我們全部活動的目標，就是推翻民主政府，而在各人民民主國家中成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拉伊克跟鐵托和蘭科維奇保持直接聯系並且經由他們跟美國特務機關保持聯系。陰謀的一切線索，都集中在他的手裏。」

被告說：「後來，在那一年的四月間或五月初，我接到拉伊克的指令，要籌備召開黨的代表會

議，我們打算在改變後召開。拉伊克說：必須好好佈置，務使這次的代表會議僅由那些會同意使改變具有法律效力的人來出席。」

被告回答首席推事的問題時，供稱：他已知道準備謀殺拉科西、法卡斯和格羅，他並且知道南斯拉夫會援助的。

被告說：拉伊克始終跟鐵托和蘭科維奇保持密切聯系，接受他們的指令。佐恩尼供稱：「拉伊克告訴我，他曾跟蘭科維奇討論過武裝改變的計劃，說鐵托完全知道這項計劃。拉伊克強調指出：改變的日期要由蘭科維奇和美國特務機關決定。這種日期的擇定，和國際形勢也有關係。我知道，這種武裝改變的計劃的主使人，就是美國特務機關和今日南斯拉夫的主要政治家——鐵托和蘭科維奇。」

佐恩尼供稱：匈牙利武裝改變的計劃，不過是美國——南斯拉夫總計劃的一個部分，蓄意要成立巴爾幹各國集團，由南斯拉夫為首。

被告進一步說：從他和拉伊克的談話中，他已知道了蘭科維奇和拉伊克之間一再舉行的談判的內容。他說：「我知道，拉伊克也會和蘭科維奇商談其他問題，就我所知道的而言，其中有一項，就是蘭科維奇會把那種以反對蘇聯駐貝爾格來德外交官為目的而進行的挑撥性的勾當，告訴了拉伊克。」

首席推事問：「你們憑藉什麼力量來實行武裝改變呢？」佐恩尼答：「憑藉由巴爾幹保證的若干軍事部隊的支持，並且憑藉某些特種警察部隊的支持。拉伊克對我說過，他曾作一切努力，以確保他對警察的影響，他已把他的人——居拉·奧斯科、桑多·徹雷斯諾等人派到內政部去工作。他單獨地並且由我協助，設法使拉茲洛·馬歇爾、拉茲洛·馬特雅斯、雅諾斯·底克、卡羅伊·拉特、卡爾什奇等人，都擔任了要職。拉伊克為加強他的影響起見，把警察中的黨組織解散了。另外，

我們更過藉國內民族主義的、極端愛國主義的、和反動的分子們的支持。我們竭力把人民學院中的青年們爭取到我們這邊來，我們竭力在他們中間替拉伊克捧場。拉伊克奉到國外來的指令，要爭取鄉村中富農分子的支持，和城市民族主義的、極端愛國主義的分子的支持。」

首席推事問：「國外保證給予什麼樣的援助？」

佐恩尼答：「拉伊克說：我們一定會獲得武器的供應，穿着匈牙利軍裝的南斯拉夫軍事部隊要來支援我們。在佈置恐怖行動方面，也答應予以協助。而且，在匈牙利——南斯拉夫邊界上發生武裝衝突事件的那個時期中，也要援助我們，從那年一月起，南斯拉夫就已開始挑動那種事件了。武裝政變以後，匈牙利將獲得美國的經濟援助和財政援助，並且可以加入聯合國了。」

佐恩尼回答首席推事的問題時，敘述他在準備武裝政變方面所起的直接的作用。他說：幾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公佈後，他就散佈安德拉斯·薩萊送來的替鐵托辯解的宣傳品。被告供稱：他會利用他的職位，任用他的人擔任那一切具有多多少少重要性的職務，至少把他將來可以信賴的那些人都安插好了。佐恩尼說：到了最後時期，他曾經由拉伊克把他的間諜報告書提交美國人。

被告供稱：「政變後，我們就要成立新政府。匈牙利的政治制度，將按照南斯拉夫的模式樣改組。我們要把共產黨推到背後去，我們要把人民陣線捧到前邊來，我們要用富農和小資產階級分子來充實人民陣線。在經濟領域，我們要拋棄匈牙利民主的一切成果，要把工廠，製造廠，礦山和銀行都送還原主，我們要取消土地改革，把土地送還大地主。」

佐恩尼說：「至於對外政策方面，我們也要慎重行事，設法使匈牙利逐漸脫離和平陣營，使她投靠美國陣營。我們不得不仔細而逐漸地來幹這一切，因為我們完全明白，匈牙利人民羣衆對蘇聯都表示偉大的同情。因此，就連美國的財政援助，最初也不好公開地給予，因為那麼辦會使匈牙利勞動人民羣衆不愉快的。我再說一遍，我們是要匈牙利逐漸轉向美國一邊去。「匈牙利計劃」原來

是成立一個巴爾幹各國集團以箭頭瞄準蘇聯的那個整個計劃中的一個部分。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我們在武裝政變以後一定要慎重行事，不得把全部計劃洩漏出來。」

首席推事問：「延攔那些人到這樣的政府裏面來呢？」

佐恩尼答：「參與陰謀並且贊同它們的政策的那些人。拉伊克當總理。」

首席推事以杜勒斯、費爾德和蘭科維奇的照片給被告看。被告佐恩尼立刻認出杜勒斯和費爾德。並且把照片給被告拉伊克看，他也認出了蘭科維奇。

首席推事問：「你或者拉伊克，因為從事間諜活動會得到過報酬嗎？」

佐恩尼答：「我和我的小組，曾從費爾德那裏領到四千瑞士法郎。另外，瓦基和迪米特爾，在一九四三年也經常地從他那裏領到金額不等的報酬。我個人也會從他那裏領到過兩次錢。我不知道美國人是否在物質上資助拉伊克。」

後來，被告請求法院准許他發表聲明。獲得准許後，被告聲明：「因為我知道，某些國家中的社會人士，尤其是新聞界人士，在這樣的審判期間，往往會寫道：這樣的自白是被強暴手段逼出來的，或者由於被告在某種特別心理狀態影響之下而作的自白。我本人是一個神經病專門醫生，以前我就已知道這一種言論是荒謬絕倫的。現在，我自己的經驗再度使我確信：這些武斷之辭都是謊語。我再度聲明：我的誠懇的供狀，是由於我罪孽深重而後悔莫及。」

接着檢察官向這個被告問了幾個問題。

檢察官問：「照你的意見看來，軍事部隊從南斯拉夫和奧國侵入匈牙利會引起什麼後果呢？」

佐恩尼答：「人民民主的一切收穫從此取消，以及血腥的恐怖，便是當然的後果。」

首席推事問：「你是猶太民族主義組織的分子嗎？」

佐恩尼答：「我的小組中的組員，都加入了那個組織，同時，他們又與美國特務機關密切合

作。」

首席推事問：「關於美國奸細在其他人民民主國家中的活動，你知道一些什麼實情嗎？」
佐恩尼答：「我確實知道：美國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已建立了同樣的間諜機關。」

審訊安德拉斯·薩萊

受審訊的第五個被告，是安德拉斯·薩萊。首席推事問他是否服罪時，薩萊作了肯定的回答。接着，被告就開始敘述他從事卑劣的挑撥活動和奸詐的長篇經歷談。薩萊供稱：他於一九三三年在貝克斯城被收買，跟警察局合作。在那時以前，他曾一向積極參加猶太復國運動，據他本人陳述，在政治上一向十分腐化。一九三二年他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運動，被捕了，在政治警察局中第一次受審的時候，就把他本人是其中一分子的那整個地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出賣了。政治警察局的督察員，霍特，審訊薩萊時，向他建議，叫他與警察局建立聯系，薩萊就立刻欣然同意了。

被告說：「我奉命要去偵查出那些依然爲政治警察局所不知道的地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其餘分子。我先爭取他們的信任，然後把他們出賣。這便是貝克斯城之所以許多年來沒有能展開大規模的共產主義青年團運動的原因之一。我奉行指定的任務，偵查關於正在該城開始的職工會組織的活動方面，以及關於工人對雇主鬥爭方面的情報。領到出賣護照，並且答應幫助我混入大學做大學生去。」

薩萊離開貝克斯城後，他與政治警察局的關係，以及他所從事的挑撥活動，會中斷過一個時期。這個可惡的奸細，到一九四二年又露出頭來了。

被告說：「根據工程師彼得·歐得的建議，我就同意到秘密的共產黨組織中去工作，我才到那兒開始工作，組織中的一切分子都被捕了。我也在被捕者之列，把那組織中我所認識的一切分子都

供了出來，爲了討好政治警察，我更向他們告密；共產黨員奧班·薩格瓦里，和拉赫斯也從事社會民主黨青年運動的工作。拉赫斯受到嚴刑迫害，但是警察局沒有能够捉到其他兩個共產黨員。」

被告很庸俗地供稱：他本人以叛徒的資格在警察局中受到優待。在開庭審判以前他就被釋放出來了，混入工人大隊，又把他偵查出來的其中會站在共和西班牙一邊鬥爭過的一班青年全部出賣。由於這次告密，他獲得了獎賞——一千匈幣彭戈，在當時是一筆可觀的鉅款。

爲了不至於把薩萊的眞面目暴露出來，在法庭審判的時候，也把他判處刑期很短的徒刑。在薩托拉達葉利監獄中的時候，他也不會停止他那窮兇惡極的挑撥勾當和好詐活動。他和典獄長林德布格建立聯繫，把非法私帶給政治犯的那些政治著作物和政治犯的心理狀態都向他去告密。那時約有四百名塞爾維亞的反法西斯分子和共產黨員關在那個監獄中。他們掘了秘密地道，在擇定的日子實行越獄。但是，事前警察已得到報告。隨即發生流血的衝突，結果五十四個監犯被打死了，十個人由法庭提審，被執行死刑了。薩萊因爲有貢獻，出獄了。

國家解放後，薩萊隱瞞住自己過去的劣跡，混進了黨，開始在匈牙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中工作。在那兒，薩萊也不會間斷他的好詐陰險的活動，在這場合，是蓄意危害已經擺脫了法西斯羅網的匈牙利人民。

一九四六年春天，他被南斯拉夫賠償事務的頭目斯米拉尼奇少校收買爲奸細。薩萊先奉行斯米拉尼奇的指定任務，後來又奉行南斯拉夫間諜機關頭子南斯拉夫公使館參贊布蘭科夫的指定任務，進行對南斯拉夫有利的政治宣傳，供給間諜情報，替南斯拉夫特務們鑽營重要職位。

斯米拉尼奇，對於匈牙利國內形勢，對於各政黨勢力的對比，對於三年計劃的執行情形，對於匈牙利工業的發展，對於一九四七年選舉的籌備，以及對於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各項決定等，特別感到興趣。被告很確實地提出了關於所有這一切方面的情報。薩萊，利用職位，奉行斯米拉尼奇的

指令，作各種報告，目的在於使南斯拉夫和鐵托更加受人歡迎，同時鼓吹一種計劃，要成立所謂多瑙河聯盟。這一種計劃的用意就是要使位於多瑙河流域的各國，都團結在鐵托的周圍，都信賴南斯拉夫，而不信賴蘇聯。

被告說：「斯米拉尼奇指出，所負任務並不是要使匈牙利的工業復興，而是要使匈牙利的工業有助於南斯拉夫五年計劃的執行。匈牙利的全國經濟應該服從南斯拉夫的利益。爲了證明這麼辦是必要的，斯米拉尼奇會引用種種事實。他說，匈牙利唯有出力鞏固南斯拉夫，才會根絕法西斯的過去。他利用匈牙利的暫時的困難，來說服我，以爲把匈牙利這樣的國家復興起來是不值得的，以爲所有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共同目的，應該是把那成爲「人民民主國家模範」的南斯拉夫鞏固起來。

「我就實行斯米拉尼奇的指令，遵循反匈牙利的路線。

「斯米拉尼奇並且說：宣傳工作的另一任務，應該使匈牙利的勞動羣衆轉向南斯拉夫，而不要傾向蘇聯。我說，要在匈牙利勞動人民面前誹謗蘇聯是不可能的。當時斯米拉尼奇回答說：在這場合，就必須把蘇聯所發揮的歷史性的作用和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鬥爭都隻字不提，而極口頌揚鐵托的政策。

「我奉了斯米拉尼奇的指令，要協助安東·羅勃當選參加匈牙利政府。如果我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人事部中工作，我才能這麼辦。我就去向奧爾特特鑽營，（按奧爾特特是前任黨中央委員會人事部主任——原電編者註）人事部中剛好有一個空缺，奧爾特不知道我的目的何在，就讓我在那兒工作了。我利用我的職位，協助羅勃當選爲議會的議員。奉了斯米拉尼奇的指令，我並且設法把赫格杜斯安插到賠償事務所中去工作。」

薩萊供稱：「一九四七年底，斯米拉尼奇離開匈牙利了，他動身以前，把我介紹給布蘭科夫，我同意和他保持聯繫，但是不是直接的，而是先由羅勃，後由塞比陽尼奇，間接保持聯繫。」

薩萊利用自己的職位，一九四八年春天，在部長會議公佈大企業收歸國營的決議以前，就已把這個決議通知了布爾科夫。被告說：「我在黨的中央委員會秘密會議中得悉幾國共產黨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情勢的決議案，在這個決議案公佈以前，我也把它告訴了布爾科夫。」

被告說：「幾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案公佈後，匈南協會秘書長安東·羅勃逃掉了。」

「新秘書長的選舉，表現爲南斯拉夫公使館公開干涉匈牙利內政。我們在我們的活動方面非常注意匈南協會的工作，這個協會主要從事派遣特務們（奧格涅諾維區等）到南方斯羅文民族區去，蓄意使他們反對匈牙利政府和人民民主。但是這種工作失敗了。南方斯羅文民族表示擁護幾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案。」

「本來打算任用米洛施·莫伊奇當匈南協會秘書長。然而，這是違反南斯拉夫特務機關的意旨的，因爲南斯拉夫特務機關不復信任他了。莫伊奇就被殺死了。」

被告供稱：「塞比陽尼奇回南斯拉夫，布爾科夫發表虛偽聲明假裝反對鐵托以後，我就和布爾科夫保持直接聯系。這種聯系的性質並不會改變。一九四九年一月間，我把那些關於黨中整肅的情形，關於黨員的社會成份，關於候補黨員除名和升級的人數等情報遞給他。後來我並且把那些關於軍隊，關於外交部的，諸如此類的間諜情報也遞給他。一九四九年春天，布爾科夫叫我幫助他向內政部取得越過匈南邊界的許可證，虛偽地說要把以反對鐵托爲目的的那些宣傳品帶到南斯拉夫去。然而，內政部拒絕發給這種許可證，聲明匈牙利不能干涉南斯拉夫的內政。」

薩萊答首席推事問，詳細陳述奉了美國奸細佐恩尼的指令，他曾幫助那些人鑽營到各種要職。

審訊米蘭·奧格涅諾維區

接着就審訊被告米蘭·奧格涅諾維區。

奧格涅諾維區表示服罪，回答首席推事提出的問題時，詳細陳述他的特務關係，以及他怎麼履行南斯拉夫特務機關指定的任務。

被告供稱：他被布達佩斯南斯拉夫領事布拉齊區收買從事奸細活動。南斯拉夫領事以外交工作爲幌子，在匈牙利進行大規模的奸細活動。奧格涅諾維區是一九四八年五月間在南斯拉夫領事館中被收買的。

除了布拉齊區以外，他更與布蘭科夫、姆拉左維奇及代維齊奇等有聯系。

奧格涅諾維區供稱：「奉行布拉齊區的指令，我當了「南方斯拉夫人民主聯盟」的組織秘書，在匈牙利南部組織了好細小組，散佈南斯拉夫送來的宣傳品。」

「布拉齊區走了以後，代維齊奇就給我指定任務，要爭取貝克斯城及其四郊黨員們擁護鐵托的政策，這種任務實行了。我主要是在商人，富農和教師中收買奸細，我叫他們搜集南斯拉夫公使館感到興趣的那些情報。」

一九四八年七月間，米洛施、莫伊奇遇害後，若干南方斯拉夫人被捕了，奧格涅諾維區也在內。他被釋放後，不准離開布達佩斯。布拉齊區堅持繼續工作。被告供稱：「他要求我下鄉去散佈小冊子以及其他宣傳品，但是，我沒有照辦，因爲我怕被捕。」

奧格涅諾維區供稱：「幾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公佈後，匈牙利當局要我這個決議案發表談話。我去和布蘭科夫商量，布蘭科夫說：我在其中工作的「南方斯拉夫人民主聯盟」，應該是一個文化團體，不得參加思想上的爭論，他對我授意一篇表示中立的決議，由聯盟的領導機關通過了。」

被告透露出，他因爲以情報供給南斯拉夫奸細小組，曾領到過金錢的報酬費。

審訊比拉·科隆第

被告比拉·科隆第，是第七個受審訊。對他起訴的罪狀，他都表示服罪了，科隆第先從路易軍事學院畢業，後來又從憲兵軍官學校畢業，在霍爾第憲兵隊中服役很久，據他自述，在那兒他已養成習慣，毫不遲疑的執行任何命令。

國家解放後，他調到國防部軍政司工作。在這兒，他看出，領導機關是由軍官們組成的，那些軍官們和他一樣，也具有民族主義的和反民主的傾向。他們上司巴爾費，就是以傾向西方的精神教育他的下屬。

奉了巴爾費的指令，科隆第設法使那些從西方歸來的霍爾第憲軍官們取得了合法地位，安排他們担任種種司令要職。一九四六年，科隆第被派到邊防軍中去工作，在這兒也是推行同樣的政策，把霍爾第憲兵軍官們擢昇到司令要職。

當匈牙利當局開始依照所謂「B」名單，把那些不可靠的人解除公職的時候，科隆第奉了巴爾費的指令，向他擬具霍爾第憲軍官名單，他們要把這些人保留在軍隊中，巴爾費在這一方面如願以償了。

一九四六年，科隆第奉了巴爾費的命令，把所有一切邊防軍都調到布達佩斯來，參加國防部長杜姆波爾的葬儀，因此，邊境實際上毫無防守達五天之久。

被告說：「我博得巴爾費的信任，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間，我向拉伊克推薦我；拉伊克就任用我在警察部隊中供職。

「在這兒，我遭遇到類似的情景。主要職位都爲霍爾第軍官們所把持，他們推行着傾向西方陶

政策。我看出，在內政部門中，拉伊克也貫徹着和巴爾費在軍隊中同樣的政策，就是要編組幹部，以便推翻民主制度。警察部隊是由極端愛國主義分子和民族主義分子組成的。

「一九四七年，拉伊克命令我編組可以迅速出動的摩托化步兵大隊。這樣的大隊是由霍爾察分子組成的，配備着這樣的武裝，命令一下，就可以立即調出貫徹重大任務。」

被告說：「有一天，拉伊克召我去，問我是否同意執行他個人的指令。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後來他就告訴我，國內正在準備武裝政變，他提議由我編組特務小隊，它的任務就是逮捕拉科西、法卡斯和格羅。」

首席推事問：「你知道陰謀的目的嗎？」

被告答：「我知道，目的在於使反動派能掌握政權，逮捕拉科西、法卡斯和格羅，倘若抵抗就予以格殺，並要把工廠、礦山和銀行發還資本公司，把土地發還地主，在工業城市中實行恐怖等等。」

首席推事遂傳被告巴爾費來證實。

首席推事問起發生政變時將要建立的統治，是屬於什麼性質的，巴爾費回答這個問題時說：「那必然是法西斯獨裁的統治，因為在這樣的場合，是不可能半途而廢的。」

後來又繼續審訊科隆第。

首席推事問：「關於從國外指使陰謀，你知道什麼實情嗎？」

科隆第答：「從巴爾費的話裏，我明白了，鐵托分子都知道這種陰謀而且支持這種陰謀，並且保證在必要時予以武裝援助。我知道蘭科維奇在凱利比亞跟拉伊克談話的內容，而且第二天，我守衛拉伊克跟德熱拉斯會談，約二十分鐘。這已完全證實拉伊克與南斯拉夫領袖們的勾結。」

科隆第向庭上詳細陳述他在武裝政變期間要貫徹的任務。

檢察官問：「你說過，倘若拉科西、法卡斯和格羅，表示最輕微的抵抗，你就要使用武器。你所說的最輕微的抵抗那是指什麼樣的情形呢？」

被告答：「如果他們拒絕跟我們走。」

檢察官問：「這就意味着，即使他們只是口頭上反抗，你也要殺死他們嗎？由此看來，所說的倘若抵抗就予以格殺的話，原來是掩飾之辭嗎？」

被告答：「是的。」

審訊保羅·尤斯圖斯

第八個，最後一個被告，惡名昭著的托洛茨基分子，保羅·尤斯圖斯，接着受審訊了。

被告表示服罪，說他認爲對他的控訴是正確的。

尤斯圖斯說：「到了一九三一年，我的托洛茨基的思想就已經定型，我已經完全贊成托洛茨基的綱領，那種綱領的實質就是要爲反對蘇聯和各國共產黨而鬥爭。」

他說：「那時我就已經不僅在我的演說和聲明中宣傳托洛茨基的見解，而且更建立托洛茨基小組，我們命名叫「反對派」。這個小組的任務是要組織誹謗蘇聯的運動，企圖用誹謗中傷的手段，來破壞人民對蘇聯和匈牙利共產黨的信仰。我們的小組在活動方面，以霍爾第的警察爲後盾。由此可見，在我被霍爾第警察局收買以前，我就早已跟它實行合作了。」

「一九三二年八月間，我在舉行非法集會的房屋中，被政治警察逮捕。彼特·哈因（前任匈牙利政治警察總監）指揮這次的圍捕。他認出了我。後來他召見我，說他本來可以使我受審判的，他却決定不那麼辦了。他就要我替政治警察做工作。我接受這個建議，簽具了自由書。」

首席推事問：「你會出賣了什麼人？」

尤斯圖斯答：「我奉命要把共產黨員們及其同情分子們的工作向警察局告密。我把共產黨在布達佩斯第五區和第六區享有合法地位的社會民主黨組織中的活動情形，報告了警察局。例如，關於加爾、肯得、克雷曼尼、達里、卡台雷、伯利納恩、加爾高西、塞貝斯丁恩、米斯等的活動，我都向警察局告密了。」

被告陳述他會怎樣搜集關於勞工運動情況，關於托洛茨基小組及其機關所在地等等的情報，並且怎樣報告警察局。被告供狀的大部分係列舉這個霍爾第警察局好細會遞給他的主子們的一切的報告。

他說：「一九四二年，許多社會民主黨人應召入伍的時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要選我擔任布達佩斯第六區黨委書記。警察局方面對我說：我必須利用這個職位來打擊共產黨的勢力。」

被告答首席推事問，說一九三二年他會由政治警察局許可，到國外去，他曾訪問維也納、柏林和巴黎。

尤斯圖斯供稱：「在巴黎，我去看匈牙利大使館新聞專員，丟羅·哲茲台西，他對我說：我應該經由他把那些關於在巴黎的匈牙利共產黨政治亡命者活動的情報，轉給彼特·哈因。我就把我的密碼「E一七」告訴了哲茲台西。但是，我在這一方面毫無成就，因為匈牙利共產黨人都知道我所從事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動，他們都不信任我。一九四六年，我回到了布達佩斯。」

被告繼續說：「戰事結束後，法國駐匈公使館新聞專員茹旭，收買我做法國諜報機關的特務。自從一九三八年以來他就認識我。我並不是正式做法國秘密特務機關的間諜，不過我知道茹旭是代表這個秘密特務機關的，我就經常把那些情報遞給他，如關於兩個工人政黨之間的衝突，這兩個工人政黨合併後關於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關於教會反動派擬採取的措施，以及關於政府正準備採取的各項措施等等方面的情報。」

被告說：「我把我爲南斯拉夫人準備的一部分資料也交給他。一九四八年底，我跟茄旭的聯系突然斷掉了，我不明白由於什麼原因。」

被告述在一九四五年底，他怎樣在一次招待會中與派駐匈境盟國管制委員會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的團長齊茲米爾結識，並且向他談起被告在戰時曾經怎樣被南斯拉夫的遊擊隊營救過。被告說：「我當時引爲遺憾，覺得我無法表示我的感激。齊茲米爾聽到這話，說我還有機會來表示我的感激之忱。過了幾個月，齊茲米爾約我去看他，對我說：雅沃斯基少校要和我結識。雅沃斯基對我談話的時候，好幾次暗示我所從事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動，後來就露骨地說他已知道我所從事的反共同爭。雅沃斯基向我提議，叫我跟他一同工作。我不肯接受這種意見，因爲我那時還以爲南斯拉夫人都是信仰共產黨的，是與蘇聯密切合作的。我以爲這是挑撥手段，我就對他作了推諉的答覆。」

尤斯圖斯繼續說：「過了一些時候，雅沃斯基又約我去看他，但是這一回說得更加露骨得多了，他對我說：蘭科維奇要我跟他們密切合作，要以情報供給他們。我還竭力不肯幹，但是雅沃斯基說：他知道我替蓋爾第警察局幹的工作。我企圖否認這一點，但是雅沃斯基把那關於我的一篇文章影印本拿出來給我看，那是哲茲台西從巴黎送給彼特·哈因的。」

被告說：「雅沃斯基給我指定的任務，是要我準備一分書面報告，說明社會民主黨領導機關中的情況，以及這個領導機關對於南斯拉夫及其領袖們，以及對於旅居匈牙利的南僑的態度。雅沃斯基當時就對我說：蘭科維奇認爲我的工作十分重要，他不要經由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公使館領員們跟我保持聯系，而要由專差來和我直接保持聯系。」

尤斯圖斯供稱：「一九四八年四月間，有一個名叫發達斯的人來看我，他代表蘭科維奇，對我說，主要的任務便是要打擊蘇聯在匈牙利日益提高的威望，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把那些對於

人民民主制度表示不滿的一切人士團結起來，他舉南斯拉夫爲例證。發達斯對我說：根據蘭科維奇所得情報，匈牙利共產黨內部有強大的民族主義的集團，他叫我跟那個集團取得聯繫。」

被告說：「我確信不疑，發達斯是進行着具有極大重要性的工作，因爲他老是由大批人員護衛着，在會談時表明他對於匈牙利國內政治生活諸問題消息很靈通，他常常提起他個人和蘭科維奇的談話。」

被告供稱：「兩個工人政黨合併以後，一九四八年秋天，我最後一次偶然和發達斯相遇。他引用蘭科維奇面授的指令，對我談起將來的計劃，他說，他們的目的，正如我也知道得很清楚的，就是要使匈牙利與蘇聯斷絕關係，而使她跟南斯拉夫站在一起。他說：爲了這個目的，就必須推翻現政府。他問我，爲了這個目的我可以利用什麼勢力。」

被告答首席推事問，說發達斯告訴了他，匈牙利共產黨中存在着民族主義集團，蘭科維奇也與聞其事。他說，他本來等待貝爾格來德的特別指令，以便和這個集團的領袖們建立聯繫，但是和發達斯的經常會議沒有舉行，因爲被告已經被捕了。

尤斯圖斯答首席推事問，說：他跟發達斯最後一次會晤時，他曾問發達斯，除了南斯拉夫本國領袖以外，在他們爲反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而鬥爭中，他們依賴什麼勢力。被告說：「當時發達斯回答道：他們信賴十分強大的盟國，我了解，心目中所指的當然是盎格魯撒克遜，尤其是美國。」

被告說：在貫澈蘭科維奇的指令時，他曾進行積極的托洛茨基老朋友恢復關係，並且成立了兩個非法的小組，其中第一個小組是由圈子很狹小的一批人組成的，第二個小組是由圈子較大的一批人組成的。

尤斯圖斯供稱：「在我跟南斯拉夫人建立聯繫以前，我就已接到過派爾·台蒙尼伊（前匈牙利

托洛茨基小組的領袖）從獄中送給我的一封信。他叫我設法使他的小組參加社會民主黨的隊伍。我努力實現了他的要求。後來我總是竭力設法把那些對人民民主制度表示不滿的，我的一切黨羽儘量團結起來，因為我接到南斯拉夫的指令，要把匈牙利一切托洛茨基的勢力集中在我的週圍。」

保羅·尤斯圖斯的供辭，結束了今天的審訊。遂宣告退庭。

二 審訊證人

匈牙利人民法庭二十日審訊拉伊克等叛國案的有關證人，各證人分別證明了叛國罪犯的行爲。

證人鮑科爾是前霍爾第警察隊長，拉伊克的親戚，他證明拉伊克於一九三一年被警察雇用爲間諜，一九三六年鮑科爾幫助拉伊克轉移到捷克。

證人費倫奇曾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索普隆科奇達密訊中擔任檢查官。他證明那次審訊中拉伊克要求傳訊史威尼澤爾等人，證明他自己是受警察僱用的人，後經證實後，軍事法庭即開釋拉伊克。

證人斯托爾是霍爾第政治警察，美國間諜，曾和拉伊克同在索普隆科奇達監獄，拉伊克請他到德國美佔區去同匈牙利特務頭子史威尼澤爾報告拉伊克將回匈牙利。他找到了史威尼澤爾，並見到美國諜報機關的克勞德威爾，克勞德威爾決定雇用拉伊克。

證人捷比尼是匈總理辦公廳前秘書，一九四七年任內政部長。他證明一九四七年拉伊克主持調查反共和國陰謀者時，拉伊克親自放走了陰謀者國防部長巴爾塔。

證人捷爾斯尼斯是拉伊克任命的內政部新聞處長，是英國間諜也是南國間諜。他證明一九三七年拉伊克在法國集中營裏進行的托派活動，又列舉他幫助拉伊克安插到內政部裏的反民主分子並證明鑄托信任拉伊克。

證人塔里茲尼亞斯是巴克斯城的教師，曾是南駐匈前公使姆拉佐維奇的妻子。她證明姆拉佐維奇會帶她到巴克斯城克林的莊園參加打獵會，在那裏她遇見兩個陌生人，但姆拉佐維奇不給她介紹，其中之一在法庭對質時已認出是拉伊克。他們三人在獵場四處散步，她片斷地聽到他們談話中說到「必須行動」，「巴爾費將任國防部長」，並提到拉科西、法卡斯的名字。法官給她看蘭科維奇的照片，她立刻認出就是打獵會上的另一個陌生人。

證人尼米斯是巴爾費雇用的間諜，一九四六年他任匈邊防軍參謀長，巴爾費召雇他並使他和布蘭科夫聯繫，隨時報告邊防軍的軍備、編制、部署情況，安插霍爾第軍官並整齊匈南邊防。布蘭科夫命他尋找蘇匈邊境上警衛不嚴的地方，以便派間諜進入蘇聯。一九四八年巴爾費要他去做匈牙利駐蘇聯武官，指示他要去了解蘇軍情況，接近各人民民主國家武官，以刺探情報。尼米斯到莫斯科後，與姆拉佐維奇聯繫，姆拉佐維奇告訴他布蘭科夫的反鐵托聲明是一種煙幕。

證人費爾第證明佐恩尼和瓦基把秘密情報經由他交給瑞士的美國間諜費爾德。他從洛姆巴那兒知道美國諜報機關和南國諜報機關的密切合作，並知道南國在瑞士有大的間諜網。

證人凡多利敘述尤斯圖斯要她建立托派集團和小組，尤斯圖斯曾在她的小組上報告，攻擊人民民主國家，誹謗匈政府人員，並說必須準備對當前民主制度作鬥爭，鬥爭將得到美國和南國的幫助。

最後一個證人是弗萊斯諾（伊洛那·迭列基），她在一九四五年二月至一九四八年七月任尤斯圖斯私人秘書，她說法國駐匈參贊茹旭時常和尤斯圖斯作長時間會談。

法庭審畢證人後，即告休庭。

三 叛國犯的服罪

二十二日，布達佩斯人民法庭聆聽拉伊克及其同謀犯的最後辯護，所有被告都預造成這樣的一個印象，即他們已完全懺悔他們的罪孽。

被告拉伊克在他最後的辯護中說：他的犯罪完全出於他自己的意志，而且是有意識地去犯罪的。他說：然而，無疑的，在某種程度上我却成爲鐵托的工具了。這個鐵托已走上了希特勒的道路，這個鐵托正繼續着希特勒在巴爾幹的政策，這個鐵托，在他後面站着美帝國主義者。拉伊克最後說：無論怎樣的叛決，對他都將是公正的。

被告巴爾費說：我爲我一切的罪孽而感到深深的懊悔。他說：我清楚地看到我們計劃之實現將會有怎樣的結果。代替匈牙利人民建設性的和平勞動的，將是鮮血淋漓的內戰；代替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的，是馬歇爾化的國家已陷入其中的貧窮；代替自由的，是美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鐵托分子的統治；代替和平的，是爲實行美國奴役世界的計劃而發動的新的反蘇戰爭。巴爾費說：我的罪孽是很重的，然而更作孽的却是鐵托和蘭科維奇，他們正在人民民主國家裏遵照其美國主子的訓令，從事反自由民主的顛覆性的工作。問題當然不是南斯拉夫諜報代理人，而是鐵托自己的個人計劃，他也在其他國家裏奉行着同樣的政策，執行其美國主子所交付給他的任務。巴爾費說：我知道道並不會減輕我的罪孽，我該得極嚴厲的懲罰，然而我請求考慮我的懺悔。

被告布蘭科夫承認他的一切罪行，但企圖減輕他籌劃暗殺莫伊奇的罪。他說他係率鐵托與蘭科維奇之命而犯罪。

被告佐恩尼、薩萊、奧格涅諾維區、科隆第、尤斯圖斯均一一承認他們的全部罪行，但表示已

完全懺悔而要求饒命。

至此人民法庭首席推事宣佈，法庭的判決書將於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公佈。

匈牙利國家檢察署長對叛國案審訊的總結演說

九月廿一日，在審訊匈牙利國事犯拉伊克及其同謀犯的法庭上，國家檢察官阿拉班·齊猶拉會發表演說，全文如下：

可敬的人民法庭！在這裏進行了差不多已有一個星期之久的關於拉伊克及其同謀犯的陰謀分子的審判，理所當然地引起了我國勞動人民，我們外國朋友們的巨大反響，同樣也引起了我們外國敵人們的巨大反響。這是可以理解的。這個審判具有着非常大的意義，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句，它具有着國際的重要性。在這裏不僅必須判決侵害我們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制度、侵害我國民主的偉大成就的被告們，而且必須判決那些在他們的謀叛活動中充當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匈牙利勞動人民之外國帝國主義敵人的工具、傀儡的人們。坐在犯人席中的，不僅是拉伊克及其同謀犯，而且也有他們的外國主子，他們的教唆者——貝爾格來德和華盛頓的帝國主義者。

這個審判的特點在那裏呢？可敬的人民法庭，它的最重要的特點，並不是在於坐在犯人席上的乃是匈牙利人民民主不共戴天的敵人這一事實。匈牙利人民法庭過去判決過的奈基的叛國集團也是我國人民民主不共戴天的敵人。同樣得到應得的懲罰的明會蒂也是我國人民民主不共戴天的敵人。拉伊克及其同謀犯跟近年來受民主正義懲罰過的那些我國人民民主的敵人不同，其不同之處除了其他各點之外還有這一事實：他們把偽裝和不想變為他們的工作方法，他們不是公開地進攻，而是暗地裏進攻，慢慢鑽進我國民主領導的政黨和我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我們在這裏所懲辦的乃是卑鄙

的、毫無信義的無恥之徒，乃是比以前更危險更可憎的敵人。

已被揭露而且至今尚未受到傷害的我國人民民主的敵人，也與外國帝國主義者發生關係，並且企圖推翻我國的民主制度。拉伊克及其同謀犯同樣也是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奴僕，但是，他們這個案子的審判的顯著的特點在於這一事實：目前歷迫南斯拉夫英勇的人民並在南斯拉夫執政的南斯拉夫的領導集團——鐵托及其匪黨，充當傳遞外國帝國主義者命令的居間人，充當他們主要的特務，充當帝國主義的突擊隊。

如果我們要分析一下這次審訊的效果，我們就不得不討論它的特點。

可敬的人民法庭！根據審訊的材料，我們可以確認，起訴書中的一切斷言以及調查的一切材料都已經完全獲得證明了。被告與證人的供詞，對質的結果都已經完全證實了法院是正確的，證實了起訴書是正確的。

每一個客觀而無偏見的人都必須承認，在審訊的時候，被告以及許多證人的招供，各方面的比較事實以及法庭所列舉的無數證據，已經充分地闡明了事實的真相。

關於這一點，我不但必須強調指出被告會十分自由地為自己辯護，而且必須強調指出，某些被告和證人，彼此毫無關係，都會說明了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和各種詳情，而且，法庭所佈置的對質，也確證了各被告的供詞之間就他們所招供的某一詳情有時所發生的最細微的矛盾。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才清楚地知道這個犯罪團體的卑鄙活動，而這對於在審判的時候按照真實情況暴露出事實的真相甚有貢獻，我不妨喚起人民法庭注意這個事實：例如，共有五個人供出拉伊克和蘭科維奇一九四八年十月在巴克斯城的那次著名的會晤；除塔里茲尼亞斯和拉伊克之外，還有巴爾費和布爾科夫，然而，他們五個人都把祇應有一個人知道的各種詳情都說出來了。而且，無論是時間或是事實，他們所供的並無矛盾之處。從各方面所闡明的詳情以及它們的不謀而合，證明了他們所說的乃是真實的。

關於這一點，我也要喚起人民法庭注意這個事實：拉伊克和蘭科維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凱利比亞秘密談判的內容，大體上和巴爾費與涅捷爾科維奇在羅馬遊擊隊代表大會中的談判內容相似。這種不謀而合也證明了他們所說的乃是一個密如蛛網的陰謀，一個同時從各方面着手實現的卑鄙的計劃，各個被告爲了這個計劃，根據他們外國主子的命令配合行動已有幾年了。

我必須也指出，拉伊克和布爾科夫實質上以完全相同的語句描述鐵托分子以在內部暗害各人民主國家，並以使這些人民民主國家反對蘇聯爲目的所謂「戰略」計劃，以及南斯拉夫寬國的領袖們在這個計劃方面所起的作用。從拉伊克和布爾科夫的口供中所看出的關於某些詳情的差異，證明了布爾科夫與拉伊克是各不相關聽到這些計劃的，並且是根據他們個人的印象來敘述它們的。但是，實質是相同的。從這兩個被告的口供可以清楚地看出，鐵托集團的目標，在幾國共產黨情報局那著名的決議公佈以前和那個決議公佈以後是一樣的，祇是在揭發鐵托分子的幾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公佈以後，他們鬥爭的方法和手段有了改變而已。

關於這一點，我要喚起你們注意這個事實：巴爾費從聯絡人——南斯拉夫的洛齊奇上校和若凱爾上校那裏接到的訓令，和拉伊克直接或經過居間人從蘭科維奇那裏接到的訓令是相同的。如果說在巴爾費和拉伊克所供的詳情中有一點不同，例如關於計劃中的武裝政變的日期，以及關於拉伊克究竟是從速進行還是延緩舉行武裝政變等，那末，這些不同也證明了那個計劃的確是存在的，它們表明了拉伊克和巴爾費在審判時所說的話，乃是他們互不相關，各從他們自己與南斯拉夫的關係方面所聽來的東西。可敬的人民法庭，審訊的時候不僅完全證實了起訴書中所包含的罪狀，而且也確證了起訴書所沒有包含的以及調查時所沒有提出的新的重要事實。例如，布爾科夫供詞中的新因素有：鐵托分子與帝國主義間諜機關攜手合作，不僅在所有人民民主國家中進行顛覆性活動，而且也在擁有強大的勞工運動和在廣大羣衆中享有威信的共產黨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進行顛覆性活動。

布蘭科夫的供詞中所透露的新因素還有這一事實的暴露：在武裝政變以及殺死匈牙利民主領導政治家之後，必須建立的新政府裏面，鐵托分子也要指定安塔拉·班（一九四八年逃往國外的右翼社會黨領袖）擔任職務。我們直到現在都不知道這件事。布蘭科夫在審訊時祇是陳述這一點，暴露出安塔拉·班與今日南斯拉夫統治人士之間真正的關係。現在已經證實，鐵托分子想把安塔拉·班安置在匈牙利政府中，因為他是一個老資格的警察情報員，這樣，他們可以將他跟所有別的人——拉伊克，安東·羅勃——一樣，「置於他們的手掌之中」。根據布蘭科夫的供詞，我們更清楚地看出了鐵托分子自從戰爭結束以後，甚至在戰爭結束以前時期中所奉行的整個政策。拉伊克根據與蘭科維奇在凱利比亞的談話所作的供詞，大意說：目前的南斯拉夫領袖在戰爭一結束以後，甚至在戰爭期間就已執行反蘇政策了，但是南斯拉夫起初被指定擔任反蘇運動「預備軍」的任務，南斯拉夫的領袖們，祇有在各人民民主國家中的社會主義勢力，接二連三打擊反動勢力，而且不可能再指望這些國家的反動派奪取政權之後，才走向公開的反蘇政策方面去——所有這些都是新的材料，起訴書未能根據初步調查的材料把這一點這樣清楚地列舉出來。審訊時所確立的這個新因素是與事實相符的，這一點已由許多事實予以證明了。鐵托分子的整個政策，蘭科維奇在凱利比亞和拉伊克談話時就南斯拉夫集團真正的政策所作的坦白的自白，乃是理解鐵托分子政策的一個關鍵。拉伊克所招供的蘭科維奇在巴克斯城與他會晤時就孤立並扼殺民主希臘一點對他所說的話，也和自從那時起由於鐵托分子和保皇法西斯分子建立聯合陣線反對希臘爭取自由的戰士的結果而發生的一切事件完全符合。拉伊克所招供的關於巴克斯城會晤的某些詳情，表明了希臘保皇法西斯分子，和鐵托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共同準備取消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的獨立，瓜分阿爾巴尼亞，以及正如蘭科維奇在巴克斯城所說的，將她予以「吞併」。

可敬的人民法庭，我再說一遍，審訊時所獲得的供詞完全證實了被告的罪狀。這裏已經證明了

什麼呢？

一、關於拉茲洛·拉伊克，現在已經證明，他自從一九三一年以來就當了警察的情報員和挑戰分子的，據他自己所說，他『經常』以情報供給霍爾第的警察，並且執行赫提尼、史威尼澤爾、哈因的訓令，現在已經證明，在霍爾第的統治之下，拉伊克有十餘年之久，專向警察告密，出賣在地下戰鬥的革命勞工運動。他在共產黨員學生中充當挑撥分子，並把他的同志出賣給警察，他也曾在建築工人中間充當挑撥分子。現在已經證明，拉伊克曾在西班牙充當挑撥分子，他在法國的拘留營中也曾爲他的主子服務。現在已經證明，拉伊克不但給匈牙利的警察服務，而且，據他自己說，他當然同意爲法國的間諜機關——第二廳服務。現在已經證明，通過哈因，他也會與『蓋世太保』建立關係，後來，在德國法西斯潰敗以後，他又當了那代替『蓋世太保』的美國間諜機關的特務。

當他還在法國集中營裏時，他就通過美國戰略服務處諜報組織首領之一，費爾德，和這個組織發生接觸。現在已經證明早在一九四五年，拉伊克爲了替美國間諜組織服務就故意返回匈牙利——他派遣和他自己一樣充當挑撥分子的斯托特去和史威尼澤爾重行取得聯系，他知道他在德國美軍佔領區，替美國諜報組織服務。在全國解放以後，他身在共產黨隊伍中，經常地爲美國諜報機關服務。科瓦克中校和希姆勒將美國帝國主義者的關於必需依靠右翼分子的秘密支持，從內部來破壞共產黨的訓令轉交給他。

如拉伊克自己所說，他在一九四六年「轉回南斯拉夫路線」。他變成了南斯拉夫間諜機關的特務，並通過它繼續爲美國諜報機關服務。他曾於一九四七年夏季在阿巴吉亞，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凱利比亞，一九四八年十月在巴克斯，連續和南斯拉夫內政部長蘭科維奇討論有關破壞和推翻匈牙利民主的計劃，並且以一個外國特務機關的尋常的特務身份，接受了關於陰謀暗殺和武裝政變的指令。關於拉伊克，現在已經證明，當他在他的黨內擔任要職，擔任內政部長，以後又擔任外交部長

的時候，他已是一名尋常的好細，外國人手中的工具，陰謀家，伏在角落裏準備暗殺的匪徒。

二、關於巴爾費，在審判中已經證明，他是個道地的法西斯，他用口是心非的方法，鑽進共產黨，企圖引誘黨和政府的領袖，並將軍隊變成推翻民主的工具。現在已經證明，他想用有系統的、有計劃的方法，使法西斯軍官充斥到軍隊裏去。現在已經證明，正是由於他的反國家的情緒，早在一九四五年，他就被南斯拉夫武官洛齊奇和若凱爾收買到南斯拉夫間諜網中去，成爲南斯拉夫的特務。現在已經證明，早在一九四七年，巴爾費在羅馬舉行的游擊隊代表大會上就已和南斯拉夫的特務機關科維奇上校討論過以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爲目的的陰謀政策和策略。巴爾費是反國家陰謀的領袖——拉茲洛·拉伊克的最重要的同謀犯。巴爾費的任務就是準備並實現計劃中的政變的軍事部分。巴爾費會週詳擬定暗殺拉科西，格羅和法卡斯的計劃，擬定成立三個十二人組成的特別小組的計劃，每一組都要暗殺匈牙利人民的領袖。他是動員武力進行武裝政變計劃的起草人，他授與科隆第有關暗殺和武裝政變的指令。現在已經證明，巴爾費會將非常重要的軍事機密交給外國的間諜組織，他有系統地將匈牙利軍隊的組織、部隊的部署、邊防軍、匈牙利軍事工業的情形通知南斯拉夫特務。

三、關於布蘭科夫，審訊時已經證明，當他身任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團長，南斯拉夫外交使館館員時，他同時是以破壞和推翻匈牙利民主爲目的的組織主要創始人之一。他最出力地協助在匈牙利建立南斯拉夫的間諜網。布蘭科夫是蘭科維奇的主要特務。他監視拉伊克的陰謀活動，並且將鐵托分子的命令轉達給匈牙利的特務。現在已經證明，布蘭科夫之從鐵托分子陣營「轉向」民主與社會主義擁護者陣營，是根據鐵托與蘭科維奇的命令而做的，其目的在於更積極而且更有效地參與以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爲目的的組織的工作。現在已經證明，布蘭科夫曾參加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公使館根據蘭科維奇的命令而組織的一件暗殺案，這個暗殺的目的在消滅莫伊奇，因爲他們恐怕莫

伊奇會暴露他們在匈牙利所進行的間諜和顛覆活動。

四、關於提波爾·佐恩尼，現在業已證明，他在戰時就當了美國奸細，他在費爾德和杜勒斯的指導之下，在匈牙利流亡分子中間成立了間諜小組，他靠了美國特務機關的南斯拉夫的特務幫助返回匈牙利，他在匈牙利的全部活動都是替美國和南斯拉夫特務機關服務。現在已經證明，他曾派美國和南斯拉夫的奸細擔任匈牙利共和國的要職，以便他們進行顛覆工作，他曾組織破壞工作并從事間諜活動。現在已經證明，佐恩尼乃是拉伊克在以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為目標的指導組織中的重要助手之一。

五、此次審訊也證明了指控安德拉斯·薩萊的罪狀。現在已經證實，他自一九三五年以來，時而在南斯拉夫，時而在匈牙利充當挑撥分子。現在已經證明，他曾昧着良心出賣薩托拉達葉利監獄的政治犯，殺害了六十四名犯人。現在已經證明，南斯拉夫軍的斯米拉尼奇少校知道了安德拉斯·薩萊的挑撥活動，就收買了他替南斯拉夫間諜機關服務。現在已經證明了，薩萊有計劃地把國家重要機密出賣給南斯拉夫特務機關。

六、起訴書中指控米爾·奧格涅諾維區的有系統的間諜活動和比拉·科隆策的罪行，也都在審訊中一一證實了。現在已經證明，法西斯憲兵大尉科隆策靠了拉伊克和巴爾費的幫助，在警察局中謀得工作，他就在裏面從事以使民主的武裝力量變成反民主的武裝力量為目標的工作。現在已經證明，他根據拉伊克和巴爾費的指令，籌備武裝政變，成立特別軍官隊，並準備暗殺拉科西、法卡斯和格羅。

七、此次審訊業已確證，保羅·尤斯圖斯自一九三二年以來，一直擔任警察的情報員，他在匈牙利和法國都忠實地為霍爾第分子服務。但是，現在也已經證明，尤斯圖斯——霍爾第分子的奸細，同時也當了鐵托和法國間諜組織的特務。他搜集關於匈牙利政治和經濟生活的諜報，國家機

密和他在社會民主黨中委會會議中以及後來在匈牙利工人黨中委會會議中獲悉的秘密情報，並且有系統地將它們轉告駐布達佩斯的南斯拉夫公使館，以後又直接交給蘭科維奇和法國駐布達佩斯的公使館的文化專員茹旭。現在已經證明，尤斯圖斯一方面擔任情報員和奸細，同時還進行所謂「思想的」顛覆活動，從事有系統的反民主的「教育工作」，將他的活動和參加以推翻人民共和國為目的的陰謀，參加根據鐵托分子的指令，以拉伊克為首的陰謀的活動，結合起來。

可敬的人民法庭！要對被告們宣判，單是知道他們的罪行還是不夠的，必須要知道這種陰謀的政治背景，它的目的和實質，必須要了解這種陰謀的一切政治聯系，我們才能估計被告們的罪大惡極。

這個問題主要地說明些什麼呢？這羣陰謀家匪黨的政治目標是什麼呢？檢察署的代表用不着十分費力就可說明這些，因為審訊已將這批匪徒的政治目標揭露無遺了。

總之，他們要想在匈牙利恢復資本主義，恢復地主和資本家們的統治。拉伊克和巴爾費都以毫不含糊的明確性說到了這一點。

在審訊中看得很清楚，拉伊克根據他美國和南斯拉夫主子的指令，企圖妨礙阻撓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力量取得對匈牙利反動派勢力的勝利。以後，當由匈牙利工人階級領導的民主力量獲得了勝利并向社會主義前進時，陰謀者們就開始企圖以暴力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恢復舊秩序。

由於武裝政變的結果因而執政的，以拉伊克為首的聯合政府，將是由奈基，右翼社會民主黨的代表組成，將是由拉伊克、巴爾費和安東·羅勃擔任首長，並將成爲使資本主義復辟，清算人民民主之成就的政府。

蘭科維奇在準備武裝政變的期間，不斷地訓令拉伊克，要聯合反革命勢力，要利用民族主義和極端愛國主義分子，教會和富農等反動派，這並不是偶然的。

將把匈牙利各色各樣反動派——從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到奈基和明會帶之流——聯合在一起的政府，將是一個清算匈牙利人民民主，廢除國有化，清算土地改革的政府，這難道還要證明嗎？

這也是很清楚的，由拉伊克爲首的這個新政府，將不僅是使大資本家和大地主的政權復辟的政府，更將是要用血腥恐怖和殺害成千成萬人民，來消滅我們民主制度的歷史收穫的法西斯型的政府。爲了要實現軍事政變，不僅要利用由霍爾第軍官組成的巴爾費和科隆第的部隊，正如蘭科維奇在巴克斯城告訴拉伊克的，還要利用駐紮在奧境美軍和英軍佔領區的舊查拉綏部隊和憲兵部隊。法西斯分子巴爾費對這點會說過：「我是看得很清楚的，這種行動絕不容半途而廢：我知道，沒有「溫和」的中間道路可言。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改變匈牙利政策來執行資產階級民主的目標，終將再度趨向霍爾第的法西斯主義。那對我也是很清楚，這種向舊時代側轉，也意味着成爲法西斯主義之特徵的對工人殘酷的鎮壓。」

拉伊克自己會厚顏無恥坦白地說，他作爲一個「政治家」對於這些後果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如果巴爾費、科隆第、和蘭科維奇的南斯拉夫及匈牙利的法西斯分子開始行動起來，匈牙利將發生什麼樣的事情。他說：「當然，那將是針對那些將他們排擠出國，始終不渝地清算資本主義，分配土地，使銀行企業國有化等等的人們進行最殘酷的暴行和屠殺。我自然想到了這一點，我是一個政治家，我很熟悉政治學的基本常識。」

這就是說，在拉伊克看來，奴役勞動大眾，殺害他們成千成萬最優秀的代表，這乃是「政治學基本常識。」這就是拉伊克從他的老師和主子——鐵托那裏所學到的法西斯基本常識，而塞爾維亞人，克羅特人，斯洛文人和南斯拉夫其他各級人民正在營着鐵托應用這種「政治學基本常識」的滋味。

可敬的人民法庭，這也是很清楚的，拉伊克分子的陰謀，是以出賣國家獨立，清算匈牙利國家

主權爲目的的。這批匪幫企圖將外國的枷鎖加到匈牙利頸子上，將我國變成外國殖民地，使外國特務和奸細組成政府，以便代替獨立自主的匈牙利，建立一種仰求外國鼻息，服從外國人命令，出賣匈牙利國家利益的統治。當蘭科維奇在凱利比亞和巴克斯兩地與拉伊克見面時，他並不諱言他對於南斯拉夫的「領導地位」的了解是一些什麼。鐵托和蘭科維奇想將南斯拉夫的軍隊也調到匈牙利境內從事武裝政變，因爲他們甚至於連將由巴爾費和科隆第建立的匈牙利部隊也不信任，並且爲了這個緣故，正如拉伊克所說的，要用南斯拉夫部隊來「包圍」匈牙利部隊。由鐵托來指揮匈牙利軍隊，由南斯拉夫軍官來指揮匈牙利軍官，由南斯拉夫高級當局來指揮匈牙利政府——這就是拉伊克所用的「包圍」這個字的意義。蘭科維奇在巴克斯和拉伊克會晤時曾將陰謀家們擷得政權以後，南斯拉夫對匈牙利的「要求」告訴拉伊克。

拉伊克供認了這一點：「第一、他們要確保他們有充份權利去支配武裝力量，就是說，軍隊和警察。爲要實現這點，蘭科維奇會把鐵托要派巴爾費擔任國防部長的堅決要求告訴我，因爲他是他的心腹。南斯拉夫特務安東·羅勃將做內政部長。鐵托懷了這樣的最終目標，就是形成一個許多國家的集團，因此要求匈牙利實行這樣的一種外交政策——並且要它保證——要始終和南斯拉夫的外交一致，就是說，在外交政策上對於南斯拉夫政府也要處於附庸地位，最後一點，鑒於南斯拉夫在工業上比較不發達，他遂要求匈牙利全部工業應當「爲實現南斯拉夫的五年計劃和經濟政策而服務」，甚至於把匈牙利的利益置於後一步也在所不惜。」

每個有知覺的勞動的匈牙利人，只要他胸際有些微愛國的尊嚴情感的火花，當他聽到這些侮辱我國人民的卑鄙的賣國陰謀時，都要捏緊了拳頭，這在我並不覺得奇怪。當我們聽到鐵托的這些條件和要求時，我們不懂清楚地看透了拉伊克及其黨羽奸詐的顛覆活動和他們以出賣我們祖國獨立爲目的的卑鄙活動，我們同時還知道了，鐵托和他的黨羽中了何等極端愛國主義驕傲的迷，何等的

自大，他們以如何優越的態度對待我國人民。他們居然能認真地想到實現他們的計劃，他們居然全部以爲匈牙利人民會忍受這種壓迫，這種事實本身就表明了，他們全然看不起匈牙利人民對於本身獨立的熱愛，他們嘲弄我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鐵托分子永遠也不能「包圍」獨立的匈牙利國家，他們永遠也做不到用他們的特務來組成匈牙利政府！但這正是鐵托、蘭科維奇、拉伊克、巴爾費等人的特徵，他們竟鄭重其事地想到這件事！參照了這些可恥的事實，這些踐踏我國聲譽的陰謀看起來，我們可以確切地估價西方帝國主義者的電台報紙想把拉伊克和他的同謀犯說成某種「民族路線」的代表，這究竟是什麼企圖！在倫敦和華盛頓統治人士的眼光中，作爲英國和美國帝國主義者之工具的報紙的眼光中，「民族路線」的代表，乃是這種人，他十八年來專爲告密和出賣，他把他的國家零售或批發地出賣給外國帝國主義者和間諜機關的頭目——從費爾德和杜勒斯，通過「第二廳」和「蓋世太保」，一直到鐵托和蘭科維奇的間諜組織。

可敬的人民法庭！從拉伊克和他的同謀犯企圖出賣匈牙利的獨立這一事實，我們自然可以看出，他們想把我們的國家從強大民主的和平陣營的隊伍裏拉出來，想要我們反對蘇聯。這裏所說的實在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拉伊克分子是蘇聯的仇敵，因爲他們很正確地認爲蘇聯是和平與匈牙利獨立的最重要的保衛者和支柱。而在另一方面，他們是蘇聯的敵人，因爲他們是和平與匈牙利獨立的敵人。匈牙利人民民主的全部政治發展，證明了誰是蘇聯的敵人，同時也就是匈牙利勞動人民政權和國家獨立的敵人。

可敬的人民法庭！以恢復資本主義，實行血腥的法西斯獨裁，出賣我國的獨立，將匈牙利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爲目的的陰謀者們，的確是將他們的全部注意與努力集中於削弱這一政治力量，這一強大的黨，這個黨乃是匈牙利勞動人民的勝利的組織者，在他們政治方面有目的以及戰鬥方面

有準備的情形之下，國內外反動派的全部陰謀都被粉碎了。拉伊克，佐恩尼和他們的同謀犯從他們的主子——帝國主義者接到指令，要使匈牙利共產黨人，匈牙利工人黨喪失掉戰鬥能力這並不是偶然的。甚至於這些敵人也已認識，這個黨乃是人民民主與共和國的前哨和保衛者，他們也了解，要推翻人民民主，就必須去掉那些領袖們，他們作爲黨的領導者，乃是匈牙利工人階級的、勞動人民的事業最優秀的保衛者，同時又是我們人民民主政府的堅固的基礎。因此，消滅匈牙利工人黨最優秀的領袖，首先就是暗殺拉科西、格羅和法卡斯等乃是以推翻人民民主爲目的的陰謀者的計劃中根本的、主要的一部分，這並不是偶然的。這是可以了解的，我國的千百萬勞動人民首先因爲陰謀者這種毒惡的計劃而受到污辱，他們本能地意識到，誰想向我們黨和人民的領袖拉科西舉起滿濟鮮血的手，他同時就要卑污地破壞我們人民的政權，他們的繁榮與幸福。

可敬的人民法庭！關於這次審判，西方帝國主義集團的發言人，爲了要辯駁匈牙利民主司法的客觀性，就宣稱這次審判在實質上並不是對拉伊克及其同謀犯的案件的審判，而從根本上說來，坐在犯人席上的，乃是鐵托及其同謀犯。我不否認，這種說法含有極大的真實性。公理要求，不僅是直接罪犯，連他們的教唆者也應當置於犯人席上。的確，匈牙利人民法庭一方面在審判拉伊克及其陰謀黨羽的案件，同時也就是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宣判南斯拉夫賣國者犯罪匪幫——鐵托、蘭科維奇、卡德爾、德熱拉斯。這次審判的國際意義，正是在於我們也同樣宣判了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南斯拉夫的逃犯和叛徒，暴露了他們的口是心非，他們的卑污，他們反對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陰謀，他們無恥的計劃與行動。

這次審判暴露了鐵托分子，南斯拉夫現政府的大部分，都是美國帝國主義者的聯盟者，都擔任着帝國主義間諜機關的尋常的特務。審判中，有許多證據都證明這事實，鐵托匪幫和帝國主義者之間的勾結，並非發生於幾國共產黨情報局發表著名的決議之後，而是具有著早得多的淵緣。

有什麼來證實這一點呢？拉伊克在其供詞中敘述，法國拘留營裏有許多南斯拉夫人在工作，他們和拉伊克一樣，與法國諜報局有聯系，他們也和拉伊克的情形一樣由「蓋世太保」協助回到他們的國家。

請允許我根據匈牙利的經驗，將拉伊克的供詞加以補充，盡得任，這些人之中大多都會被派到西班牙去充當攝政巴菲爾法西斯警察的特務，正像拉伊克被霍爾第警察派去一樣，從拉伊克和布蘭夫的供狀已經證明，這些人在現今的南斯拉夫都擔任着要職。

此外，布蘭科夫和佐恩尼也在這兒證明了鐵托親信和美國特務機關之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就已存在着的聯系。佐恩尼在瑞士建立的托洛茨基分子小組是在一九四五年由美國和南斯拉夫的特務機關協助運回匈牙利的，那時他們就已經密切合作了。瑞士的洛姆巴，馬賽的拉蒂諾維奇，倫敦的維利比特，巴利的約幾諾維奇，在戰時都同時是鐵托分子和美英特務機關的特務。這些人甚至於直到現在依然是南斯拉夫的領導人物，鐵托的最接近的親信，這表明了他們過去的和現在的活動，他們和美國特務機關的聯系，過去和現在都是獲得鐵托分子的同意，根據他們的訓令，並得到他們的批准而進行的。

審判時也證實了，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軍事代表團團長齊茲米爾上校，曾在一九四五年根據鐵托的直接訓令和英國軍事代表團團長艾吉柯姆建立密切聯系，並和他一起進行反對盟國管制委員會中蘇軍代表團，並反對伏羅希洛夫元帥的活動。

因此，鐵托匪幫的反蘇立場是早就決定了的，而和英美帝國主義者合作反蘇根本也不是在幾國共產黨情報局公佈決議之後才開始的！布蘭科夫承認，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的職員雅沃斯基和科瓦克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已經接獲特別訓令，在匈牙利進行反對蘇軍佔領部隊的間諜活動。當時擔任內政部機要秘書的佐恩尼，根據拉伊克的訓令，將關於奈基的陰謀的全部資料交給齊茲米爾，並命令

齊茲米爾把它們轉交給英國和美國在布達佩斯的代表。布蘭科夫說，一九四六年，南斯拉夫副總理卡德爾向齊茲米爾索取關於匈牙利內部形勢的緊急情報時，曾說到這一事實：這些資料將立即轉交給英國和美國的公使館。

鐵托匪幫和美國特務的機關攸久的密切勾結也從這一事實得到證明：一九四六年，希姆勒正式將拉伊克移交給蘭科維奇並編為他的屬下，這同時從這一事實得到證明：蘭科維奇從美國特務機關那裏得到拉伊克在一九三一年所寫的願當情報員的自白書的影印本，並且靠了它的幫助，蘭科維奇於一九四七年在阿巴吉亞正式將拉伊克招募到南斯拉夫特務機關裏去，那時拉伊克是匈牙利的內政部長。這個影印本是和匈牙利警察的文件一起被松姆波爾——史威尼澤爾交給美國人的。

所有這些事實和布蘭科夫供詞中關於南斯拉夫游擊鬥爭的幕後秘密，都使鐵托、卡德爾、蘭科維奇、德熱拉斯的全部歷史，和他們在南斯拉夫游擊鬥爭中的全部活動呈現出新的面貌。

靠了被派到游擊隊總部中去的美國和英國官員，鐵托份子在戰時就已經採取了傾向英美帝國主義者的路線，並和他們合作，從事反對蘇聯的鬥爭，而蘇聯軍隊却為解放南斯拉夫而流血。反對尤約維奇和海布朗的鬥爭，乃是鐵托分子反對那些南斯拉夫真正愛國者的鬥爭，他們在游擊戰爭期間反對和英國與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及其特務機關合作。布蘭科夫的供詞真是可怖，他說，在游擊戰爭期間，鐵托分子總是懷着深謀遠慮的企圖，把成百忠實的南斯拉夫的共產黨員派到必死無疑的地方去，因而確保在戰爭結束以後他們自己在國內和黨內的權力。

參照南斯拉夫統治集團和帝國主義特務機關的合作來看，鐵托分子在匈牙利的活動和南斯拉夫公使館用以破壞匈牙利民主的手段，就顯得更可理解了。由於鐵托分子為外國特務機關服務，並從他們那裏攝取到將一切道德的和人情的常規都踐踏在腳下的匪徒手段，他們自己也就採用這些手段，而將他們在布達佩斯的公使館變成利用這些匪徒手段的間諜和陰謀的中心。蘭科維奇在阿巴吉

亞瑟嚇拉伊克的手段乃是他的特色。他不滿意於拉伊克向他提出的政治合作。他從口袋裏掏出拉伊克在一九三一年所寫的，包含聲明願意做情報員的自白書，嚴格地按照常例，把他招募爲南斯拉夫的間諜，以後並照這樣子看待他。這乃是鐵托分子應用的匪徒手段的特色，他們幾乎全是從老資格的霍爾第情報員和挑撥分子中間招募他們在匈牙利的特務。不單拉伊克是如此，連羅勃、薩萊、安塔拉·班也是如此，南斯拉夫的全部特務包括執行不重要任務的情報員和重大的政治特務在內，都是一樣。

這是毫不足怪的，蘭科維奇在美國和英國特務機關裏受了訓練，而且欽慕「蓋世太保」，就把匪徒奸細和兇手，僞裝南斯拉夫外交官，派到匈牙利來了。

這是毫不足怪的，他害怕被揭發，就下令殺死莫伊奇，把兩個「專家」——兇手伊凡諾維奇和尤伊基奇派到布達佩斯來。毫不足怪，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公使館的領事部專門僞製護照，引誘某些個人，並指導人們逃亡。毫不足怪，反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武裝政變的主要組織者乃是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公使館。毫不足怪，鐵托匪幫用挑撥行動，邊境事件，武裝支援，以及通過南斯拉夫國境，把匈牙利法西斯部隊從美國和英國佔領區，私運到匈牙利來等等辦法，一心一意幫助陰謀者實行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的目的。

這些匪徒的手段，乃是被這次審判揭露無遺的南斯拉夫賣國賊政治方案的當然後果。這個政治方案的實質，就是向西方帝國主義者諂媚，首先對東南歐的民主和社會主義鬥爭。拉伊克和布爾科夫在這裏敘述了鐵托分子要使南斯拉夫掌握霸權和在南斯拉夫領導之下，成立巴爾幹國家集團的計劃。南斯拉夫在這個集團中的領導作用，將被利用來使這些國家逐步地反對蘇聯，並將帝國主義的束縛硬加到它們身上。拉伊克根據他和蘭科維奇先後在阿巴吉亞，凱利比亞，巴克斯等地的談話，已充分地並且令人深信不疑地說明了以建立爲帝國主義者服務的巴爾幹各國反蘇集團爲目的的鐵托

的政策和策略。

鐵托匪幫的政策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當東歐諸國裏面資產階級反動派對人民民主勢力的鬥爭結果尚未定局的時候，當依然可以期望反動派在這些國家裏面佔上風的時候，那時——鐵托分子還處在「預備軍」的地位，他們不露出他們的真面目，不公開地以美國帝國主義者反蘇挺進隊的姿態出現。他們只是在東歐各國發展的第二个階段才以這種挺進隊的姿態出場，那時，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勢力已在那些國家裏面獲得決定性的勝利，而且已不復能信任那些被打跨了的公開反動派來組織反蘇的、親帝的力量了。鐵托分子在幾國共產黨情報局公佈決議以前，想用「和平方法」阻止人民民主的發展的企圖，以及僅是在決議公佈以後；它們才採取應用恐怖手段，武裝政變手段的路線這一事實，也是和那兩個階段相適應的。正像南斯拉夫在戰爭的初年邊處在「預備軍」地位，而以後才以公開的帝國主義者的挺進隊姿態出場一樣，拉伊克在民主發展的第一階段還不是中心人物，祇是內外反動派手中的工具而已。而在匈牙利工人階級獲得決定性勝利以後，在各種反動勢力都被打垮以後，他才挺身而出，成爲鐵托分子指派的總理候選人，成爲至少是暫時地，匈牙利反動派的主要人物。鐵托分子和他們的主子——帝國主義者要利用拉伊克，並不是因爲他特別能幹，而是因爲他們不能再依靠奈基和明會蒂了。然而，即使在那時候，他們還不敢棄以富農和教會反動勢力爲賭注。蘭科維奇在巴克斯向拉伊克特別強調利用教會反動派的重要性，並且指出：爲了使武裝政變獲得勝利，必需使類似波克斯佩特里村的暴動，不僅在該村發生，並且在全國發生。

② 匪徒手段和匪徒計劃一定是和匪徒們暗處藏身的技倆，以及匪徒們的政治偽裝和兩面手法一套把戲兼施並行的。蘭科維奇把鐵托的使南斯拉夫人民大眾逐漸反對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所謂「轉向計劃」告訴拉伊克之後，就把這些把戲傳授給他。他們打算在匈牙利也應用匪徒的偽裝手法，政變以後的拉伊克的新政府將發表對蘇友好和如初的宣言，同時却建議「調解」蘇聯和南斯拉夫之

間的糾紛。拉伊克和他的黨羽一方面準備暗殺拉科西，將我國從蘇匈友好的道路上轉移開去，同時還準備欺騙匈牙利勞動人民，他們還想將他們的滿清共產黨人鮮血的法西斯刺客的手伸向蘇聯，以蒙蔽匈牙利勞動人民。

可敬的人民法庭！南斯拉夫的賣國賊和奸細根據這種「政治」綱領，並用這種手段，不僅在這裏，並在一切人民民主國家進行顛覆活動，這已經由布爾科夫、巴爾費、拉伊克就鐵托分子和他們在阿爾巴尼亞、波蘭、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務的顛覆活動之間的關係所作的供狀揭露出來了。

可敬的人民法庭！在這次審判中，坐在犯人席上的不單是拉伊克及其同謀犯的南斯拉夫主子，並且還有鐵托分子的主子——西方的，首先就是美國的帝國主義者。這次審判揭露了美國特務機關所應用的顛覆活動的特別手段。審判中的各種資料表明，美國特務機關在反對希特勒的戰爭期間就已慎密地準備反對民主和社會主義勢力的鬥爭，可以這樣說，不僅用通常外交和政治的手段，並且還用從內部破壞民主勢力和革命的工人階級政黨的惡毒的手段，在蘭科維奇的背後隱現着費爾德和杜勒斯的陰影。

遵照他們向來的習慣，美國帝國主義者完全否認拉伊克的審判暴露了美國的陰謀。科瓦克中校宣稱：他有生以來未曾見過拉伊克，前美國駐布達佩斯公使查平硬說他從未和拉伊克談過關於他和蘭科維奇在凱利比亞會面的事情，也沒有談過關於鐵托分子的計劃的話。美國特務機關頭目否認，並且竭力想提出他們與所控訴的事件全無關係的證據，然而他們的政策和他們的行爲都證明正相反！

基斯巴爾納基——發爾卡司的法西斯部隊甚至於現在還在奧境美國佔領區內，這是不是真實的？如果不是爲了這次審判中所揭發出來的目的，那末爲什麼他們要留在那裏？如果亞蘭·杜勒斯

的兄弟約翰·福斯脫·杜勒斯已在一九四八年春季返國途中，即鐵托分子和拉伊克分子趨於活躍的時候，發表過關於美國帝國主義者要在人民民主國家發動地下運動的「第×號行動」計劃的談話，那末，他們還企圖根據什麼理由來否認亞蘭·杜勒斯和佐恩尼間諜小組保持聯繫的事實呢？繼約翰·福斯脫·杜勒斯之後，瑞士的「國家報」會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說明了那個計劃的主要內容：「西方首先企圖和人民民主國家的統治集團的幹部和重要代表建立聯系，據說在這方面已獲得超出預料之外的成績」。

這幾句話總括了審判中的全部資料，這幾句話充分地說明了拉伊克、巴爾費、佐恩尼、以及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和蘭科維奇的特色。此地的這次審判，已經暴露了美國帝國主義者計劃的實際執行的情形，查平先生和杜勒斯先生以及科瓦克中校抵賴以及捏製辯護證據又有什麼用呢？

我們在這次審判中已經揭露了匪徒手段，法西斯手段，和「天佑的」美國民主的目的。現在，你們可以看到作爲希特勒、霍爾第及其奴才們所用的手段的選定承繼者的所謂「民主」了。美國「民主」從法西斯主義那裏接收了拉伊克和斯托爾特、史威尼澤爾和基斯巴爾納基——發爾卡司等，使他們替自己服務，以利用他們從事反匈牙利人民的鬥爭。美國帝國主義者是鐵托和蘭科維奇的全部政治方案和他們的政變計劃的發起人和擬訂者。美國和英國特務機關甚至在反對希特勒的戰爭期間就收買了鐵托分子，以阻止東南歐人民的社會的和民族的解放，去孤立蘇聯，並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

替巴爾幹集團擬定的反蘇計劃也不是從鐵托頭腦裏產生出來的，而是從華盛頓和倫敦的特務機關裏面產生的。

甚至於鐵托親自擬訂的，而交給拉伊克奸細匪黨執行的匈牙利政變計劃，如果和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國際計劃分開來看，就難以了解了。我們不妨回想一下拉伊克關於武裝政變的所謂「時機」的

話，那是指等待有利的國際形勢，等待這樣的一種時機，當蘇聯注意其他一些事情而南斯拉夫冒險者們因而能夠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事務從內部外部進行武裝干涉的時候而言。

審判中的資料已經揭露，武裝政變和暗殺的時間已「擇定」於一九四九年二月至六月之間發生。佐恩尼企圖在政變後，在一九四九年夏季召開黨的會議，巴爾費指定一九四九年春季爲實行政變的日期。

我們不妨回憶一下這個期間的國際政治發展。如果我說，在其他許多事件當中，關於柏林「空運」事件人爲地製造出來的糾紛，在巴黎外長會議前夕突趨緊張的反蘇「冷戰」，都是爲了達到替蘭科維奇和拉伊克的計劃造成「時機」的目的，爲了達到牽制蘇聯行動的目的，爲了達到確保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僱傭刺客能自由行動的目的，那末，這些話我絕不會說錯的。本年五月間，當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機關破獲了這個計劃，並開始逮捕陰謀者的時候，他們——這些機關，不僅保衛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國家制度免於僱傭刺客的暗算，同時也擊敗了戰爭販子就國際政策頗爲重要的一部分所作的計劃。我毫不懷疑，人民法庭判決的堅定性和一貫性，對現在坐在犯人席上的這些出賣祖國的陰謀匪黨的無情清算，對於進一步阻止帝國主義者戰爭販子的侵略計劃的實現，將有所貢獻。這次的審判和即將宣佈的判決將成爲民主和社會主義勢力爭取和平以及反對戰爭販子的鬥爭的一部分。可敬的人民法庭，這次審判的要點，乃是無情的消滅戰爭販子的匈牙利特務，帝國主義者的第五縱隊。

可敬的人民法庭！我們暫且不說這次審判的政治背景和國際意義，再來看一看這些被告本人。

這是些什麼人？這是一羣什麼東西？坐在犯人席上是小情報員和重要的政治特務。但是此中的差異，例如，奧格涅諾維區和拉伊克的差異，不過是就量而言的，完全不是就質而言的。誠然，拉茲洛·拉伊克並不是以反革命的總理候選人或是重大政治特務的身份來開始它的生涯，而是以一般

押小錢的警察情報員開始的。從這點上看起來，在個別的被告之間毫無不同之處。他與之間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中間有些人是痛恨人民的尋常的法西斯分子，如巴爾費和科隆第，有一些人則是先鑽進工人階級運動，以後又出賣了這個運動的人。他們相同的是這個事實：他們是社會的渣滓，他們毫無例外全體都是在三十年代，在著着逼近的法西斯主義的氣氛中，變成了賣國賊。佐恩尼和拉伊克，尤斯圖斯和薩萊，在那時都趨向工人階級運動，但在第一次考驗以後，由於他們的卑怯和缺乏原則而變成了叛徒。

關於這次審判，西歐各國某些人士發問——怎麼會有這麼許多賣國賊鑽進工人階級政黨裏面去的呢？這真奇怪，這個問題，偏偏由那些最有資格答覆的人們提出來。帝國主義托萊斯特務機關的代言人向我們詢問關於這些叛徒的問題，恰恰就是他們，爲了要從內部破壞革命運動，把這些叛徒塞進我們的隊伍。把叛徒和挑撥分子派遣到工人階級政黨裏面去，這乃是敵人的慣技！但爲什麼工人階級政黨未能一下子就這些叛徒揭發出來呢？假若我們能隨時弄到那包括一批名單的檔案就好了！不過，大家都知道，匈牙利警察的檔案不在我們的手裏，而是在美國特務機關的手裏啊！

關於這次審判，好多人都問，爲什麼我們在法庭上單是確證事實，毫不注意被告的心理狀況。我認爲，在審問叛國陰謀案的時候，重要的乃是行爲，並非心理動機。然而，要解釋被告的精神發展和心理狀況也並不困難。他們爲什麼變成叛徒？因爲他們是卑怯的人，沒有節操的人，因爲他們不能犧牲自己。他們後來爲什麼不停止他們的賣國行爲呢？這就是爲了那使得他們開始賣國生涯的同樣的理由。他們是在他們主子的掌握之中，由於害怕被暴露，他們自己不敢把他們的污穢的歷史洩露出來。爲什麼他們服罪呢？他們爲什麼不試圖抵賴或爲自己辯護呢？因爲他們已被揭發了，而且他們知道抵賴也無用處。他們並不悔悟，他們只害怕懲罰。他們的認罪並非悔悟的結果，而是暴露的結果。

可敬的人民法庭！這正說明了爲什麼對他們絕無寬免的餘地。情形是不容寬免的，一切情形適足以加重他們的罪。

當宣判匪黨頭子——賣國賊拉伊克時，不要忘記羅薩和舍恩赫茲，他們是由於拉伊克而死的。不要忘記一度被出賣，被監禁的建築工人們。

當宣判薩萊時，應該記着在薩托拉達葉利監獄中被處決的六十四位革命者，他們的死亡全由於他的出賣。

當宣判尤斯圖斯時，不要忘了他的化名，而且不單是宣判蘭科維奇的特務，同時也是宣判「E字十七號」情報員彼得·哈因。

當宣判巴爾費和科隆策時，應該記着他們想模倣的那些前輩，一九一九年的那些兇手軍官，普羅諾伊和奧斯致巴爾格一批匪徒。

當宣判布蘭科夫時，請想一想劊子手蘭科維奇，布蘭科夫在他的特務黨中居於高位，請記着南斯拉夫愛國者所遭受的苦難。

當宣判佐恩尼時，請記着他的主子美國帝國主義者，他們想使匈牙利人民遭受許多苦難，並使希臘人民流血。

我們的人民要求將這些罪犯處以死刑，作爲檢察署的代表，我贊成這個要求。必須將想咬傷我們的毒蛇的頭放在腳下踏得粉碎。我們必須保衛我們的民主，我們的國家獨立以及和平創造勞動的成就，以防祖國的叛徒和僱傭的兇手的侵害。我們必須要這樣的宣判，使帝國主義的一切特務和每個叛徒都明白，如果他膽敢對我們的人民共和國動一動手指，等待着他的究竟是什麼，防禦瘋狗的法只有一種：把它們消滅。

當宣判的時候，請人民法庭認清，它的最高責任乃是保衛人民，不受爲帝國主義服務的「第五

縱隊一的侵害。人民的利益要求：對所有被告的案件，依法予以最嚴厲的判決。

匈牙利人民法庭的判決書要旨

二十四日匈牙利人民法庭首席推事宣佈法庭對匈牙利叛國犯拉伊克及其同謀案件的判決後，即宣讀判決理由的要旨稱：人民法庭專門委員會首先指出：被告喬治·巴爾費及比拉·科隆第係在身為軍人之時（前者為陸軍中將，後者為警察上校）犯罪。判決書稱：根據現行法律，該兩名被告須轉交給軍事法庭。

由於被告的供詞與證人的證言，人民法庭專門委員會便確定除考慮拉薩爾·布蘭科夫在謀殺米洛施·莫伊奇上所起作用一項外，所有一切控告都是正確的。審慎地衡量被告供詞及證人證言中的一切材料，人民法庭便發現它們完全互相吻合或互相補充，而且毫釐不差地符合於那些未經這次審判就已知道了的近年來的事件。

關於莫伊奇之被殺害，根據布蘭科夫的供詞及博羅夫的證言，人民法庭只能確定這一事實，即布蘭科夫在接獲南斯拉夫內政部長爾科維奇的關於謀殺莫伊奇的命令後，就引博羅夫見當時為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公使的姆拉佐維奇，且當姆拉佐維奇把他底手槍交給博羅夫作謀殺之用時，布蘭科夫也在場。

拉茲洛·拉伊克、安德拉斯·薩萊及保羅·尤斯圖斯會卑鄙地潛入革命的勞工運動，作間諜與奸細，並會予勞工運動以嚴重的損害。他們曾不間斷地為舊的反人民的法西斯政權服務，充當法西斯政權的奸細，因此他們不能說他們罪惡活動的某些往事是過時的了。已經證明：拉伊克曾在秘密

警察軍官（他按照匈牙利秘密警察的訓令行事）的幫助下，從法國集中營返國。也已證明：薩萊曾以他的告密，而有助於使他所出賣的政治犯受到裁判。

根據已確定了的事實，拉茲洛·拉伊克、提波爾·佐恩尼、安德拉斯·薩萊及保羅·尤斯圖斯四人，每人均各別地依照自己的意志而不間斷地把包括有極重要的國家機密的情報交給南斯拉夫和美國特務機關，且也部分地交給法國特務機關，而這些特務機關的代表均以外交職位為掩護。從這些活動本身看來，這些活動的目的（這就是在於把各種秘密交給外國）是明顯的。這些國家機密的內容與被告所濫據的職位，決定了他們所犯的違反國家利益的罪行的嚴重性。

雖然米蘭·奧格涅諾維區所交出去的情報，也要被看成是秘密的，然而從給國家的危害看來，它沒有那樣大的重要性。

根據業已確定的事實，拉伊克、布蘭科夫、佐恩尼、薩萊及尤斯圖斯曾參與帝國主義力量在全世界所進行的顛覆活動，這一活動的目的在於阻撓進步力量的抱負，消滅民主的人民所獲得的成就，並準備新戰爭。被告們作為盟友而與帝國主義戰爭販子的攻擊部隊——南斯拉夫的鐵托反人民法西斯恐怖主義集團——實行合作。這些國際帝國主義力量利用被告們，以公開或秘密的形式進行反對人類的進步、反對匈牙利民主與社會主義底成就、反對消滅封建主義及對工業及貿易國有化、反對男女平等、反對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權的鬥爭，同時並準備着對付勤勞羣衆的血腥的法西斯恐怖。被告的組織係爲了推翻民主的國家制度。人民法庭專門委員會毫不懷疑，拉伊克、布蘭科夫、佐恩尼、薩萊及尤斯圖斯都起了同樣的領導作用。

關於暗殺莫伊奇，已經確定：姆拉佐維奇曾予博羅夫以決定性的影響。沒有這一影響，博羅夫就不會進行暗殺；但布蘭科夫並未教唆博羅夫而僅僅間接地有助於犯罪。

在通過判決時，加刑的理由是：拉伊克、布蘭科夫、佐恩尼、薩萊及尤斯圖斯進行的間諜活動

時間之長，與他們所犯的直接反對匈牙利人民和全體進步人類底利益、直接反對以蘇聯爲首的和平陣營的各種罪行之特別嚴重性。

除上述而外，加刑的理由是：他們會卑鄙地企圖謀害那些最完全地代表着匈牙利人民利益的政府要員底生命。加刑的理由還有這些被告犯了若干對他們每個人來說都應受死刑的罪行。加刑的理由還有：拉伊克、佐恩尼、薩萊及尤斯圖斯會卑鄙地濫用人民對他們的信任，與外國帝國主義勢力共同行動反對他們本國的人民（這些人民是信賴他們，使他們担任高職，並給他們以巨大的活動範圍的）底利益。他們力圖摧毀匈牙利發動人民底努力所獲得的成就，來剝奪匈牙利的民族與國家獨立，把她出賣給帝國主義力量奴役。

人民法庭專門委員會認爲：拉伊克、佐恩尼與薩萊無任何減刑的理由，專門委員會不能以被告認罪與悔過而考慮減刑。專門委員會認爲：被告雖力說他們悔過，但遠未證明他們真誠悔悟。至於拉伊克、薩萊與尤斯圖斯之怕南斯拉夫政府人士暴露他們可恥的歷史一點，亦不能認爲是減刑的理由。這一點無可考慮，因爲這些被告既隱瞞他們過去的不忠實，同時又胆敢在革命的勞工運動中篡據領導地位，因此給予匈牙利人民之敵以利用他們來反對人民利益的機會。

人民法庭專門委員會認爲：布蘭科夫，因他是外國的公民，可以有某些程度的減刑理由。要他對出賣他本國人民利益的罪行負責，首先是南斯拉夫人民的事情。他是在他的政府強硬壓力之下行動，這亦可做爲減刑的理由。對尤斯圖斯部分減刑的理由是他所洩露的秘密相對地較少重要性，同時，鑒於他所領導的組織與拉伊克集團沒有關係（雖然是暫時的），相對地較少危險性。鑒於以上所列舉的事實，人民法庭專門委員會關於通過判處拉伊克、佐恩尼與薩萊的死刑不能有任何懷疑。至於布蘭科夫與尤斯圖斯，專門委員會考慮到減刑的理由，處以終身懲役。對於奧格涅諾維區加刑的理由是：他在已經特別緊張的政治局勢中犯的罪。但他會處在陰謀者的強大壓力之下，而且他所

遞交的情報是相對地較少重要性，這一事實應被視為可相當減刑的情形。

專門委員會在結語中指出：所宣告的判決不僅符合了對罪狀的法律上的評定，且符合了匈牙利人民的司法精神。勞動人民和遵循社會主義道路的匈牙利人民民主國家，要求使他們的死敵完全不能為害，要求使他們的創造性勞動、民族自由與和平受到保護而免受服務於外國帝國主義的陰謀者和間諜的侵害。人民法庭的使命便是保護人民的利益，保護人民共和國。專門委員會以一種堅決的信心宣佈了判決，它相信它盡了它的職責——服務於人民及保護其利益的職責。

首席推事於宣告判決後，鑒於檢察官和辯護士提出上訴等情，乃聲稱法庭決定將有關拉克、佐恩尼、薩萊、布蘭科夫、尤斯圖斯、奧格涅諾維區等人一案的判決和材料呈送人民法庭國家委員會審議。

不能饒恕間諜叛國分子

「人民日報」時評

匈牙利國家檢察署對於在美帝國主義與鐵托集團指使下的拉伊克等間諜叛國案提起公訴，這不僅是爲了保衛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制度，而且是在世界人民保衛和平民主鬥爭中的一個偉大勝利。

在從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匈牙利人民，在以匈牙利工人黨爲首的人民獨立陣綫的領導下，已經獲得了光輝的成就。匈牙利人民獨立陣綫，在比過去民族獨立陣綫更加廣泛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之後，不但完成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三年經濟計劃，而且正要開始新的國民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勝利地克服了國內外敵人所加予的一切困難，完成了大工業與中等工業的國有化，粉碎了國內主要的反動力量，從根本上克服了工人運動中的分裂主義傾向，並使匈牙利工人黨在人民羣衆中的威信空前地提高，獲得了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

正因爲如此，帝國主義及其走卒們，對於匈牙利的工人黨和人民民主制度懷恨在心，不斷地進行其反匈牙利的宣傳，並企圖干涉匈牙利的內政。但是，在匈牙利人民力量的面前，它們遭到了一連串可恥的失敗。繼反動派奈基集團失敗之後，今年二月間，匈牙利人民又揭露了美帝國主義指使下的紅衣主教明會帶的叛國陰謀，逼使美帝的領事也不得不夾着尾巴滾出匈牙利。現在拉伊克等的大叛國案，則更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卒們的卑鄙陰謀的徹底暴露與失敗！應該認識此類間諜叛國陰謀，是帝國主義爲了破壞社會主義與民主陣營的目的，在各國內部所必然採取的伎倆，這是帝國主義侵略世界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陰謀在波蘭曾遭致失敗，在保加利亞同樣遭致了失敗，現

在，在匈牙利的失敗更爲慘重。

拉伊克等這一小撮叛國賊是美帝國主義及鐵托集團合謀和雇用的間諜分子，它們混入匈牙利人民的革命隊伍內部，只能是偶然的和暫時的，它們之被檢舉並受人民法庭的判處則是必然的和不可倖免的。這不但進一步教育了各國人民在政治上要更加提高警惕，在團結一切革命力量反對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派的鬥爭中，對於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反對人民民主事業的反革命分子及間諜破壞分子，必須隨時予以揭發和懲處。而且這個案件更澈底地向世界人民證實：鐵托集團的反革命計劃是多麼醜惡和狂妄，它是與帝國主義販子對世界的陰謀一脈相承的，已經是再明顯不過的事實了。但是，社會主義制度與人民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和人民民主力量之不可被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卒們在強大的世界人民力量面前，將毫無辦法。匈牙利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一樣，正以堅決的行動，向着帝國主義、叛徒和賣國賊，向着一切仇視社會主義與人民民主主義的敵人，施以粉碎的打擊。我們完全擁護匈牙利人民對拉伊克等的法律審判，因爲人民對於一切賣國賊和間諜破壞分子是決不能饒恕的！

擊碎帝國主義的間諜破壞陰謀

『人民日報』時評

在匈牙利人民法庭上，在檢察官的起訴書列舉的鐵的罪證面前，叛賊拉伊克供認了他的一切罪狀，以他自己的供詞，把他自己那副極其醜惡的尊容描繪了出來。透過它，人們得以更清楚地認清了鐵托集團以至美英帝國主義的醜臉；大大提高了世界和平陣營對於帝國主義間諜破壞陰謀的警惕性。

拉伊克的供詞說明了帝國主義者及其僱傭的奸細、間諜在人民民主國家中所進行的冒險活動的目的是想要推翻人民民主制度，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不止是在匈牙利，還妄想把所有的人民民主國家拖到美帝國主義方面去，成爲美帝國主義剝削奴役的對象，成爲進攻蘇聯的基地，成爲新戰爭的跳板。拉伊克所供述的鐵托集團法西斯頭目之一蘭科維奇和他的一段談話中赤裸裸地說：「鐵托從開始便未曾謀求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妄圖「推翻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政府，阻止這些國家建立社會主義，並使這些國家和蘇聯分離。」鐵托在匈牙利的夥伴，已經把他們這一美國間諜集團和美帝國主義共同製訂的全部罪惡計劃都招供出來了。

他們——鐵托、拉伊克之輩——用偽裝的辦法長期潛伏在革命陣營裏。早在二次大戰期間鐵托集團就和美帝國主義建立了聯系；拉伊克從一九三一年開始也就以一個托洛茨基分子的身份欣然參加了間諜工作，作當時匈牙利反動政府警察廳的鷹犬，以後又和德國秘密警察勾結，接着就爲美國諜報機關工作，又經美國間諜介紹轉與鐵托間諜集團聯系，一直作了十八年國際間諜。而他們都長期潛伏在革命陣營中，偃居要職，利用職務方便，破壞人民政權。這使所有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都

更警惕，不要使奸細混入革命陣營中來！

拉伊克等破壞人民民主政權的又一個重要手段是建立反革命的武裝。他供認了他執行英美南特務的指令，解散了警察部隊中的共產黨組織，並已開始建立反民主的武裝隊部。同時，鐵托集團還計劃在適當時機武裝干涉匈牙利。這使所有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都更明白鞏固加強人民武裝力量的重要性。

拉伊克還供認，他受鐵托集團的指使，把法西斯分子、民族主義分子、富農都作爲他們摧毀人民民主政權的力量。這使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都更提高了政治警惕性，也又教育了各國人民：民族主義的必然道路是出賣國家的獨立主權。

拉伊克輩又一卑鄙毒辣的破壞人民民主政權的手段是進行暗殺；鐵托集團教導他種種暗殺的方法，要他刺殺拉科西等人民所最敬愛的革命領袖，以便發動政變，奪取政權。這使全世界人民認清了鐵托集團乃是一個暗殺團。也使各國人民更加愛戴與更加警惕地保衛革命的領袖們。

拉伊克輩的陰謀終於是被人民民主政權的巨大無比的力量擊得粉碎了，這是對美英帝國主義和鐵托集團沉重的一擊。這對匈牙利人民是一個鼓舞；因爲這證明了在匈牙利工人黨領導下的有組織的人民的力量，證明了人民民主專政在匈牙利的更加鞏固。這對南斯拉夫人民也是個鼓舞；南國人民正在加強反鐵托的有組織的力量，我們相信，南斯拉夫人民最後審判鐵托、蘭科維奇、德熱拉斯等一夥美國間諜的日子也終必會到來的。這對各人民民主國家、對我們即將正式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也是一個莫大的鼓舞；因爲這使我們更相信我們有力量挫敗帝國主義一切間諜的陰謀，擊碎美帝白皮書中所供認的要在中國招募第五縱隊的計劃。

出版編號 0265

·新華時事叢刊·

匈牙利報國案

發行者

編輯者

新華書店

編輯部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號

1—10,000 (北京)

4.25

66

基本定價 3.20

